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难忘的故事

和平之声

第二十册



难忘的故事

智取八面山

1950年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50余万精兵强将，以雷霆万钧之势，向祖国的大西南挺进。

在川湘黔鄂四省边界，国民党军宋希濂部大部被歼。但也有相当部分溃逃到深山老林，变成危害一方的土匪。

刘伯承、邓小平决心调集部分兵力，彻底清剿，扫除祸根。

八面山歼匪，就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个片断。

假施佯攻，师匪上当

恶贯满盈、奸滑毒辣的湘西老惯匪师兴周，不甘心于反动统治的失败，网罗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和打家劫舍的山匪林寇1000余人，组成“反共救国军”，自任司令，妄图配合蒋介石“割据西南，等待国际事变”的美梦得以实现。他带领这支匪兵活动于八面山麓，抢劫民财，袭击林寨，残忍地杀害乡镇干部，攻击解放军的工作队，不断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灭匪安邦是人民的呼唤，历史的责任。1950年，人民解放军第47军141师奉命开进这里，拉开了歼灭师匪的战幕。

八面山为川湘鄂邻界大山，南北长70多华里，东西宽50多华里，山势东高西低。东与湖南龙山长潭、里耶相连，西接四川酉阳、秀山边界，西北与湖北来凤卯洞相望。八面山横于武陵山脉之中，又像要挣脱武陵山的怀抱，独成山脉似的平地拔起。由山脚登山，仅几条羊肠小道可行，从湖南境内上山的小道有大岩门、小岩门、望乡台、树车岩口和两眉峡；四川境内上山有牛路口，拓子岩。除此之外，整座山广阔的边缘全是刀削一样的绝壁。

师兴周占据八面山后，就强迫附近农户，每家出一青壮劳力上山修筑了许多工事，抢运许多粮食物资上山储备，以此为巢。得知解放军要清剿，他组织300余人分兵把守两眉峡、望乡石、树车岩口、大、小岩口等要道，还准备了百余人的机动队，以策应救援各关口。他虽将司令部设在了燕子洞，却不住在洞内，而是带领贴身卫队百余人住在距洞不远的西壁岭，以防不测便于逃命。

解放军针对八面山易守难攻，土匪又熟悉地形的特点，决心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

两眉峡坡度较缓，师兴周认为解放军必从这里进攻，重兵布阵，严密防守。解放军将计就计，以421团做出重点进攻此地的架势，实则以优势兵力攻打大、小岩口。

农历正月初一，佯攻西眉峡的战斗打响了。

421团突击排在排长带领下，隐蔽接近敌前沿，突然发起冲击。枪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硝烟中突击排的勇士们杀声震天，一会功夫便冲上了半山腰。敌人从惊慌中清醒过来，急忙组织火力。丛林中、地堡里土匪们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封住了战士们前进的道路，密集的火力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一时攻击受阻。此刻只见九班副骂了一声“兔崽子！”猛然一跃，紧接着一个侧滚，急速匍匐，冲过第一道卡子，端起卡宾枪一阵猛扫，土匪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子弹打懵了，但很快发现只有一个人，火力一下子集中过来，罪恶的子弹打中了九班副，鲜血染红了胸襟，九班副牺牲了。刘班长见战友牺牲了，压制不住愤怒，大叫一声“苏金章跟我上！”从地上跃起，

连着扔出两颗手榴弹，带领战士苏金章冲了上去。两支冲锋枪喷着火舌，4、5个匪兵惨叫着丢了性命。但不幸的是班长和苏金章也被土匪们推下的滚石打成重伤倒下了。与此同时，另一个战士机智地连闯三道卡子，在烟雾掩护下冲进匪群，与土匪展开了肉搏战，因势单力薄，壮烈牺牲。突击排长见伤亡太大，命令停止攻击，指挥战士们撤了下来。

战士们英勇无畏的气概，使得土匪们魂飞胆破。为把佯攻的“戏”演的更像，团部调上机炮连。“轰轰轰”十多发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准确地落在匪群中。轻重机枪“哒哒哒”地一齐扫射，匪兵们阵脚大乱。匪中队长师明金深怕解放军冲上来，连连向师兴周告急求援。师兴周怕西眉峡丢失，赶紧命令他的副司令仲翔率机动队赶赴增援。

解放军佯攻诱敌的计划实现了。

勇攀绝壁，神兵天降

主攻团422团进行了周密布置。1、2营分别进攻相距只有三、四里路的大小岩口，3营绕道四川的牛路口，在那里堵住师匪的逃路。

进攻小岩口的2营5连为第一梯队，4连为第二梯队。团长郑波深知4连连长杨保三作战有勇有谋，这次被派为2梯队肯定心中不悦。这种虎将可不能挫伤了积极性，要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郑团长把杨保三叫到山脚下，笑着问：“你杨保三想当突击队立大功，可你认为上山除了两个岩口外，还有什么高招没有？”杨保三一听，明白团长又要交给自己艰巨任务了。“给我一天时间，我保证想出办法！”杨保三信心十足地向团长保证。第二天，他带领一名战士扮成樵夫模样进山，重新侦察地形，选择了上山的最佳突破口。下午把团长拉到小岩口的侧面，说：“叫我们4连当突击队，我就从那边的绝壁上去，打他个出其不意。”郑团长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那绝壁虽陡，但不是特别高。于是他严肃地对杨保三说：“你们连就从那里隐蔽上去，千万不能打草惊蛇。上去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向左打，接应1连，以部分向右打，接应5连。给师匪来个腹背打击，让他首尾不顾。”

421团佯攻西眉峡诱敌成功后，422团的进攻开始了。先是猛烈的火炮准备，顿时山崩地裂，怪石乱飞，碗口粗的树木被拦腰切断。但是由于大小岩口地形复杂，石洞岩堑迭出，炮火对匪兵的威胁和杀伤不大。当炮火一停，我军突击队发起冲锋时，匪兵们便从洞内岩堑里钻出，利用地形放滚石、扫排枪，造成我军人员伤亡，几次攻击未能奏效，战斗十分激烈。

此刻，杨保三率领4连战士，搭成人梯，攀上绝壁，然后放下绳索，战士们一个紧接着一个登上崖顶。身上被锋利的岩石划破，脸上被树枝划出道道血口，这些全然不顾。杨保三迅速命令一排向大岩口方向进攻，支援1营1连战斗。自己亲自带领3排向小岩口扑去。

守住岩口的匪兵万万没想到背后突然杀出“天兵”，顿时腹背挨打，乱作一团，指挥失灵，四处逃窜。山下的1营1连、2营5连吹起了冲锋号，山上山下杀声震天。匪兵们哪见过这阵势，个个惊慌失措，未死未伤的跪下举枪投降。

解放军乘胜追击，直取燕子洞。

但是由于3营前天夜间行军，不熟山路，未能准时到达指定位置，封住口子，匪首师兴周带了30余人逃了出去。

惶无终日，师匪投降

八面山一战，师匪老巢被端，匪兵大部分被歼。解放军发动周围几百里村民上山，用了一天时间，才把师兴周屯积的武器弹药，粮食物资等背完，这一仗对川湘鄂边各股匪徒影响极大。翟敏生、罗文杰等匪首受到震慑，带领近千人向解放军投降。

但是师兴周却并未罢休，逃出八面山后，又在贵塘坝聚集残匪 200 多人枪，企图东山再起。但此时的师兴周已输光了老本，只剩下苟延残喘。没多久，他怕人多目标大，只得把匪兵们化整为零，分散开来。自己只带着十几个铁杆保镖，到处游窜。面对解放军的不断清剿，他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有村不敢进，有屋不敢住，荒山野岭睡窝棚，山洞沟壕以藏身，过着饥不饱腹的生活。几个月下来，师兴周及其保镖，已是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了。

11 月，又一个寒冬降临了。这天解放军永顺分区司令员叶健民和陈副司令员的信转到师兴周手中，信中严厉指出，全国除台湾以外全部解放，少数匪徒不难剪除。解放军决心不肃清土匪决不收兵。令其放下武器、早日投降，何去何从，当机立断。师兴周看看身边剩下的几人，深知东躲西藏的日子也长久不了了，纷纷劝其投降。万般无奈，在一个黑夜，师兴周到解放军 422 团投诚了。

至此，人民解放军彻底完成了对师兴周匪徒的全部清剿。

莲花山剿匪记

甘肃南部的康乐、临泽、卓尼、渭源四县的交界处，有座绵延几十里的莲花山。这里山峰叠峦，参天林木葱郁，山泉飞泻云雾缭绕，洮河、冶木河穿流而过，是西北闻名遐迩的自然风景区。但是自从赵凯臣等几股土匪盘踞此地后，久负盛名的莲花山狼烟四起，日无安宁。无辜群众经常被杀害，物资财产被抢劫，新生的人民政权受到严重威胁。1950年春天，人民解放军14个团的兵力对这些土匪几经围剿，狠狠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但赵凯臣等几股土匪未受重创，仍然在深山老林中顽抗着。

“不消灭赵匪，决不罢休。”解放军官兵们发出誓言。

7月的一天，夜幕降临。天如漆如墨，星儿隐去，伸手不见五指。

夜半时分，甘肃军区警卫团2营的官兵们，出发上路了。人影憧憧，脚步匆匆，向白石山方向急驰而去。一路上，战士们披夜露，翻山岗，跨峡谷，趟溪流。拂晓时分，部队到达景亭停了下来，隐蔽在密林之中，搭锅做饭，露宿休息。林边上，营连干部们围坐在一起。直接指挥这支部队行动的警卫团团团长杨友柏和政委刘翼，与大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同志们，我们担负的任务，是整个莲花山剿匪战斗的关键啊！”杨友柏停了停，眼睛扫了一下大家，接着说：“战斗打响以后，赵凯臣可能率匪从白石山向西逃窜。我们2营的任务，是防守在白石山、黑莺窝、石墩之线，切断土匪西窜的退路。全歼这股土匪。”政委刘翼接过话锋，说：“赵凯臣这伙土匪，人多枪多。他们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因此是不会轻易放下武器的，大家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请首长放心！部队的士气高昂，早已憋足了劲，不消灭赵凯臣决不下山！”马营长表达了全营的决心。

天一黑，部队出发了。又是一夜急行军，按时占领了白石山的制高点。站在高地上，只见山峰高耸入云，白雪皑皑，山峰东侧为棒槌崖，南部是黑驴儿梁，西临黑莺窝，北面是一块千米见方的石坪，人称石墩，这里，古木参天、洞穴密布，地形复杂。

部队利用地形地物，迅速构筑了防御工事。

这时，围剿赵凯臣的解放军各路人马也都到达指定地点。

“砰、砰、砰”信号弹腾空而起，“轰！轰！轰！”炮声震响，顷刻间地动山摇，硝烟四起。歼灭赵凯臣的战斗打响了。炮弹在匪徒群中爆炸，火光冲天而起，匪徒们被掀上半空中。尸骨四散，弹片横飞，匪兵们像一片片残絮败叶似的扑倒在地，血溅四处。“哒哒哒！”机枪吐出半尺多长的火舌，弹丸如蝗飞窜，打的土匪们骨断脑裂。

土匪兵娄们乱作一团，四处逃窜。赵凯臣提着手枪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急得连骂带喊：“给我顶住，谁后退，我毙了谁！”他手下的几个“金刚”，仗着几套拳脚功夫，冲出山石，恶声狠气地吆喝着匪兵。“大金刚”见一匪兵丢下枪向东边密林中跑去，举起卡宾枪扫了过去，这个匪兵晃动着身子倒了下去。其他匪兵见此情景，又重新聚集在一起，拼命抵抗着解放军的进攻。

几个回合下来，土匪顶不住了。赵凯臣果然指挥着他的队伍向西，朝着白石山方向边打边退，准备翻山逃出去。

2营阵地上，战士们子弹上膛，刺刀出鞘，早已等候在这里了。敌人越来越近了，只有20多米了。马营长高喊一声“打！”甩手打出一梭子子弹，顿时，阵地上枪声大作。手榴弹一颗接着一颗抛出去，在敌群中炸响。

突如其来的打击，匪徒们你拥我挤赶紧趴在地上。赵凯臣火冒三丈。他借着大山石和粗树，在队伍中窜来窜去，骂张喝李，调动兵力，重新布置。在“金刚”的带领下，组织起百余人的敢死队，轮番着向2营阵地发起了进攻。

子弹嗖嗖地从战士们头顶呼啸飞过，手榴弹爆炸的硝烟和掀起的尘土落下来，盖在战士们的头上、身上。显然，赵凯臣是要拼死一战，他深知，冲不出去，只能进鬼门关。

2营的战士们英勇机智，利用战壕、掩体，隐蔽着身体。匪兵接近了，50米、30米、20米，猛然间，战士们手中的冲锋枪、步枪、机枪一齐开火，匪兵们一阵鬼哭狼嚎，顿时倒地一片。“大金刚”裸胸赤膊，一手拿枪，一手挥舞着鬼头刀，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一阵子弹扫过来，“大金刚”被打成了马蜂窝，一头摔下了沟峪。

天渐渐黑了下來，2营像钉子一样钉在前沿阵地上。土匪们的冲锋枪被打退了，硝烟散开，阵地前横躺着几十具血肉模糊的土匪尸体。

第二天，天刚刚放亮，敌人发起了第二次冲锋。土匪们成散兵队形，从黑莺窝、石墩之线扑了过来。阵地前，战士们手中的各种枪炮和手榴弹织起了严密的火网。敌人几次冲锋，都被打的趴在地上不敢抬头。

战斗出现了短暂的僵持。团长杨友柏来到阵地上。“怎么样？”他一面观察着情况，一面询问。“敌人要作垂死挣扎，进攻一次比一次凶狠。不过，请首长放心，2营在，敌人就别想从这里过去！”马营长答道。“好，告诉战士们，消灭赵匪在此一举。”

太阳西斜，敌人又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枪炮声在山野激烈地回响着。敌人像蚂蚁般地，后面的踩着前面倒下的尸体向阵地涌上来了。

“上刺刀！”马营长剑眉上扬，怒目紧瞪，一跃而起，扑向敌群。“杀呀！”“冲呀！”战士们紧随其后，个个争永当先。刺刀捅，枪托砸，匪兵们脑浆迸裂，血肉横飞，鬼哭狼嚎，魂飞胆破。敌人退了回去。

天渐渐黑了下來，匪首赵凯臣看着实在攻不下来，只好令他的部队躲进了一片密林中。“不能让敌人趁着夜暗逃掉。”马营长调来了几挺轻重机枪，死死地封锁住土匪们逃窜出树林的退路。山野中不时地闪现着点点“鬼火”，昭示着赵凯臣及其众匪们的末日。

第三天，太阳挂在高高的天空。300多名土匪嚎叫着冲出树林，向2营阵地再次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土匪兵们孤注一掷，火力也显得比前两天凶猛。可是他们遇到的对手，是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人民解放军，是一支能攻善守的新型军队。战士们沉着冷静，心中非常清楚，这是敌人在垂死挣扎。战士们把手中的机关枪、冲锋枪、步枪准确地瞄向敌群，随着“哒哒哒”的炸响，匪兵死的死，伤的伤，又是一片躺下了；手榴弹、60炮的炮弹，在敌群中心开花，匪兵们尸骨横飞，惨叫一片。没多久赵凯臣的气焰就被压了下去，只剩下招架的气力，而没有疯狂反击的劲头了。

赵凯臣向西冲不出去，回头已经没有退路，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钻进林中，他疲惫不堪的脸上布满恐惧，深陷的眼窝透出失魂的暗光。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十个匪兵和大小头目，个个惊慌失措，企盼着赵凯臣能想出什么锦囊妙计，保住性命。“事到如今，咱们只能各自逃命了。”赵凯臣说完，领了几个人自顾而去。

解放军已经把大小山头包围得水泄不通。“放下武器，交枪不杀！”的

声音响彻漫山遍野。群龙无首的匪兵们有的扔掉枪支，举起双手走出了密林，少数反抗的很快被消灭了。

第四天，当黎明的晨光洒落在高大挺拔的林木树梢上的时候，解放军展开了全面的搜剿。

2营留下4、6连坚守在白石山阵地。五连钻进密林，像篦子似的梳理着沟沟坎坎，深邃暗洞。为民除害，决不能使赵凯臣漏网。

突然，连长郭钱龙发现一处山崖下有一堆被人新折断的树枝。他紧贴着崖壁轻轻用手把树枝拉开，果然发现一个暗洞，“有情况。”随着连长手臂一挥，战士们忽喇喇成战斗队包抄过来。

“赵凯臣，快出来！”

“赵凯臣，放下武器，赶快投降！”

“赵凯臣，你已经跑不了了，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战士们的喝令声顺着洞口传进去，发出嗡嗡的音响。

“砰砰！”从洞里射出两颗子弹。

战士们愤怒了。

“打手榴弹”郭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朝洞内接连扔进十几颗手榴弹。硝烟过后，几名受伤的土匪爬出洞口投降了，而罪大恶极的赵凯臣被击毙在洞内。

剿匪战斗胜利了，战果赫赫，击毙匪首赵凯臣、张星五，打死匪兵1000多人，俘虏800多人，缴获一批粮食和武器。从此，莲花山山匪根绝，人民群众真正过上了安宁生活。

口袋阵里擒匪首

1950年7月，甘肃省的临夏地区。人民解放军的剿匪行动进入了最后阶段。

584团把大黑林子紧紧地封锁了。最后歼灭郭栓子的战斗就要打响了。二连五班陈宝良推开连部门，“报告！”

王连长抬头看了看，“怎么又来了？”“连长，你听我说，战士们……，”连长看着这个全连有名的“磨将”，显得有点不耐烦，挥挥手打断了陈宝良的话。其实连长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有勇有谋的小伙子。一年多来的剿匪战斗，多少次都是五班挑的重担。“宝良啊宝良，上午营里讲的作战方案你咋就琢磨不出个味呢？仗有你们打的。”陈宝良突然明白似的，拍了拍脑袋，转身跑了出去。

班里的战士们围住班长，“怎么样，连长同意了？”“我说咱们准能当突击！”战士们猜测着、判断着。

陈宝良却一脸的严肃，一副首长“派头”，“你们脑子都少了根弦。你们没看出团长摆出的这口袋阵？咱们别看是掩护炊事班完成做饭送饭任务，可这‘口’正冲着咱们连，战斗一打响，咱们不愁没仗打。”

的确，战士们早就憋着一股火，都想能亲自把郭栓子抓获，交给人民审判。

说起郭栓子，宁夏北部山区无人不晓。他自称“贺兰王”，群众却骂他是“郭阎王”“黑老虎”“郭剥皮”。这个十几岁就当上土匪的家伙，20多年的生涯中，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自从投奔军阀马鸿逵后，匪势不断扩大，发展成拥有3000多人的宁夏北部最大的土匪头子。当人民解放军的铁流横扫西北，摧毁了宁马封建邪恶势力后，郭栓子表面上曾一度向人民解放军投降，暗地里却招兵买马，网罗地痞流氓，重新聚匪几百人，公开打起“贺兰军”的破旗，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敌。他们绑架解放军战士加以残害，屠杀乡村中的剿匪积极分子，疯狂叫喊“杀他个血流成河，不能让共产党坐稳天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与人民为敌的死硬分子。

解放军584团在方圆百里的贺兰山与郭栓子周旋了几个月，几次战斗消灭了他几百人，可每次都让郭栓子给溜掉了。据可靠情报，这次他确实藏在大黑林子里。

这大黑林子，位于贺兰山南部的一条又深又长的峡谷内，沟底怪石嶙峋，一棵棵盘根错节的高大松柏树像一把把巨大的伞，把沟底遮得严严实实，大白天阳光照射不进来，显得黑黝黝、阴森森。给部队的剿匪带来不少麻烦。

此刻，郭栓子正躲在大黑林子深处，与他的喽罗们商量着脱身之计，妄图在接二连三的败仗中求得一线生存的希望。

战斗前的沉静使陈宝良和五班的战士们如座针毡，他们一遍一遍地擦拭着手中的武器，以排解心中的焦急。

东方破晓，晨光曦微，尖利的枪声划破了山林的寂静。584团从四面八方对郭栓子实施合围，顿时枪炮声震撼着山谷。30多个土匪开始还想凭险据守，拼命抵抗着，可是解放军班排组成的小分队几个穿插，就将土匪们分割开来，一个一个地迅速歼灭。狡猾的郭栓子凭借着几十年钻山入林、地形熟悉的本领，带着7、8个匪兵东突西窜，但是密射的子弹像长了眼睛似的在他四周飞舞，猛烈的火力总把他的逃路封死。郭栓子现在只剩下逃命的念头了。

为了减小目标，他命令其他土匪分散突围，可是这些匪兵早已吓得不知所措，紧随着郭栓子不肯散去。急红了眼的郭栓子抬手“砰”的一枪，把一个匪兵的脑瓜穿了个血窟窿，其他匪徒见状只得各奔东西。他独自一人向东北方枪声稀落的地方逃遁而去。可他哪里料到那是解放军收绳的袋口。

激烈的枪炮声、喊杀声，不断传到炊事班的阵地。战斗激奋着战士，战士渴望战斗。五班的战士们群情激昂。

“班长，咱们不能只在这听枪声。”

“班长，再不上去，咱们连‘汤’也喝不上了。”

“班长，这‘口袋阵’该轮到咱们拉绳收口了！”

班长陈宝良听着战士们请战的呼声，如浪潮拍打着堤岸。炊事班长看着陈宝良焦急的神情，早已明白他在想什么了。

“伙计，别在这光听枪声了，这有我们足够了，快上吧。”

陈宝良高兴的蹦了起来，“真是太谢谢你了，老伙计。”大喊一声“跟我上！”便带着战士们向枪响的方向冲去。

战士们如下山的猛虎迅速来到一片开阔地。

半人多高的蒿草野蔓中，陈宝良指挥着战士们成战斗队形搜索前进。突然前面几个匪兵慌慌张张，回头张望着向这边跑来。陈宝良手臂一按，战士们迅速蹲下，几个匪兵刚一接近，战士们一跃而起，刺刀一挥，枪托轮圆，匪兵们应声倒下。短短一两分钟就结果了匪兵的生命。

战士们继续前进。

郭栓子的“副司令”张绪绪，从三丈多高的崖头上跳下时摔了个狗啃泥，惊魂未定，就被副班长阎洪全看见了，“狗娘养的，看你往哪跑！”一个箭步紧跟着跳下崖头，猛地扑过去，一双有力的大手死死卡住张绪绪的脖子。战士们迅速赶过来，三下五除二捆住了这个土匪头子。

初战，五班就逮住了一条“大鱼”，战士们甭提有多高兴啦！

“同志们，从土匪们逃过来的方向看，郭栓子很可能就在这片地方，大家仔细搜索，可千万不能再让这小子溜掉。”陈宝良说完，又重新组织了一下全班人员，向一座小山包包抄过去。

躲在巨石后面的郭栓子眼看着解放军搜过来，无路可退，举枪向走在前面的陈宝良嘭嘭就是两枪。陈宝良只觉得小腿一麻，打了个趔趄，血顺着裤腿流了下来，此刻陈班长顾不得这些，怒吼一声扑了过去。寒光闪闪的刺刀挑落郭栓子手中的枪，“郭栓子，举起手来！”陈宝良大声喊道。

郭栓子面对这锋利的刺刀尖，脑门子冷汗刷地下来了，“我……不姓郭，我姓……徐。”又指了指密林深处说，“郭栓子朝那个方向跑了。”

这时，其他战士也冲上来了，阎洪全押着张绪绪也赶过来。

“老实点，说，他是谁？”陈宝良剑眉一扬，威风凛凛，喝令张绪绪辨认。

“他……他……就是郭栓子。”

郭栓子转身想跑，机灵的刘德宝一个扫膛腿把郭栓子摔了个狗啃屎，几个战士紧跟着上去把郭栓子死死捺在地上。“捆起来！”陈宝良过去在郭栓子屁股上狠狠踢了两脚。“王八蛋，我们追了你七个多月，鞋底子都磨破了好几双，今天可把你逮住了。”

1950年11月19日，银川市在北教场召开公审大会。郭栓子、张绪绪等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被送上断头台。

陈宝良荣立大功一次，被人们誉为“剿匪英雄”。

剿匪大凉山

气势磅礴的大凉山，峰峦迭嶂，绵亘八百里，浩瀚的林海覆盖着数不尽的丛山峻岭。

绵绵细雨哩哩啦啦下了一天多，原始森林笼罩着漫漫雾气。雨水和着汗水顺着周培成支队长的脸庞往下淌着。“这鬼天气，都10月中旬了，还不见一丝凉爽。”周培成停下脚步，看着艰苦行进中的队伍。这是少有的行军啊！要深入到凉山腹地，又不能搅扰穷苦的彝族同胞，战士们除了要携带背包、枪支弹药，还要背上四十天的口粮。每个人负重都在70斤以上。

政委赵旺从后面赶了上来，大口喘着气。“老周，人们说‘大凉山，山连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可真是变化莫测呀！”

“不但气候变化莫测，这彝族地区剿匪作战，更是复杂。”周培成接过话头。

半年前1950年3月，中国历史进入新纪元的第一个春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凉山府——西昌城头高高升起，彝族同胞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在大凉山深处，自封为司令的反动恶霸龙云武，却收罗逃进大凉山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招纳山寨密林中的一些地痞土匪，胁迫、笼络一些彝族土司、头人和他们的武装，打起“西南人民革命军”的旗帜，妄图利用险要山势，难以通过的原始森林为天然屏障，继续与人民为敌，对彝族同胞实行反动统治。

“不铲除这颗毒瘤，大凉山的彝族同胞就得不到彻底解放！”周培成愤愤地说。这个1937年参加八路军，看上去敦厚淳朴的汉子，十几年来，大大小小几十次战役战斗，磨炼出坚强刚毅的性格，越是艰难险阻，越显得坚韧不拔。打起仗来有勇有谋，指挥若定，难怪师首长在众多强将中选了他担此重任。

“老周，咱们一路上严格执行政策纪律，特别是少数民族政策，争取了彝族同胞们的理解支持，不然的话，部队行进不会这么顺利。”赵旺政委感慨地说。

一座座山峰抛在了后面，部队在渐渐逼近匪巢。

灯厂是土匪龙云武部的一个重要据点。龙云武在通往云南的重要渡口——岳家码头，布下重兵把守。灯厂背后山势险峻，他在山上修建了碉堡，布置了轻重机枪阵地，在松林坪险要地段设置了滚木擂石。呈居高临下之势，控制着灯厂。龙运武则坐镇德姑渡口，亲自指挥由几百匪徒组成的机动队。

看来龙运武不会放下武器投降，要与人民为敌地顽抗下去。

周培成把进攻的时间定在下半夜。

这天，天空像被泼满了墨，漆黑一片。后半夜又下起了浓雾。周培成下达了攻击命令。担任突击的2连极其隐蔽和悄然无声地向灯厂匪徒据守的山顶阵地接近。

两个刚刚换岗的匪兵半醒半睡地缩着脑袋，怀抱着步枪靠在树旁。

“尖刀班，上！”连长于德金压低了声音命令道。战士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应声跃出，刺刀捅进一名匪徒的胸膛，另一名匪徒才惊慌地一边喊叫，一边抱头鼠窜。

喊叫声惊动了敌人，轻重机枪立即响了起来。密集的子弹压住了尖刀班。“机枪掩护，同志们跟我上！”1排长率领战士们从正面强攻。副连长龚应洪带领2排从侧翼向敌人阵地迂回过去，一阵手榴弹在敌阵地中“轰轰”爆

炸，“冲呀！”“杀呀！”战士们怒吼着，扑向敌人阵地。一阵猛攻，匪徒们抵挡不住两侧夹击丢下十几具尸体抱头逃了。仅用了半个多小时，2连就占领了敌人阵地。

天亮以后，龙云武的军师徐光明指挥着100多名匪徒在几挺机枪的掩护下，企图夺回失去的山头阵地。土匪们一次次发起冲锋，又一次次被打退回去。徐光明见状气急败坏，“谁再退，我毙了谁！”他用枪指着一个个匪兵们骂道。匪兵们被后面的枪逼着，又一次疯狂的反扑开始了。

子弹如雨般地在战士们的头顶上飞舞，炮弹带着刺耳的怪叫在阵地上爆炸。敌人一批批地向上涌着。敌人在阵地上撕开了一个口子。危急关头，指导员刘玉书大喊一声“拼刺刀！”便率一个班跃出阵地，向敌人扑去。一阵子弹打来，刘玉书右腿被打断，手也负了伤，两名战士牺牲。战士们杀红了眼，口中骂着喊着，刺刀捅，枪托砸，与敌人搅成一团。山匪林寇本来就是一伙乌合之众，哪里见过拼刺刀这阵势，被吓得魂飞胆破，丢下十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纷纷抱头鼠窜。战斗激烈之时，周培成及时调上3连增援，我军两面夹击，敌人阵脚大乱，只得溃退而去。2连的官兵们牢牢地守住了山头阵地。

与此同时，岳家码头枪炮声响成一片，郭子民营长带领两个连，迅速消灭了敌人，切断了匪徒们向云南的退路。

龙云武决心孤注一掷，亲自率领几百名土匪从德姑渡口反扑过来，拼命要把灯厂山头阵地夺回去。3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吞食了大烟泡子之后，凭着“打冤家”中的好勇斗狠的劲头，挥舞着鬼头刀，冲在前面；几百名匪兵狂喊乱骂着分成几批紧随其后；龙云武腰里插着德国造二十响镜面盒子炮，手持意大利冲锋枪在后面督战。

周培成心中清楚，许多受欺骗参加土匪的彝民天生蛮勇，争强好斗，打起仗来不怕死，往往有一股锐不可挡的气势，顶不住这股气势，就会吃大亏。他沉着指挥着，迅速调整了布置，轻重火力有效结合，部队前后摆开，形成层次防守，手中还保留着一支预备队。

周支队长命令60炮集火射击，切断敢死队与后面土匪的联系。战士们准确地操作着60炮，炮弹的爆炸形成一堵火墙，先使敢死队形成孤军无援的态势。左右两侧阵地上的机枪、步枪、冲锋枪一齐开火，像秋风扫落叶似的，一下子刮倒敢死队一片匪兵。敢死队也不“敢死”了，有的趴在地上不动，有的抱头鼠窜，敌人的第一次冲击顷刻之间化为泡影。

短暂的停顿之后，敌人又发起了进攻。一股敌人从左边垭口一带冲了过来，5班战士奋勇拼杀，眼看着3名战士牺牲，4名负伤，阵地就要失守，排长裴明华带着1个排及时赶到，把匪徒们的气焰压了下去。

敌人又从营盘方向上来了，代理连长刘学中命令战士们上刺刀，冲入敌阵，一场残酷的肉搏战，杀得天晕地暗。突然一排子弹打过来，刘学中胸部中了数弹，鲜血喷涌而出。一名战士跑过来要为他包扎，“别管我，……”话未说完便壮烈牺牲了。“为连长报仇！”“为死难烈士报仇！”战士们愤怒地高喊着，个个神勇无比。匪兵们被战士们的英勇气势吓坏了，溃退下来。

1个多小时激战，龙云武的匪兵有些招架不住了。周培成立即命令预备队投入战斗，班、排按原预定方案实施分割、迂回，一下子使匪兵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龙云武原想夺回灯厂，没想现在反而处在被歼的包围之中。他像一只受困的野兽，左突右冲，无奈都被堵了回来，他绕过一块大岩石，无

论如何喊叫，也无法控制他的喽罗们了。他的脑子里一片恐惧，颤抖的双手几乎握不住枪了，他毫无目标地扣动板机，刚打出一梭子冲锋枪子弹，就遭到解放军密集火力的还击，胸前被打成了马蜂窝，一头栽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了。龙云武一死，匪兵们乱作一团，死的死，伤的伤，大部分成了俘虏，只有少数逃了出去。

灯厂大捷之后，东进支队又不失时机地取得了梗堡胜利。40多天的剿匪作战，毙伤匪徒100余名，俘虏1200余名。

大凉山的毒瘤剔除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地坝、灯厂、梗堡山头飘扬。勤劳勇敢的彝族同胞和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初战显神威

1954年11月13日深夜，寒冷的气流笼罩着浙东大地。

高岛锚地，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第31鱼雷快艇中队的4艘快艇，利用岛礁和渔船群作掩护，埋伏在海面上，待命出击。

中队指导员朱洪禧和中队长钱江海做为指挥员，正站在155号艇指挥台上。

海茫茫，浪滔滔，雨蒙蒙，风萧萧。小巧的快艇，随着波浪的起伏，摇晃颠簸。

此刻，两人的心情就像这大海的波涛，汹涌起伏，战前的这段时间使得他们的心情即激动，又紧张。

“老钱，用小快艇去揍国民党的大军舰，这在新中国海军的历史上是头一次啊。你觉得把握怎么样？”朱洪禧问道。

“怎么，指导员你又要考我？这仗咱们可是准备了近半年，从军区首长到每一个战士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是啊，两位年轻指挥员又回想起半年多时间里的一幕幕。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建立的人民海军还很年轻，使用的舰艇不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过来的破烂货，就是从苏联买来的被淘汰下来的旧装备。而国民党还盘踞着台湾以及闽浙一带的许多岛屿，大陈、一江山、渔山列岛等岛屿上的国民党海军倚仗着美国提供的先进舰船，经常出动，对我浙东海域进行骚扰，抢劫过往商船，破坏沿海航道和渔业生产。

共和国不能容忍人民遭受蹂躏。

华东军区首长决定对两岛之敌实施严厉打击。据此，华东海军很快制定出鱼雷快艇出海作战方案：以鱼雷攻击活动于大陈至渔山列岛和大陈至一江山岛之间的敌舰，力求击沉“太”字号中型以上军舰一至二艘。

“太”字号是美制蒋军护航驱逐舰，排水量满载为1520吨，航速每小时21.5节，装有76毫米火炮4门，40毫米高射机关炮4门，20毫米高射机枪10门，还有两组火箭炮，共48发，火力比较强。

用排水量只有22吨的小型鱼雷快艇与之较量，并非易事。更何况，这些年轻的人民海军第一次使用鱼雷快艇作战。军区首长要求：不打则已，打则必歼。

为了首战必胜，华东海军组织指挥所，运用各种侦察工具，掌握了敌舰活动规律，针对作战海域，气象、海面情况，提出了多种情况下的作战方案。朱洪禧和钱江海根据这些方案率领参战快艇，在远离战区的舟山群岛海域，用了三个多月时间组织了三次海上战术导演，进行了四次夜间实兵演习。

参战官兵充满了敢打必胜的信心。新中国年轻的海军官兵们早已急不可待了。

风浪丝毫没有减小的迹象。

“指导员，咱们待击已14天了，战士们可吃了不少苦头。真想能够早些痛痛快快与敌人接上火。”钱江海显得有些急躁。

“老钱，关键时刻，作为指挥员咱们可要沉住气，千万要保持清醒头脑。”

这十几天来，官兵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度过。锚地没有码头，没有住房，快艇体积小，官兵们只能日晒夜露。前几天阴雨连绵，只好整天穿着雨衣在岸边、在艇上挨淋，在海上特有的寒风中，一个个冻得牙颤、脸紫，真

是“除了心里是热的，其他就像泡在冰水里。”快艇不能设炉灶，饭要从远处送来，遇上风大雨急，饭送不上来，只能靠啃冷馒头就咸萝卜。但是，这些对于大多数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战火中过来的官兵们，算不上什么。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抓住战机，消灭敌人，为民除害，为国立功。官兵们把手中的武器检查了一遍又一遍，作战方案研究了一遍又一遍，急切地等待着战机。

“是不是敌人察觉了什么”朱洪禧暗自发问。

尽管刚才还在劝中队长，其实他的心里也在犯嘀咕，这不，中队进入待击海域时的行动又像过电影似地出现在脑海里。

快艇是在11月1日天黑月暗的夜里，悄悄地驶进锚地的。为了做到隐蔽，上级给他们派了一个护卫艇编队做掩护，又选择了平时很少有船只来往的航线。由于护卫艇大于鱼雷快艇，黑夜视距不良，也只能看到护卫艇，而发现不了鱼雷快艇。艇队到达待机点后，充分利用岛屿，谷口进行机动、疏散和伪装，这样无论从空中，还是在海面上，快艇都与锚地的山、水、草、木混为一体，很难分辨出来。从几天来指挥所通报的情况看，敌舰活动规律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不会的！”朱洪禧很快否定了刚刚闪过的念头。

夜更深了……。

零点5分，我高岛雷达发现敌舰。

“在大陈岛和渔山岛之间的海面上，发现国民党军舰一艘向我骚扰，准备出击！”指挥员的命令传到艇队。

“战斗起航！”

官兵们日夜盼望的战斗终于到来了，14个昼夜待机积下的一身疲劳，顿时消散了，一个个迅速奔向自己的战位。马达声、机器转动声和指挥应答声响成一片。

各艇升旗，庄严的五星红旗在旗杆上飘扬。

快艇列成战斗队形，迎向敌舰全速前进。

“方位147度，距离15海里，发现目标！”

“航向62度，速度12节！”

艇队在大海中奋勇前进，艇首激起一片片浪花，浪花的泡沫漫天飞舞，像一粒粒爆裂的石子，打在艇员们的脸上，隐隐作痛。

海面上起风了，大浪一个接一个地打来，快艇一会儿掉进浪谷，一会儿又跃上浪尖，这更增添了官兵们的激情。

155艇炮手王日春，用手在脸上狠狠地摸了两把，眼睛一亮，大声报告：“艇长，左舷5度发现灯光！”

钱中队长投过去目光，命令道：“继续加强了望。发出战斗警报，按原航向前进！”

朱洪禧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一点也不错，是国民党军“太”字号中的一艘——太平号。他把望远镜递给钱江海，兴奋地说：“看，就是他！”钱中队长看了看，敌舰的影子越来越大，“是他，正是他！”

“准备战斗，鱼雷准备发射！”中队长的命令迅速传到各艇。

4艘快艇迅速成梯形展开，勇猛地向着“太平”号舰冲去。

“靠近些，再靠近些！”钱江海心中默念着。

4海里——！

距敌舰只有 4 海里！

鱼雷对准了“太平”号——！

“预备——放！”随着钱中队长的口令声，“嗖”“嗖”“嗖”“嗖”，4 艘快艇同时猛地一震，鱼雷脱管而出。紧接着，快艇灵活地转回一个大弯，离开发射位置。

4 枚粗大乌黑的鱼雷，将海面划开了四道“口子”狂奔而去。

“轰隆隆！”随着声声巨响，敌舰升起了一股又亮又黑的浓烟。敌舰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打懵了。猛的清醒过来，胡乱向天空上的“飞机”打起炮来。

“打中了！打中了！”在官兵们胜利的欢呼声中，朱洪禧、钱江海已率领他们的快艇中队远远离开了敌舰，向着祖国大陆的海岸返航。

望远镜里，敌舰的船尾高高翘起，远远望去像一根斜插水面的木橛，冒着黑烟，舰的头部埋进水里，团团烟雾弥漫着，随着汹涌激荡的潮水飘荡。

敌人企图挽救“太平”号沉埋的命运，几个小时后派出扫雷舰、护卫舰等 3 艘军舰，拖起“太平”号往回走。但是“太平”号已遭致命打击，海水慢慢没过指挥台，没过桅杆，无可救药。天亮了，敌舰只得放弃拖救，砍断缆绳，眼看着这艘失去了往日威风的驱逐舰慢慢沉入海底。

大海恢复了平静，旭日从海面上升起。

快艇中队劈波斩浪，犹如经受暴风雨锤炼的海鹰，在海面上展翅飞翔。朱洪禧、钱江海和他们的士兵们，英勇地屹立在快艇上，又踏上了保卫祖国海疆新的征程。

和平解放西藏

当 1950 年的春天来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的旌旗所向，四川、青海、甘肃、西康、云南 5 省境内藏族聚居地区已全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和挑唆下，西藏一小撮反动人物已经在分裂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了。

继“驱汉事件”之后，一些不怀好意的外国间谍分子进入西藏秘密活动，鼓励西藏成立一支有技术的部队，接受他们的技术训练，抵抗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当局即向美国要求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和给予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武器。接着，第一批美国武器经印度加尔各答运到了拉萨，藏军司令亲自带人到江孜印度兵营接受训练。

1950 年 1 月，美国合众社向世界发出电讯：“西藏将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

1950 年 1 月 20 日，新华社发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的铁定事实，声明西藏无权擅派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所谓的“独立”。

但是，西藏反动当局已经利令智昏，迷途难返。雪域之地上法号凄厉，喇嘛们在寺庙里念咒经诅咒红汉人解放军，16 岁以上，60 岁以下的人陆续被征召入伍，藏军急剧膨胀了一倍，各种兵员和辎重源源不绝运往藏东。英国报务员福特从那里的藏军兵营，不断向太空折发神秘的电波……

新生的共和国面对着艰难而严峻的考题。

刚刚取得成都战役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18 军主力，正集结在四川乐山和眉山地区。

1950 年 1 月 7 日，第二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发来急电，命令 18 军以一个团布置在新津、巧崃一线，其余部队集结在乐山、丹陵待命，并指示张国华军长速到重庆领受任务。

18 军是一支稳健善战的部队。这支在解放战争初期组建的部队，曾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转战河南、湖北、贵州、四川，在解放中南、西南地区的战斗中屡建战功。

在二野司令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高兴地对张国华军长说：“毛主席已发来了电报，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你们啦！”

军长张国华此时高兴得像个孩子。

交待完任务之后，邓小平仍不放心，又嘱咐张国华说：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接受了解放西藏的任务以后，18 军在眉山一带进行了进藏前的思想动员和组织整顿。8 月 28 日，晴空万里，部队在眉山三苏公园举行了隆重的进藏誓师大会。

军政委谭冠三走上主席台，铿锵有力地问：“同志们，刺刀磨快没有？”

“磨快了！”

“枪擦好了没有？”

“擦好了！”

全体指战员对于进军西藏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 18 军进藏非常关切。根据西藏社会和地理的特殊情况，中央一再指出：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部队要“一面修路，一面进军”。毛泽东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有细致的考虑，他曾指出：甘孜至昌都是否能随军队进攻速为修路通车？昌都能否修建机场，是否适于空投？同时，毛泽东特地批准购买 30 架高空运输机，以支援进军西藏的需要。

数万人马，向康藏高原挺进，后勤供应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此，二野从成都战役缴获的汽车中，抽出四、五百辆，充实 18 军进藏急需。部队所需要的粮食全由川西筹集，另从重庆制作 20 万斤以上的饼干供进藏部队食用。

部队每前进一程，运输补给线就延长一段，人员供应也就越发困难。先遣部队刚到甘孜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粮荒。52 师师长吴忠在当时签署的报告上写道：“部队携粮已吃完，空投未成，征粮困难。为长期打算，节衣缩食，争取时间，已动员部队每天每人一斤粮，并组织部队挖野菜（亦不多），捉地老鼠，捕麻雀充饥……”当时，就连军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李觉等首长也吃地老鼠。

就这样，我人民解放军爬山涉水，晓行夜宿，经雅安、甘孜，过理塘、巴塘，部队陆续抵达金沙江东岸。隔江相望，便是等待解放的祖国领土——西藏。

在部队浩浩荡荡地前进的同时，北京始终在耐心地等待着西藏地方当局的觉醒，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块土地。为此，并做了多方面的努力。然而，结果是让人失望的，看来仗还是要打的，哪怕是以战促和，也得打。

8 月 26 日，西南军区下达了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

此刻毛泽东在百忙中关注着西藏，命令批完以后的 8 月 28 日，毛泽东又给西南局和西北局发了电报，如我军能于 10 月份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放（当然也有别种可能）。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是以战促和，还是希望和平解放那一片雪山高原。

8 月 31 日，彭德怀挂帅出征朝鲜战场正打得炮火连天，鸭绿江那边硝烟弥漫的天空更需要战鹰时。毛泽东还是咬咬牙，把 30 架飞机批给进军西藏的部队。而西藏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岂是“30 架”高空运输机所能承载的！

10 月 7 日，执命作战任务的部队渡过金沙江溯江而上，开始翻山越岭。

当解放军渡江的消息风传昌都全城时，士兵、喇嘛和居民在昂曲河边汇成一片。持枪的士兵们东逛西窜，不知如何是好。

10 月 12 日，从昌都以南的宁静（芒康县），传来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量堆率三百四十余人宣布起义的消息。霎时间，昌都藏军的军心崩溃了，此刻，昌都陷入一片混乱。

10 月 16 日夜，总管阿沛得知解放军已逼近昌都，类乌齐一带后方也出现了神出鬼没的汉人军队。早就不愿抵抗的总管阿沛，翌晨弃城西撤。17 日，弹药库的爆炸声震得昌都城颤抖不已。随之，藏政府官员、士兵们拖儿带女顺着西边的山路仓皇离开昌都。乱兵沿路抢劫，为解放军赢得民心铺平了道路。

整个昌都战役过程中，解放军只在小乌拉、岗托等三处遇到了较强硬的

抵抗。岗托渡口，攻击藏军十代本的是由军工兵营、侦察营和52师炮兵连组成的左路部队。10月7日，东岸解放军开始抢渡金沙江。一瞬间，重机枪、迫击炮向对岸藏军猛烈轰击，阵地上一片火海，藏军躲在石缝中顽强抵抗。解放军的牛皮船驶进激流，向对岸奋力划动。江面上，枪林弹雨交织成严密的火网，有一只牛皮船被枪弹和激流掀翻，船和人刹那间葬身水底。

两小时后，被巨流冲向下流的牛皮船靠上西岸，解放军跃上江边乱石，开始向对面藏军阵地逼近。同时，炮火和枪弹暴雨般倾洒到山后的藏军队伍里，牛皮船上和两岸的解放军发出了吼声，藏军弃地撤退，夺路西逃……

昌都战役于24日结束，历时18天。经过大小战斗20余次，全歼昌都藏军总部及三、七、八、十等6个代本全部和二、四、六代本之大部，并争取第九代本起义，共计歼敌5700余人，占当时藏军总数的1/3。其中俘代本以上文武官员18名，英印特务福特等4名，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各种冲锋枪、步枪3000余支及其他军用物资部分。

昌都战役的胜利，正如刘少奇所说的那样，“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整个西藏被解除了心理和实力上的抵抗，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平谈判。

昌都战况传到拉萨，噶厦立即召开了由重要官员和三大寺堪布参加的大会。与会者大都垂头丧气，怀着对解放军无可奈何的愤怒。东藏一败涂地，战无可战，讲和又不甘心，到底何去何从？人们在会上争来争去对时局却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对策。达扎摄政的脸色越来越暗，最后长叹一声，决定请乃穷、噶东二位护法神指点迷津。

在拉萨西郊哲蚌寺下面，有一个专供护法神的乃穷寺。意为“永恒不变的妙言小岛”。供奉着西藏的主要护法神“佩阿甲布”。而乃穷曲均则是法神预言未来的命名者。噶东寺的曲均也是这样的使者。上千年来，西藏每逢重大的决策，都要向这些预知未来的神巫请教。这一次自然更要求教于他们了。

在神秘庄严的气氛下，乃穷和噶东两寺的曲均被请到降神的佛殿。乃穷曲均身穿红色锦缎的裤子，内外八套衣袍，重逾百斤。足蹬前面翘起的齐膝皮靴。胸前挂着一面金质护民镜，四周点缀着绿松石，环衬出一块紫水晶，紫晶的核心是耀眼的银片，上刻有密宗神的祈祷词。

仪式开始。

乃穷曲均跳演了一阵，只泛泛地说要竭诚礼拜，多念经文，方能保民平安。

“那么，下一步是和是战？应由谁主管全藏政教大权？”守在达赖佛殿的官员急切地问道。

“还是要多念经文，竭诚礼拜。”乃穷曲均依然含含糊糊。

“尊贵的乃穷神啊，为了西藏的政教大业，请问是战是和？谁来执掌大权？”大员们都瞪着眼睛盯着乃穷曲均、乃穷曲均头上冷汗淋漓，避过他们犀利的目光，终于承认“不灵了”。看来，只好请教噶东神了。

噶东神汉折腾好一阵，趁人们不注意溜走，仲译钦波（秘书长）群培土登上前拦住他。群培土登神情激动地说：“这次请求指点，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存亡、众生命运的大事，我们肉眼凡胎难以决定，请神睁开慧眼，明示今后怎么办才好。”噶东曲均转身使劲跳起来，一会儿拔出腰刀左杀右砍，吓得噶伦们忙向一边躲；一会儿就地跳起，掀起一片尘土。最后，他突然伏跪在达赖喇嘛面前，做出要哭的样子说：“达赖喇嘛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

至宝，只要你亲自执政，就能给西藏众生带来幸福。”在座的摄政达扎闻言脸色惨白，神态沮丧。

就这样，当时才 17 岁的达赖喇嘛在这多事之秋，挑起了掌管全藏政教事务的重任，而如何收拾这败后残局，他却一筹莫展。

年轻的达赖确实实地为难了。如果继续与解放军作战，已没有力量：派代表和谈吧，又有点于心不甘。于是，就在神前打卦抽签，问是留在拉萨，还是前去印度。结果，卦签上写着的是“出走”。

一个月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传了出来，达赖喇嘛深夜简装逃往亚东去了。

原来，抽签之后噶夏给留在印度的孜本（神计官）夏格巴发报，通知他昌都失守，拟请达赖出国，令其选择驻锡之地。几天后，夏格巴回电称：对达赖出国之事英美等国答应协助，印度将派兵接应。

藏历 11 月 11 日凌晨，达赖喇嘛临时任命大堪布罗桑札嘉才孜本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自己则换上普通服装，离开了布达拉宫。

达赖骑着一匹灰色良种马，带着 40 名贵族官员和 200 名藏军，沿着拉萨河谷，在曲水宗和江村渡过雅鲁藏布江。不料经江孜抵达亚东后，世界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印度政府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而收回了承诺；英美等国又怕达赖出国后失去现有地位，班禅掌管西藏大权。所以，当噶厦请求印度政府迎接达赖时，印度政府的回答竟然是：按照国际公法，达赖喇嘛为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许其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印度的回电传到噶厦官员手中，全场哗然。当难民，那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耻辱，但无功而返又没台阶下，达赖一行就此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而此时的人民解放军，完成了昌都战役之后，随着亦完成了人民政府的成立。因为北京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战略，所以他们便在昌都附近待命，等着达赖方面的选择。

滞留在中印边界亚东“东噶寺”的达赖喇嘛，整天在一种进退两难的窘迫中打发日子。

1951 年 1 月 11 日，滞留在亚东的噶厦召集官员会议。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个边境小镇上，他们反复权衡利弊，给达赖喇嘛上一篇呈文。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农博士在印度首都德里会见西藏代表时的话说：看来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

一个星期之后，达赖喇嘛派员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和一封信。信中说：

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间，藏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在派出信使扎萨索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他二人带上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

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

附赠哈达一条，上等地毯一床。

与此同时，西藏官员大会也给袁仲贤大使写了一封同一内容的信。

由于达赖和西藏官员大会的这一次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是积极的，因而很快得到了满意的回音。仅仅 13 天，前往新德里的典批图丹（曲配土登）和

扎萨索康就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的复信。

袁大使在信中，对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表示“衷心欣慰”，说。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喜马拉雅的上空，逐渐“阴转多云”。早春的暖风开始吹拂冰封的高原。亚东的东噶寺庙里达赖喇嘛向佛祖问卜祷告，终于批准派遣一个5人代表团赴北京进行谈判。

1951年3月29日，阿沛·阿旺晋美以首席代表的身份启程去北京谈判。昌都军民数千人夹道相送。

阿沛的颈项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他骑在马背上凝望着身前身后的同胞，把马步放得很慢很慢。

这位42岁的首席全权代表，湿润的眼角在莹莹发光。

半个多月之后的一天傍晚，北京车站的迎宾站台上簇拥着数百名欢迎的人群。19点10分，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西藏代表走下列车，刚下火车，他们很快被鲜花和儿童包围了。引领着儿童和鲜花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有中央各部委的部长和主任们。共和国总理目如朗星，解放军总司令威武而和善，他们有力的大手紧握着雪域高原和谈代表的手。他们朗朗的笑声，亲切的问候，驱散了北国春夜的寒风。阿沛代表一行刚刚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感觉到了春花的芳香和春意的浓烈。

游龙般的车队在星夜灿烂的长安街上行驶，西藏代表们被送进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9日，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辞典里重要的一天，这天，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谈判，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有4名：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有5名：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第一次谈判气氛舒缓而融洽。双方代表互相验看了全权代表证明书后，未谈具体问题。只是洽谈程序、步骤。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谈判桌上散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即西南局为进藏部队制定的“十项公约”，供代表们参考。同时还研究了关于“五·一”节请阿沛和班禅上天安门主席台的问题。最后阿沛首席代表提出：黑河、新疆解放军均在推进，达赖能否留住西藏已成问题。希望解放军不再推进，他们将以代表团名义电告达赖，请他勿去印度。李维汉首席代表答应请示中央。

其后，又进行了多次谈判，随着和平谈判的深入，难题一个个的得到解决。

黄河与长江的大浪推出了这样一个日子，喜马拉雅山的石壁上镌刻着这样一个日子，中国大陆的解放史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日子——

1951年5月23日。

下午4时许，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主持签字仪式的朱德、李济深、陈云肃立在巨幅五星国旗下，他们的左首站立着中央和谈代表李维汉等4位代表。坐在长桌前签字的是阿

沛·阿旺晋美等 5 位西藏和谈代表。

5 月 28 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公布了协议全文，发表了社论，并报道了谈判经过。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有许多地方群众集会或游行，热烈欢庆祖国大陆全部解放。班禅大师也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

此时，毛泽东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他会心地发出了微笑。

和平解决西藏协议签字后，张经武即按照中央的决策带领 18 军联络部长乐于泓经印度先去亚东争取达赖回拉萨。

张经武，这位曾任西南军区参谋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全权代表，受领任务后，自北京转道香港，新加坡、印度、锡金，其间转车乘机、骑马乘驼于 7 月 14 日到达西藏亚东。经多方谈判和努力，8 月 7 日和达赖一起抵达拉萨。

10 月 25 日，一直待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 军的主力在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的率领下渡过了一条蔚蓝色的大河，进入了世界屋脊名城——拉萨。

第二天，18 军举行了入城式，在拉萨东郊恰曾林的一片空地上，搭起了阅兵检阅台，台子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画像，台子上方横挂着“拉萨各族各界欢迎解放军”的会标，检阅台两侧，竖挂着两条大标语：庆祝西藏和平解放！欢迎解放军胜利到达拉萨。解放军第 18 军以红旗、军乐队为导，在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军乐中排着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入城。

东山岛保卫战

1953年7月，夏日的气温宠罩着东山岛。

这个福建第二大岛面积165平方公里，约8.3万刚刚解放了的人民沉浸在喜悦之中。岛上驻扎着公安80团。团长游梅耀是个老红军，一个出生入死敢打敢拼，能征善战的硬汉

16日凌晨，东方微微泛白，海面上风平浪静。但是从台湾方向刮来的浓浓火药味充斥着东山岛宁静的气氛，这已经明显的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发生。

350高地，团指挥所。

游梅耀一夜未合眼。昨天下午接连收到福建军区电示，第一次通报：敌舰艇13艘、机帆船数十艘，载兵万余从金门出发，有可能进攻东山岛。第二次指示：因进犯之敌过于强大，守岛部队作机动防御，于16日晨4时以前撤出东山岛，然后，组织力量进行反击。

“不能撤！老子拼了老命也要保住东山岛，不能让老百姓受蹂躏。”这位出生入死从未眨过眼的老战士又拿出当年打鬼子、打老蒋的勇猛劲头来了。

游梅耀回电福州表示了决心。叶飞司令员亲自打电话同意了他的方案，并指示：坚守住半天。

游梅耀不是鲁莽之将，他立即进行了周密布置。

雄鸡报晓，游梅耀借着从窗户里透入的微弱光线，看着作战地图，重新审视作战方案。“说是一个团，实际总兵力只有两个营，3营远在大陆。只能按现有兵力部署了。”游梅耀暗自沉思着。

作战地图上是这样表明的：200、425、410高地在岛的西部，构成核心阵地，1、2营主力分别把守。水兵1连扼守八尺门渡口；县中队、盐警中队在城关待命。海滩前只放少数兵力，以迟滞敌人行动。整个兵力部署前轻后重。敌人重兵来攻，不与其在滩头死打硬拼，采取节节阻击，收缩于上述几个高地，依托工事，固守待援。

敌我之比10：1，游团长心里清楚这将是一场恶仗。

还要再跟部属们把话讲透。他拿起电话，各阵地要出来了：“人在阵地在，要像石头一样钉在那里，谁丢了阵地，提头来见！”大伙清楚每逢硬仗，团长总少不了这句话的。

远处海面上，国民党“福建反共救国军”司令胡璉站在旗舰甲板上，望着悄然航行的船队，似乎有些得意：此取东山岛，稳操胜券。

如此妄想，有其原因。三年解放战争，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丢了大陆，孤缩台湾，军心沮丧。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有叫喊的气力，而无军心实力。胡璉却因金门之战，成了一败再败的国民党军的一盏“希望之灯”。1952年11月，他在湄洲湾外的南日岛以9000兵力对付岛上人民解放军的守军1个加强连，占得便宜，又一次为蒋介石所褒奖。迅速成为国军中一颗耀眼的星将。

这次袭击东山岛，美国政府提供武器装备，美军顾问亲自谋划，蒋介石投入“血本”，把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伞兵”部队投入使用，三军联合反复演练。胡璉当然有理由“志在必夺”。

东山岛的影子越来越大，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一次遇到了强硬对

手。

5时50分，胡璉气势汹汹的发出了登陆的命令，强叩岛门。

飞机狂轰，大炮烂炸；坦克轰鸣，枪声大作，敌人分多路向东山岛发起了攻击。战斗一发起，就显得格外激烈。

在湖尾，千余名国民党士兵在坦克掩护下，潮水般地涌上滩头。我军担任最前沿阻击的1连1个排，隐蔽在沙滩后面，待敌人的眼睛鼻子看得清清楚楚时突然开火，一下子将冲在前面的敌人放倒四十几个。战斗没有间歇，1连1排又连续打退敌人二、三次冲击，便撤向庙山。庙山是靠近海滩的一座孤零零的小山。敌人想绕过庙山向岛里进攻。1连主动开火，把敌人吸引了过来，庙山被团团包围，水泻不通。官兵们与敌人展开火战。

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场面极为惨烈。连长与敌人肉搏而死，通信号拉响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指导员重伤后咬牙打出两发迫击炮弹，最后36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阵地前敌人丢下了上百具尸体。

樟塘，是敌人进攻401阵地的必经之地。6连阻击排加强的1个重机枪班在这防守。战士们英勇顽强，坚守4个小时，打退了敌人1个加强营的5次进攻。按预定方案，阻击排撤出阵地，向后转移，重机枪班长黄飞龙带领战士曾乙卯、许国昆担任掩护。3人占据有利地形，狠狠地打击敌人。机枪喷着怒火，子弹像长了眼睛似地追逐着敌人。突然，一发炮弹打来，许国昆牺牲，黄飞龙头部受伤。面对敌人越来越近，黄飞龙命令曾乙卯撤离，一人继续坚守。“上来吧，兔崽子们！”黄飞龙紧扣扳机不放，重机枪狂吼着，敌人成片地往下倒。突然，“咔嚓”一声，机枪哑了，是子弹打完了。“抓活的，抓活的……”敌人怪叫着，涌了上来。黄飞龙毫无惧色，摸出最后一颗手榴弹，拉开导火线，猛然跃起，扑向敌群。“轰”地一声巨响，英勇的黄飞龙与敌人同归于尽……。战后，黄飞龙被福建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城关，敌人三面强攻，我军顽强抗击，终因敌我悬殊，敌人坦克碾入城关。

胡璉踏上东山滩头，闻城关得手，大喜过望。遂下令：全力向东山我军主阵地攻击。

庙山、樟塘、城关三处失守，一团阴影不由堵在游梅耀的胸口。万一坚持不到援兵赶来，如何向叶司令交待？游梅耀锁紧了眉头。

但此刻，最使游梅耀担心的是八尺门渡口。

八尺门，是东山岛通往大陆的渡口，也是扼守东山的咽喉，一旦失去，将阻断大陆与东山的联系。因此敌人也在此投入了他的“精锐之师”——两个中队，500余名伞兵。

防守八尺门的是水兵1师1连。

6时20分的时候，连长王德才正在码头检查阵地情况，忽闻天空嗡嗡的马达声从东边传来，抬头一看4架敌人战斗机前面开路，后面紧跟着13架大型飞机。敌人既不扫射，也不轰炸，而是向空中抛撒出密密麻麻的小黑点。

“不好，他娘的，是伞兵！”王德才稍稍有些慌乱，但马上就镇静下来。

“准备战斗1”他急声命令全连。

机枪“哒哒哒”地响起来，一串串子弹射向天空，一下子打乱了敌人的队形，伞兵降落秩序出现混乱，有的落入海里，有的吊在树枝上。但敌人伞兵还是很快在山头上集合起来。

王德才把战士分成三个部分，副连长带队守卫渡口上的船只；指导员带一队隐蔽在海滩做为预备队。王德才带领一队正面防守。

王德才他们利用一堵矮墙抗击敌人的轮番进攻。一阵猛烈的炮击之后，敌人猫着腰发起冲锋。100米，80米，25米……，“打！”王德才一枪把冲在最前面的家伙打翻在地，战士们手中的冲锋枪、步枪、机枪一齐开火，密集的子弹，打的敌人抱头鼠窜。

片刻的整顿之后，敌人又发起了第二次、第三次冲锋，炮弹不断在阵地上爆炸，敌人射出的子弹像蝗虫飞窜，战士们的伤亡也在增加。

通往水兵1连的电话线已被炸断，八尺渡的枪炮声停止了。游梅耀的心“噤噤”一声提到了嗓子眼，就在他决心把手中的预备队派上去时，突然那边枪声大作。从激烈的枪炮声中，游梅耀判断出八尺门还在我们手中。

王德才身边只剩6个人。敌人的1个连的兵力向阵地猛冲。7班长戚举芳打红了眼，把4挺机枪一字排开，让负伤的给装子弹，打完了这挺打那挺，枪口几乎是顶着敌人的肚皮开火。机枪手阎秋成右腿被打断，血流不止，昏迷过去，被枪声惊醒后，抄起机枪向敌人猛扫。偏偏紧急关头，机枪枪管打红了，眼看着要爆炸，敌人嚎叫着接近了矮墙。王德才怒火中烧，一脚踢开机枪，抓起几颗手榴弹大吼：“同志们，跟敌人拼啦！”所有的人都抓起了手榴弹。“轰轰轰”，手榴弹炸起一道火墙，危急关头，指导员带着海滩上的人赶过来，敌人支持不住，再次溃退。

东山岛打响，叶飞司令员指挥所电话急响。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指示：“要保证八尺门在我们手中，天塌下来也不怕。拼得只剩1个连，也要把部队渡过去！”声如洪钟，字字砸坑。

电话又急响起来。

“我是毛泽东”，筒话里传来人们所熟悉的湖南乡音，东山之战惊动毛主席，足以说明事关重大。

“手上的兵力够不够，有什么困难嘛？”毛主席问。

“兵力没问题，只是汽车不大够用。”叶飞答。

“我马上把上饶的汽车团调给你，增援要快！”

“主席放心，没了东山，我甘受军法处置！”

增援，十万火急！

31军272团郑克诚团长率前卫营登船渡海，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八尺门渡口进发。

增援，十万火急！

叶飞命令福建31、28军，广东的41军迅速赶赴战区。

西路大军，数万人马，铁流滚滚，日夜兼程。

16日10时左右，272团前卫营登上八尺门渡口，一鼓作气拿下对渡口安全威胁最大的59.3高地，经过激战，下午2时许歼灭了大部伞兵。

渡口守住了，但敌人的登陆部队已占据东山岛的大部地区。胡璉下令攻进我军核心阵地，200、425、410高地面临巨大的压力。我必守，敌必克，一场血拼是绕不过去的。

数门山炮、六零炮、坦克炮同时向几座高地开火。地动山摇，惊涛裂岸，巨大的黄色、黑色、褐色的烟团缠搅在一起，迅速向高空升腾，把洁净的白云染成肮脏的抹布，把正午的烈日变成将落的夕阳。

游梅耀冒着炮火，来到200高地。

2连连长郑德修虽不到30岁，却长了一脸络腮胡，掩饰着他的年轻，渲染着他的勇猛。战士们围拢过来。

“同志们，把敌人钉在这里，等待援兵，守得住吗？”

“与阵地共存亡！”116条年轻血性的喉咙异口同声，挟电呼风，气壮山河，在群峦峰壑间回荡震撼。

游梅耀心头热呼呼的，他紧紧同每一个人握别。

6班的阵地在200高地西部左边的山腰间，是战斗最激烈的一个地方，敌人对这里的轮番冲锋一直没有停息。副班长江顺珍负伤了，战士王旺炎接过副班长的机枪，把爬上来的敌人扫了下去。枪管打得烫手，他脱下鞋垫着打。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腰，他包扎了伤口，机枪更愤怒。

黄昏，战斗更加激烈起来，高地周围的交通壕被敌人占领了，山头上硝烟滚滚，敌人借着烟雾从正面和侧面爬上山来。副班长杀红了眼，跃出掩体，抱着机枪把子弹向敌人倾去。子弹在他头顶周身“嗖嗖”直窜，他却岿然屹立，大骂不止，直把子弹打完。战士把他拖进掩体，衣服、帽子都是弹洞，而人毫毛未损。

弹药将尽，官兵们从敌人死尸身上搜集子弹，把60炮的保险针拔掉代替手榴弹，负伤的士兵继续坚持作战，文化教员、炊事员也赶来参加战斗。敌人在2连英雄们面前依旧被打得头破血流，丢下四、五百具尸体，垮了下去。

425高地，敌人连续冲击像波浪，一直向上推进。第一道交通壕被占领。5个战士退入坑道，敌人火烧、烟熏、手榴弹炸，就是拿他们没办法。战士们用敌人尸体堵住通道，把匪兵打得不敢靠近。排长林育道机智地要通指挥所，请求炮火支援。游梅耀立即下令，我军炮弹在阵地前二、三十米处爆炸，把敌人炸的血肉横飞。副排长黄朝芝用一挺机枪封锁住战壕，敌人狗急跳墙，后面的踩着前面的尸体往上冲，黄朝芝的机枪一直在叫，敌尸快把壕沟填满了，黄朝芝坚持两个多小时，最后中弹牺牲。阵地犹如钢铸铁打的墙壁，死死地把敌人挡在山下。

胡璉看着几个小小的弹丸之地，整整1天久攻不下，对部下丢下一句“酒囊饭袋”便离开东山岛，回到他停在远在海上的指挥舰上去了。

16日23时，胡璉孤注一掷，将一直充做预备队的53团投入战斗，妄图以此在天亮前拿下我军这3处阵地。

然而，他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17日凌晨，我军增援部队272团顺利登岛并接替了公安80团的阵地。28军的82师和41军的122师先头团等大部队已渡海进入东山岛。

122师先头团登岛后，即于凌晨时间向410方向的敌军展开攻势，以减轻我主阵地的压力。82师244团登岛后亦以迅猛的动作从左翼发起冲击。

登岛后曾一度幻想凭借优势兵力攻占东山岛的国民党军，此时已感到战局正朝着于己不利的方向发展，为避免被我军分割包围，遂决定收拢部队，寻找有利时机尽快突围回撤。

鉴于敌军已经动摇和准备溃逃，叶飞司令果断地决定，不待增援东山岛的部队全到位，即刻命令已登岛部队向敌军发起全面反击。

我登岛部队分西、中、东三路方向出击。头上F—47怪叫着俯冲，扫射投弹，地面敌军的炮火猛烈轰击，但都是涂劳的，哪能阻挡住我军势如破竹的攻势。

一股敌人企图担凭借柯塘山险要地势拼死顽抗，以掩护他的主力撤向海

边。

敌人居高临下，山势又陡又滑，担任攻击任务的422团2连2排，两次发起冲锋后伤亡过大，仅剩下能坚持战斗的9个人，被敌构筑的地堡火力打得难以前进。

班长张学栋怒火冲天，端起机枪猛扫着直扑敌阵，直冲到敌地堡火力点10米处时，浑身上下已7处负伤，身后留下一串串鲜红的脚印。张学栋坚持着向敌堡投去一颗手榴弹，将敌机枪炸哑，便昏了过去。敌人的火力点又复活了。枪声把张学栋惊醒，可手榴弹和子弹却全部打光了，这位刚强的战士，一跃而起，大喊“同志们，冲啊”，朝着敌人地堡扑了过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死死地压在敌人的射击孔上，为战友们夺取柯塘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反击之路一寸寸洒满了鲜血，战士们用手中的武器和血肉之躯撞开胡珽设置的一道道关隧火网。

大海轻卷白浪，红霞铺慢天际，17日下午6点，我军三路反击部队逼近了湖尾沙滩。

登岛的国民党士兵，眼见大势已去，唯恐被歼，纷纷拥向海边，争相夺船逃命。而前来接应的敌海军舰艇上的官兵，见状也慌了手脚，有的未等装满溃逃的敌兵，便抢着起航急驶。结果，被扔在沙滩上的部分国民党士兵只得向我反击部队举手投降。

头顶，是墨黑的苍穹；脚下，是墨黑的大海；四周是墨黑的夜幕。胡珽觉得，联合舰队正在驶向墨黑的深渊。无奈，他给蒋介石发电：师出无功，请求处分。

肃清剩余残敌的枪声与暗夜一起随风化去，东山岛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与和平。

游梅耀推开指挥所的窗户，让阳光照射进来。大战胜利后的喜悦打开了他那张阴霾了3天多的脸。

战报发往福州和北京：东山之战，毙敌2664人，俘215人，击沉登陆艇3艘，击落敌机2架，缴获轻重机枪28挺无后座力炮2门、60炮32门、火箭筒18具和千余支冲锋枪。

叶飞说：“要开庆功会，给官兵们立大功。”

毛主席评价说：东山岛的战斗不光是东山的胜利，也不光是福建的胜利，而是全中国的胜利！

炮击金门

1950年，世界范围的反奴役、反侵略斗争风起云涌。中东的伊拉克人民推翻了反动王朝，建立了共和国。黎巴嫩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但帝国主义却并不甘心。美国和英国先后入侵黎巴嫩和约旦，中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台湾当局也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企图趁火打劫，不断派出飞机、军舰骚扰我福建东南沿海，开枪开炮，伤我军民。陆、海、空处于戒备状态，加紧反攻大陆的准备。台湾海峡形势也因此紧张起来。

7月中央北戴河会议，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做出精辟分析，决定：炮击金门，打蒋牵美，以实际行动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斗争。

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叶飞上将受命指挥，立即从前线指挥部疾驶厦门。作战会议确定：以17个炮兵营组成莲河地区炮兵群，以15个炮兵营组成厦门地区炮兵群，分别负责打击大、小金门岛的国民党军；以6个海岸炮兵连，配置在围头、莲河、厦门一线前沿，主要打击大金门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舰艇；另外在厦门、莲河地区各组成高炮群，各自保障本地区的对空安全。

一声令下，解放军参战部队，迅速而隐蔽地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炮兵部队顶风冒雨，日夜兼程向厦门、莲河地区疾速开进。海军水面舰艇部队，采取水陆并进的方法，迅速隐蔽入闽。首批入闽参战航空兵部队，采取隐蔽转场，逐步推进的方式，进驻福建等一线机场待命。500门火炮、80余艘舰艇、200多架飞机就如猛虎、蛟龙和雄鹰，牢牢盯住了金门。

8月23日拂晓前，36个炮兵营和6个海岸炮兵连，极其隐蔽地进入了发射阵地，一切准备就绪。

8月23日，福建前线天气晴朗，和风轻拂，海面上一片宁静。在这台风盛行的季节里，能有这样的好天气实在难得。

傍晚，海风阵阵吹来，国民党驻守在金门的官兵们在“翠谷”厅举行的周末餐会结束了，他们有的人浴，有的打球，有的游玩，许多人正享受着黄昏后的凉爽。

金门防卫部上将司令长官胡璉，与前来视察的上将“国防部长”俞大维，正在一边散步，一边兴致勃勃地交谈着。不远处，中将副司令长官赵家骧和副司令长官章杰，正陪同澎湖防卫部中将副司令长官吉星文，倚着桥头聊天。国民党驻地呈现出一片闲散景象。

时针指到了17点30分。突然，福建前线上空升起一串串红色信号弹。顷刻间，万炮齐鸣，地动山摇，成群成串的炮弹怒吼着向阵地倾泻而去。火光四起，硝烟弥漫，炮弹的呼啸爆炸声、国民党官兵的喊叫救命声、警报器刺耳的尖叫声响成一片，远远望去金门岛陷入一片烟雾火海之中。

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拉开了炮击金门的序幕。

炮弹袭来的时候，赵家骧、章杰、吉星文三个副司令长官还没有弄清究竟，就已身负重伤，被送进医院，后终因伤势太重，带着种种疑问，命赴黄泉了。俞大维也受了点轻伤，被胡璉连拉带拖慌忙躲进了太武洞指挥部。

此时，横宽万米的料罗湾内，炮声震天，烟雾四起，水柱林立，此起彼落。国民党海军的“台生”号大型运输舰，被击伤多处，呆若木鸡地停在海面上。

“轰隆，轰隆”一排排愤怒的炮弹继续发射着，准确地落在国民党的炮兵阵地上，敌人的一门门大口径火炮碎骨纷飞，燃着大火的橡胶轮胎四处翻

滚。

人民解放军的官兵们越打越英勇。第一、第二……连续不断的排炮射向敌人的前沿阵地。天天叫喊的金门马山广播站，身中数弹，几十只高音喇叭筒里冒出一股股浓烟，再也喊不出反攻大陆的“高调”了，战士们转动着火炮，准确地瞄向一个个目标。一串串炮弹穿过敌人的炮楼，周围立即掀起一阵阵黑烟；几门火炮同时闪出耀眼的光芒，敌人的探照灯立即骨肉分离，灯架被抛上了半天空。

炮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天渐渐黑下来，人民解放军的火炮还是射个不停，尘土覆盖着敌人的阵地，隔着海面，在炮弹爆炸闪光里，可以隐约见到金门岛的碉堡和工事正冒着一股股烟雾。

19点30分，人民解放军两个小时的炮击行动停止了。20000余发炮弹砸在金门，世界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这个弹丸小岛上。

一连数日，我前线三军连续发起炮战、海战、空战，全面封锁了国民党军的物资补给线，金门守军被迫转入地下。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及五角大楼顿时紧张起来，摸不清我军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意图，急忙将大批军舰、飞机、士兵调往台湾。在中东地区的第六舰队的一些舰只也驶向台湾海峡。中东局势相对缓和下来。

9月3日，叶飞将军收到毛泽东发来的命令：“暂停炮击金门三昼夜”。第二天，我国发表声明，宣布我国领海线为12海里。指出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线及其上空。

这就清楚了，炮击金门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一场政治较量。金门海域在12海里以内，停止炮击三天，显然是静观其变，看美国人如何反应。

9月7日，美国不顾中国的警告，出动海、空军保护国民党运输船队驶进台湾海峡。他们骄横于世的气势，使我前线官兵义愤填膺。

“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挑衅！”

“美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朝鲜战场上不是已经败在我们脚下了吗？”

“下命令，开炮吧！”

打不打？叶飞将军深知此举重大。

当晚，毛泽东主席发来指示：照打不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叶飞将军立即布置，亲自向炮群交待任务。第二天一早，叶飞将军进入云顶岩指挥所，密切注视着美蒋军舰动向。

不出所料，美第七舰队的旗舰、重巡洋舰“海伦娜”号亲自出马，率领由6艘驱逐舰组成的海军特混编队，掩护国民党的运输编队向料罗湾大摇大摆地驶去。

中午，国民党海军的美字号登陆舰驶进料罗湾码头卸货。

接到北京指示，叶飞将军果断下达“开炮”命令。

顿时，天摇地动，炮声巨响。一串串炮弹呼啸着飞出炮口，射向蒋舰。不一会就见蒋舰大火四起，浓烟滚滚，船身倾斜，船头下沉。巨大的旋涡不久就吞没了整个船身。我其他炮群以准确地火力向金门岛蒋军实施猛烈的压制射击。

通过高倍望远镜，叶飞将军看到了戏剧性的场面：美国海军特混舰队在旗舰指挥下一齐转向180度，一炮不发，便向外海驶去。

而中弹累累的国民党军舰上的蒋军，则大骂美国人不够朋友，一开炮就

逃之夭夭。他们的骂声通过报话机传到我军电台里，真是急得连密码都顾不上用了。

叶飞将军和指挥所的同志们心花怒放。猛然间，叶飞将军似乎领悟到什么：美国人气势凶凶，但他也在极力避免与我发生冲突。

这一仗以后，美国军舰仍然参加蒋军护航，向金门运送补给，但依然是我军一开炮，便高速驶向外海，游戈观战。

金门守敌陷入困境，防御工事大部被摧毁，粮食、弹药发生危机。

时间进入 10 月。

6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文告：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个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 9 月 30 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到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文告宣布：为了人道主义，福建前线从 10 月 6 日起，暂停炮击 7 天，以金门充分自由地输送供应品。

文告又一次严正警告美国政府：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

这份文告一发表，金门前线顿时炮声沉寂。持续了一个月的大规模的金门炮战终于告一段落。

后来，由于美国人又恢复了护航，我军恢复了炮击。毛泽东主席提出：“单日打，双日不打”的办法，表示既要惩罚美国人的介入，又要保证金门的补给。

打打停停，半打半停，要打就打，要停就停，打炮逐渐演变为象征性的军事行动。这样的炮战，从 1958 年秋冬一直持续到 1979 年元旦，整整打了 20 年，这也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金门炮战，始终是在毛泽东主席直接掌握和指挥下进行的。对此，毛泽东同志在几次中央会议上提出炮击金门，深刻而又风趣地说：“炮击金门，就是要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

孤胆勇士

1958年8月24日上午，晴空万里，骄阳似火。

一声尖利的战斗警报，划破福建前线某机场上空。

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发动机轰鸣声，一架米格歼击机滑向跑道。“起飞！”飞行大队长赵俊山和周春富等驾驶着8架战鹰呼啸着直插云天。

“注意搜索！”赵俊山命令道。

蓝色的天空，几朵白云悠闲地漂浮着。闽江口外的海面在机翼下碧波粼粼。

“发现敌机两架，高度1万2千米，向我闽江口方向飞来！”8号机周春富首先发现情况，立即通报全大队。

紧接着全大队一共发现7架拉烟的飞机，从马祖岛向我飞靠。

“爬高占位，准备攻击！”赵俊山果断地命令。8架战鹰投掉副油箱，齐刷刷地拉起机头，加大速度向前飞去。周春富飞在最后，一面爬高，一面警戒着后方。

今天碰上了冤家对头，号称“飞虎”的第5大队，是蒋空军的一支“王牌”，多次在我闽浙空域进行骚扰活动。今天它们依然是得意洋洋的神情。

高度上处于优势的敌机很快也发现了我方机群，便向右一扭头，迅速拉成一个扇面队形，凶狠地向下扑过来。

形势对我不利。爬高占位已来不及。赵俊山将操纵杆向下一推，猛地压低机头，率大队从敌机腹下一冲而过。

敌机扑了空，紧接着又分成两股，左4架猛向右后方转，右3架猛向左后方转，来个交叉转弯，向我机后包抄过去。

赵俊山心中明白，此刻只有加强攻击，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他果断向右急转，率领全队向右边的3架敌机扑去。

飞在最后的周春富，发现另外4架敌机继续右转过来，想从后方袭击我方机群。

情况紧急！周春富没有丝毫犹豫，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大队安全。他猛地向左一转机头，迎面朝4架敌机全速冲去，按动了炮钮。周春富的飞机尖啸着，炮口喷射着火焰，狭雷裹电，势不可挡。敌机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完全处于劣势的飞行员会做出这样常人不敢想象的动作，顿时慌乱，急忙向两边躲闪。一架敌机躲闪不及，当即中弹，拖着一股黑烟栽向闽江口外的大海里。

周春富兴奋了，一拉杆飞机钻入万米高空。他向下环视，不好，下面又有8架敌机向大队长他们奔去。原来，敌人今天出动了26架飞机，周春富同其中的11架遭遇。他明白自己处于狼群之中。

两军相遇，勇者胜。

周春富返身向下冲去。“咚咚咚……”连珠似的炮弹，截断了敌人的去路。可就在这个时候，3架敌机转身跟在了周春富的后面。空中火光一闪，为首的敌机向他开炮了。

周春富感到机身猛地一震，他知道飞机中弹了！危险中周春富不乱方寸，他紧握操纵杆，左躲右闪，一个急跃升，敌机的炮弹在他的机翼上下左右呼啸而过。

“今天跟你们来个近战拚刺刀！”周春富横下一条心，一个转身冲向敌

机群。11，惊心动魄，一个壮烈的场面出现了。

万米高空，火光闪闪，炮声隆隆，周春富驾驶着负伤的飞机，如同一只勇敢的山鹰，出没在敌机群中。他忽而一跃向上，忽而直落而下，左右旋转腾挪，一排排炮弹打得敌机乱了阵脚。一架敌机中弹负伤，返身逃窜。

敌人恼羞成怒，重整队形，一窝蜂向周春富扑来。几架敌机一齐开炮，周春富的飞机再次中弹。他眼前一阵晕黑，鲜血从额角流下，座舱里烟雾弥漫，油箱里窜出火苗。飞机向下坠下去。坚强的毅力将周春富从昏迷中催醒，他猛地拉杆，飞机紧贴着海面又一次跃起。周春富咬紧牙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咬住一架冲在他前面的敌机，狠狠按动炮钮，射出全部炮弹。敌机凌空爆炸，火光映红了周春富的面颊……。

浩瀚的东海，巍峨的武夷，为空中英雄肃然起敬。

导弹“打游击”

游击战，大多数人并不陌生，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敌人被游击战袭扰的彻夜不宁。游击战为中国人民夺取胜利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空军的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也曾经历了10年“游击战”，创造出辉煌的战绩。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国民党空军使用RB—57D和U—2等高空侦察机，经常对大陆实施战略侦察。这两种飞机飞行高度可达2万米，这个高度在我空军当时用的性能最好的歼击机实用升限之上，所以难以对其攻击，高射炮更无能为力。

为打击国民党的高空侦察机。1958年初，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共和国的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空军某部2营诞生了。

导弹在当时是绝密的尖端武器，自然被选入导弹营的都是精兵强将。当时那些干部都是高职低配，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岳振华就是由空军的一个团长调任了这个营的营长。

“党和人民把尖端武器交给你们，责任重大！”

导弹营的官兵们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凭着掌握尖端技术的神圣信念，顶着盛夏烈日，勤学苦练，硬是用4个月时间学会了指挥、操作和兵器维修技术，熟练掌握了驾驭这条“神龙”的本领。

1959年10月1日是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为保卫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9月份，导弹2营赶赴北京郊区某地，与其他歼击机群和高射炮群一起织起一张严密的网。

10月7日，在中国北部地区上空划出了一个永远的惊叹号。

这天上午，国民党一架RB—57D飞机窜入大陆，越过沿途歼击机的层层拦截，在1.92万米的高空向北京扑来。

空军首长密切注视着敌机航迹，命令2营准备战斗。

11时50分，导弹2营捕捉到目标。12时4分，营长岳振华果断下达命令发射导弹。“轰、轰、轰”3声巨响，3发导弹腾空而起，直指目标。3枚导弹全部命中，空中一团火光，敌机凌空爆炸，敌飞行员王英钦当场毙命。2营阵地一片欢呼。

2营指战员们首开世界上用导弹击落敌机的纪录，消息报到党中央、中央军委，首长们个个喜笑颜开，拍手称快。喜讯传开，全国人民一片欢腾，倍受鼓舞。

这是冷战时期的一件重要的军事事件，是世界空战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过了许多年，在世界的眼睛里，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还像迷一样飘渺。

国民党空军的RB—57D飞机被击落后，对大陆的高空侦察中断了两年多。直到1962年1月改用U—2飞机，又开始对全国各地的高空侦察活动。仅半年就出动11架次，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大部分省区。

U—2是更先进的高空侦察机。它重量轻，滑翔性能好，飞行高度可达2.2万米。最大时速1000公里，续航能力长达9个小时。装有先进的高空摄影机，可摄取大面积地幅目标。

对付U—2，我歼击机更是力不从心，重任又落到地空导弹部队肩上。然而，当时我地空导弹部队寥寥无几，守株待兔式的要地防空作战不能有效的

打击敌人。为积极寻找战机，空军领导决定，在 U—2 飞机活动的航线上实施机动伏击，“用导弹打游击，和敌人斗智！”1962 年 6 月导弹 2 营挥戈南下，开始了导弹部队“打游击”的艰难征程。

导弹 2 营首先在湖南长沙，伏击 2 个月未遇战机，又悄悄“游击”到江西南昌，在市郊一个长满小松林的丘陵地域设下埋伏。

9 月 9 日，星期天，上午 6 时许，国民党空军的一架 U—2 飞机由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以 2 万米高度进入大陆上空。一个半小时后距 2 营 500 公里，2 营进入一级战备。

电话铃响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声音从耳机中传来：“岳振华同志，你看到 U—2 出来了吗？”

“报告司令员，看到了！”

“把它揍下来！”

“是！”

U—2 飞机直逼南昌。

目标指示雷达不断报告距离：150 公里……120 公里……100 公里！

该开导弹制导雷达了。可是营长岳振华脸色铁青，沉默不语。他要打一场近战。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

“开机！放！”随着岳营长的话音刚落，3 枚导弹冲天而起。

几乎就在同时，U—2 飞机的光点在荧光屏上骤然改变了方向，可惜为时已晚，它被导弹咬住了。片刻之后，荧光屏上闪出一片明亮的光晕，那是 U—2 被击中爆炸后的回波。

“打中了！打中了！”

岳营长跳出指挥车，奋力把军帽抛向天空，阵地上官兵们无比兴奋。

飞机残骸坠落在南昌东南 15 公里罗家集附近，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陈怀中中弹丧命。

台湾震惊！

世界震惊！

当天，周恩来总理闻讯后，高兴地说：“很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 U—2 飞机前几天入侵苏境，他们只是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他亲自给 2 营打电话祝贺。

9 月 15 日首都 1 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会庆祝。

9 月 20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听取了刘亚楼、岳振华的汇报。

“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毛泽东非常高兴，大加赞扬。

国民党空军 U—2 飞机的窜扰活动虽然受到打击，却未因此而收敛，又在机上加了一种新的电子预警设备，能够探知本身是否已被地面雷达探测出来。只要你制导雷达一开机，它转身就跑，根本不进入导弹有效射程，因而变得更加“耳聪目明”。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2 营官兵开动脑筋，人人献计献策，研究打击 U—2 的新对策。岳振华又带领全营反复进行了 8 次实兵演练，终于创造出一种“近快战法”。

1963 年 10 月，导弹 2 营转至江西、浙江交界的几个地区设伏。11 月 1 日在江西上饶上空，他们用“近快战法”，将窜入大陆至甘肃而后折返飞行的 1 架 U—2 飞机击落，国民党少校飞行员叶常棣跳伞被擒。

第二次击落U—2飞机的胜利喜讯立即传到北京。12月26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岳振华“空军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64年6月6日，国防部又授予这支功勋卓著的导弹部队“英雄营”称号。

“英雄营”再显英雄本色，1964年7月，他们又进入福建沿海漳州地区，再次打出国威军威。

我两次击落U—2飞机后，国民党中的其他飞行员已成惊弓之鸟，都不愿意进入大陆冒险。但少校飞行员李南屏却例外，此人曾驾驶U—2飞机12次窜入大陆纵深进行侦察，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数次获国民党授予的“英雄”称号，被国民党空军吹嘘为“空中飞虎”。他曾夸下海口：“大陆有飞弹，也打不着我，我不怕！”十分狂妄。

导弹2营早已憋足劲，要与此君较量。

无巧不成书，7月中旬，国民党同时出动2架U—2高空侦察机和1架RF—101低空侦察机入窜大陆，其中就有李南屏。RF—101飞机和其中一架U—2飞机飞到漳州以南上空一露头就窜回海上。机智的岳振华未令开制导雷达，沉着地与敌机周旋。而另一架U—2飞机从广州方向窜入，从汕头折回海上，得知前两架飞机在漳州未发现“飞弹”，便改变航向，从南澳岛重新进入大陆，飞向漳州地区。我远方雷达早已盯住敌机动向，情况不断通报导弹2营指挥所。

岳振华胸有成竹，还是“近快战法”。敌机进入火力范围，岳振华抓住战机，下令“开火！”。敌机被击中，一头栽向漳州东南7公里的红板村旁。人们发现，死在机舱内的飞行员正是李南屏。岳振华和官兵们欣喜万分。

“这个部队在哪里？我要见见他们。”毛泽东同志表示出对这支英雄部队的厚爱。

7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2营全体指战员，并合影留念。在空军乃至全军，以整营建制单位受到如此待遇的，仅此一家。

1968年3月，“英雄营”在第二任营长陈辉亭的指挥下，于广西南宁又击落了一架敌无人驾驶飞机，为该营机动作战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10年国土防空作战中，导弹部队共击落9架敌机，而导弹2营这支英雄部队就击落了5架。

1969年初夏，“英雄营”挟着辉煌和神威，结束了8年的“游击”生活，挥师北上，再次回到北京，担任起保卫共和国首都的重任。

西藏平叛

1959年，西藏拉萨。一股阴霾的云团笼罩在高原上空。

这天，西藏军区司令部会议室气氛凝重，军区政委谭冠三在主持着这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话题从西藏的和平解放谈起。

1951年中央与西藏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人民有了摆脱黑暗与野蛮，走向新生的光明，1955年4月，根据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带有政权性质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了。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和农奴主阶级的反动上层分子，越来越对“17条协议”开始了由暗到明的公开反对和破坏执行。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西藏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

党中央毛主席对西藏的改革采取了极为稳妥和谨慎的态度，1956年底，明确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不是改革，也要视情况再定，同时减少了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的数量。

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视中央的忍让和等待为软弱，加紧了分裂和叛乱活动。

“把这一段时间来的情况跟大家说说。”谭冠三政委把目光投向作战参谋。一连串邪恶与残暴的事实摆在与会者的面前。

1957年，川甘青三省西藏藏族地区的上层反动分子，在噶厦政府地默许下成立了名为“曲细岗珠”的叛乱组织，以统一策划和指挥全西藏的叛乱活动。

1958年4月这个组织与哲蚌寺、色拉寺、甘寺等三大寺及西藏藏军中的作恶分子，分别签订了叛乱计划和同盟书，各自划定发动叛乱的地区，从此一系列的罪恶活动与流血事件开始了。

6月，“卫教军”。抢劫了噶厦政府甘曲部寺庙的军火库。把山南地区建成了“根据地”。

叛乱分子伏击我军的运输车辆，多次杀害我军人员，仅12月18、19两日，叛乱分子杀害我军副团长春和以及官兵93人，杀伤35人，制造了一起罕见的血腥暴行。

这场血腥行动从康巴藏区逐渐扩大，一些被蒙骗者在农奴主高额悬赏下也武装了起来。

刚刚被我军修通的公路被破坏……

进藏的大批军用民用物品被抢被烧……

新架起的桥梁被拆毁、烧坏……

我军驻地和不少工作队驻地被袭击……

叛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军区保卫部的同志又进一步介绍情况：

青海、四川等地藏区的叛乱队伍开始不断汇聚，并向拉萨靠拢。

“人民议会”分子在拉萨的活动达到高潮，各种传单、报纸、议论弥漫了拉萨的大小街头。

各种武器装备，有关人员秘密的、公开的潜入了拉萨。

大量由国外敌对势力提供的叛乱物质也被人偷偷运进拉萨附近的大小寺院和有关地点藏匿起来。

连日以来，西藏地方政府连连召开各种秘密会议，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大昭寺内各种神秘人物进进出出，一派紧张气氛。

目前，藏军的全部主力已进驻了拉萨。

“看来要有一场大的较量。我们要坚决执行中央和军委指示，做好应变和各种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谭冠三政委站了起来，抬起的手臂有力地一挥。

2月初，是西藏人民传统的“驱鬼节”。西藏军区领导应达赖喇嘛的邀请，前往布达拉宫观看隆重的跳神表演。

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西藏军区首长出于通常的礼节，向达赖喇嘛发出请他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的回请。达赖喇嘛欣然答应。

军区首长与达赖喇嘛相约3月10日再见，友好地握手告别……

但就是这样一种正常的来往礼节，竟然成了噶厦政府煽动群众情绪，发动全面武装叛乱的借口。

一片危言耸听的谣传立即传遍了拉萨的大街小巷：“达赖喇嘛要进军区，这是解放军设下的圈套要抓他”。“解放军要对达赖喇嘛下手了，大家千万不能再等待了”一时间，整个拉萨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不明真象的人纷纷祈祷，要求保护神王。局势呈现出了险恶紧张的气氛。

3月10日一大早，噶厦派出人骑马在拉萨全城叫喊“军区准备了直升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煽动不明真相的俗人众僧纷纷走上街头。一时间拉萨大乱。

为了稳定局势，谭冠三政委仍按计划派军区副司令桑颇·才旺仁增去布达拉宫，请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戏。但在途中却遭到叛乱分子的竭力阻拦，混乱中，反动上层集团唆使叛乱分子将桑颇·才旺仁增打成了重伤，凶残地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干部、爱国人士索郎降措，并残绝人性的将其拖尸示众。

紧接着，叛乱首脑人物在罗布林卡开会，由绒郎色、堪仲土登降秋、孜本雪苦巴、索安旺堆等人主持，成立了指挥部，宣布公开叛乱，发出了“从10日起就正式站出来，同中央决裂，为西藏独立而大干一场！”的反动叫嚣。

刹那间，分散在拉萨周围的叛乱分子，藏军和三大寺的武装喇嘛7000余人，在叛军指挥部的号令下，一举占领了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等要地，构筑工事，将我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和自治区筹委会团团包围，并不断进行冲击和挑衅。

整个拉萨内外，一片黑云滚滚，充满了腥风血雨的恐怖气氛。

西藏发生的突变，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给了精辟分析，毛泽东指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这种‘被迫’是好的”他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分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并指出争取在拉萨大打一仗更为有利。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谭冠三高兴地一拍桌子说：“好！”遂即拿起电话：“我命令，各部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坚决平息叛乱。”

平息叛乱的战斗就此拉开了序幕。

噶厦自知动起手来决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因此他们使出更阴险的一招，

逼达赖出走。面对复杂的局势达赖没了主意，便来到罗布林卡内的“贡布拉克”神殿里进行占卜。分别写着“宜走”、“宜留”的纸条包在两个糌粑团里，放进宝瓶。达赖焚香磕头，口里念念有词。达赖摇动宝瓶，众人都紧张地盯着。忽然宝瓶里跳出一个糌粑团，达赖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宜走”。达赖还想再占一次，众人哪里答应。达赖及其随同人员索康、柳霞、聂苏三个噶伦、达赖经师林仓、副经师赤江、代理基巧堪布噶章、副官长帕拉、达赖的母亲、姐姐，一代本彭措扎西、二代本扎西白惹、四代本多卡色和随行亲属及担任警卫的 200 名藏军共 600 余人，于 17 日夜 10 时左右，乘当晚夜色昏黑，渡过拉萨河，去往山南，从那里进入印度。

3 月 20 日凌晨 3 时许，拉萨的叛军几千人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向解放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坚决、迅速、彻底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党中央下达了命令。

“乒、乒”两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我军部队的各种火炮猛烈开火，“轰轰”的爆炸声强烈地震撼着雪域高原。不到一个小时，英勇的解放军官兵们便从几个方向突入敌阵，很快将市区内的各处叛军分割开来，包围住。

11 点左右，攻击药王山叛军主要据点的战斗打响。愤怒的炮弹准确无误地落在叛乱分子头上，敌人阵地上一阵鬼哭狼嚎，血肉横飞。

在轰隆隆的炮火掩护下，我军步兵分成两路向着药王山猛冲了上去，硝烟弥漫，杀声震天，解放军官兵们个个争勇当先，刺刀杀出血路，手榴弹炸开通道，叛军们尸首分离，脑进骨断。一番激战，先头部队夺取了制高点，切断了西郊叛乱武装与市区的联系，打断了敌方伸出的手脚。

同时，各处的捷报传到了我军司令部：

“叛军主力已逃散，只有零星抵抗在继续。”

“市区的公路要道已夺回，敌军在逃窜。”

面对着迅速扭转的战局，军区首长果断命令夺取罗布林卡！

罗布林卡是叛军指挥部，顽固的叛乱分子用重火器封锁了全部道路，并在外围设置了若干个火力点据守。

进攻部队与敌人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争夺。天渐渐黑了下來。夜幕的降临，使叛军产生了恐慌，我军乘势一举突入宫内，与叛乱分子展开了近战。罗布林卡内枪声大作，四处火光，敌我双方都寻机凭借宫内建筑物撕杀，战斗十分激烈。1 小时后，我军西头部队攻入了院内，形成两面夹击之势，叛军无力抵抗，土崩瓦解，纷纷逃跑，弃路奔命而去。

叛军总指挥部被彻底粉碎，叛乱武装群龙无首了，开始走向了全面溃败之路。

凌晨，各部队对其余被围之敌一个点一个点地拨除，一伙一伙地消灭。

经过了 47 小时的激战，3 月 22 日早上 9 点，最后一股叛军举起了白旗，西藏地方政府和反动上层集团在拉萨地区发动的武装叛乱已被我军彻底粉碎平息！

3 月 23 日，中央军委下令解除藏军武装，彻底地挖去了反动上层集团发动叛乱的根子。

随着拉萨的武装叛乱被我军彻底平息，西藏其余地区的叛乱分子犹如惊弓之鸟，他们一边做垂死顽抗的准备，一边选择着失败后流窜国外的逃命之路。

党中央向西藏军区发出了断然命令：“坚决、彻底、干净的肃清西藏境内所有的叛乱武装。”

4月4日，我浩浩荡荡的平叛大军分成4路，向山南开进。部队在渡过雅鲁藏布江后，第一路沿江向曲松、哲古方向进击；第二路分左右两翼迅速插至隆子宗、达马宗、错那宗一线地区，切断叛匪南逃之路；第三路进行正面攻击；第四路捕歼白池、浪卡子、打隆地区的叛乱武装，防其西逃；第五路担任机动任务，防止叛乱武装越川藏线逃跑。

山南地区的这一股叛乱武装十分狡猾，他们将其主力分成几股队伍活动。在末日来临之际，仍然妄图与我军进行顽抗。扬言要和解放军平叛部队“拼个你死我活！”

由于在我平叛部队的进行过程中，遇到气候道路等等多种没有预计到的突然情况，部队的行程有了变化。第二路的右翼部队进展很快，顺利到达，但左翼部队则未能按期到达指定地区。因此，担任正面进攻的第三路部队主力，就地等待休整两天，以期汇合两翼部队，因而延误了战机。待发起进攻时叛乱分头没有抵抗一会儿，就纷纷逃命，夺路向境外奔去。我平叛部队未能全部歼灭山南叛乱武装。

尽管如此，这个叛匪的指挥部在我军沉重打击下，彻底崩溃了。

我平叛部队没有停顿。7月，将纳木湖地区叛乱武装4000余人全歼。9月，消灭了地卡叛军5000余人。

驻藏部队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于1960年2月对西藏东北恩达一带高寒山区的沿边叛乱武装展开了攻势。至年终，西藏全区仅剩1000余名零星的叛乱分子。

又经1961年的围剿歼，叛乱武装大部分被我军歼灭，少数人逃往了境外，全区的叛乱彻底被平息下来。

从此，西藏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正义守边防 奋勇斗顽敌 ——记中印自卫反击战中的某部班长吴元明

1962年9月18日，我山南军分区边防2团3连7班，依旧守卫在择绕桥西我方一侧阵地上。这时，印军的一个连，无理的围着桥头修筑地堡，拦阻我军哨兵过桥。面对着印军的挑衅，我边防哨兵坚决执行党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守卫着桥西阵地。

这一天，3连7班班长吴元明向桥西走过去，执行正常警戒任务。桥西的入侵印军企图阻止他过桥，摆手，叫喊，端起枪威胁，但是吴元明坚定的走上了哨位。入侵印军向他冲来，印军一个军官带着二十多名士兵，端着机枪、冲锋枪和上了刺刀的步枪，哗啦哗啦地拉开了枪机……

吴元明并没有害怕印军威胁，而是正义的警告入侵印军：这是中国的领土，决不允许任何人侵犯。理亏的印军士兵，被中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吓破了胆，悄悄的溜走了，两天过去，入侵印军贼心不死，他们又在我边防哨兵身旁修起一座地堡。几个入侵印军士兵，躲在地堡里，用枪瞄准吴元明，比划着，叫喊着，企图逼使吴元明离开哨位。吴元明依然坚定地站在哨位上。

这时，一个印军士兵突然钻出地堡，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向吴元明身边逼近，眼看那刺刀要触及吴元明的胸膛了。吴元明寸步不退，端起冲锋枪，怒视着这个入侵印军。他明白，作为一个边防哨兵，不仅要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而且肩负着执行和维护国家对外政策的重任。绝不能先打第一枪，不能给印军以任何口实。

吴元明坚定的目光同印军士兵对视了几分钟，印军士兵的目光逐渐地畏缩了，慢慢地低下头，双手颤抖，全身哆嗦着退了回去。另一个印军士兵来替换。在短短的一个钟头，入侵印军竟换了五六个哨兵对峙，都被吴元明的英雄气概吓破了胆。

这天夜里，最后一班哨又是吴元明。上级传来命令：印军要搞新名堂。吴元明机智地移动了哨位。9月20日深夜24时，啪啪两声枪响，子弹掠过我军哨兵白天的哨位。紧接着地堡里又投出一枚手榴弹，在我军白天的哨位上爆炸了。树后的吴元明，一听印军打响第一枪，迅速翻滚到山坡下，一边观察，一边准备还击。

印军向我方阵地猛烈地射击，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吴元明忍无可忍端起了冲锋枪，横扫入侵的印军。他带领战士们在桥西战壕内给侵略者以坚决地还击。

吴元明的脚负伤了，激战直到深夜，由于夜暗，入侵印军的进攻暂时停下来。负伤的班长吴元明仍然坚守在桥西战壕里。第二天，印军地堡枪眼里，伸出来一个小包，小包绑在木棒上，正向桥头送去。印军要炸桥！吴元明一面用冲锋枪掩护，一面让战士冲上去把它拔掉了，敌人的阴谋又失败了。

面对印军的一再挑衅，我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自卫反击了。满腔愤怒的吴元明那肯养伤，他再三向党支部申请，要求担任爆破入侵印军地堡的任务。望着他那执着的目光，党支部同意了他的请求。

吴元明怀抱炸药包，勇猛地冲过择绕桥，左躲右闪，迅速接近了印军地堡，只听见一声巨响，印度侵略者的一个地堡摧毁了。吴元明又掏出4颗手榴弹，投向火光冲天的入侵印军阵地。炸的印军士兵死的死，伤的伤，余下的仓惶退了回去。战斗中，吴元明勇敢顽强，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战后，国防部为了表彰吴元明同志的英雄行为，授予他“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勇猛善战 首战告捷

1962年10月20日，早晨7时30分。中印边界克节朗地区反击战打响了！

榴弹炮、迫击炮、加浓炮，万炮齐发。印军的炮兵阵地和第一道防线，被我炮兵群的猛烈炮火，轰得像一锅滚开的水，阵脚大乱。

硝烟弥漫，泥尘飞扬，炮弹炸起一团团黑色的烟火柱，竖起数十丈。

等待出击的全线官兵们被这复仇的炮声震撼的无比兴奋。凝聚多日的心头之火，一下子迸发出来。

一年多来，印度军队不断吞食我国领土，并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官兵多人，制造流血事件。为了打击印军的扩张行径，保卫祖国边疆领土安全，创造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条件，党中央决定对印军的进攻坚决予以反击。

人民解放军擎起了正义之剑！总攻开始后，人民解放军的三支利箭分别射向卡龙、沙则和章多，对入侵的印军第7旅形成了包围态势。

前赴后继，勇夺卡龙

炮火在延伸。团长刘广桐，用望远镜观察着部队的攻击。

“好家伙，真是一群猛虎！”

突击队向敌主阵地发起勇猛冲击。枪炮声和喊杀声响彻山谷，战斗异常激烈。

“2营进展顺利！”作战参谋报告。

“1营怎么样？”刘广桐急切地问。

此刻，由于3连穿插方向偏离，歼灭卡龙据点印军的任务由2连独立承担起来，形成了一个连攻打印军1个连的局面。

艰难之中越显英雄本色。“进攻决心决不动摇。”连长高有贵命令道“尖刀排突击！”排长帅全兴带领着5、6班，从地上跃起，像利箭一样射了出去。

敌我相互交织的火网下，战士们时而卧倒，时而跃进，两个班互相掩护，很快突破印军前沿阵地，向东北方向直扑印军的地堡群。

印军见阵地侧后被突破，急忙集中火力，封锁2排的前进道路。“哒哒哒”密集的子彈在战士们的头上飞舞，打在岩石上迸出一道道火花。连长高有贵一边喊着“机枪压制敌人”，一边操起一挺轻机枪狠狠地向印军阵地射击。

战士们密切协同，逐堡攻击，不到半个小时，连克印军地堡18座，我无一伤亡。

“打得好！”2连长高有贵兴奋地喊道，同时命令各排向敌纵深猛攻。

敌人展开了疯狂的抵抗，利用地堡工事，组织起交叉火力，飞蝗般的子彈，组成一道密密的扇面火网，封锁着前进的路线。

6班长阳延安牺牲。

战士徐瑞清中弹倒下，……。

“为牺牲烈士报仇！坚决消灭敌人！”副班长曾祥智立即指挥全班继续战斗。

新战士刘汉斌拎起班长的冲锋枪和手榴弹冲了上去，李世国利用弹坑掩

护，向敌地堡接近……。

“轰”“轰”，随着一阵阵爆炸声，印军的一座座地堡飞上了天。

敌人拼命抵抗，2排打的十分艰苦。

一阵子弹打来，曾祥智的头部负了重伤，“……”嘴唇动了几下，终于没有发出声音，他用手势指挥战士们冲击，艰难地举起冲锋枪射出了一梭子子弹，便闭上了双眼。

紧要时刻，战士杨秀洲大喊一声“全班听我指挥！”猛然跃起，一手端枪射击，一手甩出手榴弹，冲向印军地堡。战士们紧随其后，又是一阵猛打。战士颜瑞成、何德忠，从右翼攻击印军营指挥所的大地堡，先后负伤。“豁出命也要炸掉它！”两人互相鼓励，爬着前进。又一阵子弹打来，距地堡8、9米，两名战士牺牲了。

战斗中杨秀洲、李世国也牺牲了。最后只剩下新战士刘汉斌1人。6班的战士们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用鲜血和生命换取了攻克印军27座地堡，歼灭印军55人的辉煌战绩。

负伤的排长帅全兴，把全排5名同志召集在一起，“同志们，祖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现在编成一个战斗小组，坚守住阵地，配合全连消灭敌人！”战士们把枪、弹集中放在几处，来回打击敌人。5班长大腿被打穿，就在阵地上爬来爬去，一直坚持到胜利。

尖刀排的英勇行为，鼓舞了2连全体官兵。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冲杀，越战越猛。全歼卡龙守敌143人，为全线作战的胜利建立了功勋。

全团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敢于穿插，孤胆作战，仅用了3个多小时就歼灭了枪等、卡龙之敌。

攻克沙则，砍掉右翼

沙则位于克节朗河谷东端，东临娘姆江曲，西靠拉丁山，南面仲昆桥，是印军通向后方的咽喉。3年前印军侵占该地，就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据点，苦心经营，构筑了大小地堡100多个，企图凭坚固守。

打掉沙则据点，就砍断了克节朗之敌的右臂。

枪声、炮声、手榴弹声、冲锋号声和喊杀声，汇集成一支威武雄壮的战地交响曲。

154团9连担任主攻，官兵们在腾飞的硝烟中，如猛虎蛟龙，向沙则印军发起猛烈冲击，冲杀声震天撼地。

濒于灭亡的敌人，钻在坚固的工事内，居高临下，垂死顽抗。密密麻麻的地堡群，组成了直射、侧射、倒射的交叉火力，严密封锁着主阵地。

“1排长，向左侧攻击，把第1个地堡拿下来！”连长命令道。

“是！机枪组掩护，爆破组跟上！”

2班长张映鑫带着突击组猫着腰冲了出去。一班长唐焕章的突击组紧跟其后。

“轰”：爆炸成功。第1座地堡哑巴了。

唐焕章迅速扑向第2座，投入一颗手榴弹，又用冲锋枪打了一个点射，消灭了敌人。

3座、4座……两个小组交换掩护，连接着打掉6座地堡。

突然一座地堡死恢复燃，从后面打来的子弹击倒了战士钟尉平。张映鑫骂了一句：“兔崽子，从背后打黑枪！”返回来向地堡内投进了手榴弹，但

被印军甩了出来，印军的机枪仍在扫射，冲击中的战士又有几个倒下了。张映鑫怒火中烧，拿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塞进地堡，并挺身扑了上去，用双腿堵住枪眼。

“轰”的一声巨响，地堡内的印军尸骨横飞。张映鑫英勇牺牲了。但他用生命和鲜血为战友们开辟了胜利通道。

“为张映鑫烈士报仇！”

“向敌人讨还血债！”

战士们在激愤的口号声中更加英勇，踏着英雄们用生命和鲜血突破的道路，一举攻占了主阵地，全歼守敌。

9连向主阵地突击的时候，7连经过一番苦战，突击到仲昆桥，切断印军的前后方联系。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战斗异常激烈。

副连长把5挺机枪集中过来，指挥压制着桥南侧的印军火力。

“哒哒哒”机枪喷出的5条火舌飞向桥南。

“轰轰轰”硝烟在敌阵中弥漫。

8班的6名战士组成了3个爆破组轮番出去，炸药包不断在桥上轰响。

第6次爆破，仲昆桥已经摇摇欲坠了。

“副连长，我去彻底炸了它！”紧要关头副班长高平贵再次挺身而出。

“机枪给我狠狠地打！”副连长命令道。

“哒哒哒”，敌人也在疯狂地射击，子弹在高平贵的四周飞舞着。

高平贵时而匍匐，时而翻滚，时而跃进，时而卧倒，机警地躲闪着敌人的射击。

导火索“滋滋”地闪着火花，高平贵刚回到桥头，一声巨响，随着滚滚浓烟的腾起，仲昆桥拦腰断成两截。

印军阵脚大乱。没多久，154团全歼了沙则敌军。

穿插迂回，全歼7旅

头天深夜，团长李德荣令其所属1营由尺冬出发，向章多迂回过去。

章多，是印军在克节朗河谷地区的指挥中心，印军第7旅就驻扎在此地。

打掉章多，使其群龙无首。

山风拂动草梢，荒谷神秘宁静，月亮阴进云层，山林一团黑暗。1营钻杉林、攀岩山，行进十分困难。

“命令全营由1路纵队改为4路前进，一定要准时到达进攻位置！”营长发出指示。

战士们搭人梯、吊绳索，强爬硬钻，跳、翻、滚、滑硬是征服了悬崖绝壁和原始森林，终于按时插到章多守敌的第一道阵地——4300高地。顾不得12个小时的艰苦跋涉，1营立即发起了攻击。

主攻连是2连。

连长率1排右翼迂回，指导员率3排从左翼攻击，副营长指挥3排及火器排从正面进攻印军依托工事，猛烈射击，疯狂抵抗。十几挺机枪同时扫射着，密集的子弹呼啸着，声如阵阵风涛。

战士们趴在地上，瞄准敌地堡的火力孔狠狠射击一阵，将敌人火力战士暂时压下去，立即跃身而起，猛冲十几米，在敌人火力恢复后又爬下来寻找跃进的时机，就这样一步步逼近印军阵地。

“冲啊！杀啊！”1、2排一阵猛打猛冲，从两翼楔入敌阵地，3排从正

面突了上来，一下子把敌人分割成数块。

战士们用刺刀、手榴弹与印军展开激战。刺刀闪亮，血溅魂飞，印军惊慌失措，乱躲乱窜，有的钻进石缝顽抗，有的跳下石崖挣扎。2连官兵们越打越勇。藏族战士嘎马朗吉，刚从石崖上跳下，被5个印军围住。嘎马朗吉大吼一声，挺枪刺中正面的印军，向后一枪托击中身后印军士兵的面门，其余3个见状，转身想跑，嘎马朗吉那肯放过，连刺带砸，3个印军士兵命丧黄泉。

中午时分，1营全歼了4300高地印军。

4300高地一丢，章多之敌全线崩溃。

印军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带了十几个人逃了出去，钻进一片森林，正自鸣得意。不料中国边防部队的追击部队很快追了上来。副连长彭君先带领10多名战士冲进森林。达尔维准将与手下几十个人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面对中国军队，他叹服地说：“你们在24小时内消灭了1个旅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鏖战长空的“小老虎” ——记战斗英雄舒积成

1965年4月，国防部授予击落美、蒋飞机的海军航空兵某部副大队长舒积成“战斗英雄”称号。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关于学习舒积成同志发扬革命精神、切实做好战备工作的号召。

这一天，刚刚从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归来的舒积成，穿好飞行衣，拿起图包，等候着到机场的命令。

战斗警铃响了。舒积成快步飞跑跨进机舱。只见两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随着发动机的隆隆吼叫，银鹰飞上天空。在地面引导下，舒积成加速升上高空，及时发现了美国空中强盗。他从瞄准光环里，看清了空中飞贼，暗暗地提醒自己：要沉着，不打则已，打就要把它打得粉身碎骨！距离在迅速缩短，600米、400米……舒积成猛按电钮，“轰轰轰！”一排炮弹向着飞贼打去。眨眼间，“轰”的一声巨响，敌机在空中爆炸了。舒积成穿过爆炸的烟火，准备再给它几炮。但是，用不着了，这个空中强盗，冒着浓烟，翻滚着栽下去了。

这是舒积成第二次打下敌机了。这一天是1965年3月31日。

舒积成是在一个英雄的部队里成长起来的。这个部队在抗美援朝作战中，敢于打硬仗，什么美军，什么联合国军，统统不在话下。面对穷凶极恶的美军大机群，面对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老牌驾驶员，他们无所畏惧，穷追猛打，使敌机胆颤心惊。

舒积成来到这个部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论述，听老同志讲了这个部队光荣的战斗历史，有多少英雄形象在鼓舞着他：前任团长宋阁修曾经带领他的战友，冲进四倍于己的美强盗的大机群中，左击右打，一举击落敌机三架。其他敌机吓得惊惶失措，狼狈逃窜。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战士荣誉勋章的王昆和僚机王海成，在一次空战的返航途中，遇见敌机。他俩在油量极少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扑上去，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王昆在浙东前线猛追敌机，从4千米打到离海面只有70米，将敌机打落海里。还有击落击伤敌机3架的王鸿喜。每当想起这些勇敢战斗的同志，舒积成感到浑身是劲。每当他看到王昆的飞机上那五颗闪光耀眼的红星，心里就充满着战斗的激情。他在日记上写着：我一定要干掉入侵的敌机，在自己的飞机上也涂上一颗一颗的红星。

不久，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58年，全国人民正在欢度春节，国民党一架RB—57型喷气侦察机，窜入我大陆企图侦察。驾驶这架飞机的，是国民党空军上校赵广华。他刚从美国训练回来，曾获得过美国的“飞虎奖章”。这次，他得意洋洋，以为自己飞得高，奈何他不得。

除夕的夜晚，天快亮了，舒积成和长机胡春生接到起飞歼敌的命令。

只见两架战鹰迅速腾空而起，一直飞到高空，舒积成这个初次参战的“小老虎”，当发现敌机在自己的右下方时，他激动地报告：“发现敌机！”这时，一股怒火直从心中冲起，他恨不得一口把敌机吃掉。但他立刻意识到，自己是僚机，主要任务是掩护长机进攻。于是，他及时提醒长机胡春生：“打开射击环，准备攻击！”

中队长胡春生一面命令舒积成掩护，一面对准敌机直冲过去。胡春生连

续三次开炮，舒积成高兴得大叫：“打着了！打着了！”胡春生命令他：“再狠狠地给他几炮！”舒积成立即一推机头来了个鸽子翻身。飞机在空中半滚半转向着敌机扑去。那位刚从美国回来的“飞虎上校”，万万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么两员虎将，弄得他逃跑不能，还手不成，只有等死了。“轰轰轰！”一排排连珠炮弹射向敌机，敌机连续发出爆炸的火光。舒积成眼看敌机在燃烧、在下栽，但他还不放心，冲下去，对准下坠的敌机又补了一串炮弹。舒积成把飞机拉起来，向下一看，只见一团火球掉进了大海。这一次战斗，舒积成那种勇猛顽强敢打敢冲的作风，已初露锋芒。这个部队那种敢打敢拼的战斗传统被这个“小老虎”接过来了。

舒积成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古人说，‘枕戈待旦’，就是时刻准备敌人进攻，晚上睡觉也把枪当枕头，等待着天亮。”

夏天的一个训练日，烈日当头暴晒，跑道上热得烫脚，汗珠滴到地上，一下子就干了。银燕在停机坪上，闪着强烈的亮光。舒积成从二等战备进入到一等战备。他坐在座舱里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听着指挥员的命令。没有一点风，周围的热空气紧紧地包裹着他，满身的热汗顺着衬衣向下流，负荷衣里的衣服湿透了，汗水从头部、脊梁流到皮靴里。他多么想解开衣扣透一透气，但是他懂得：解开一个扣子是很简单的，但解开了一个扣子，等于打开了松懈麻痹思想的大门，会被敌人钻空子。所以，他还是一动不动，手扶着操纵杆，瞪着眼睛，静静地等待着。热，算得了什么！他想的是，怎样以最快的起飞动作，给敢于侵犯祖国领空的敌机以迎头痛击。这里流行两句话：“天热不如心头热，打落敌机风自来”，充分地描绘了他们不怕艰苦、不怕疲劳、有高度警惕性的英雄性格。

冬天，大雪纷飞，风沙迷目，滴水成冰。舒积成为了在跑步进入一等战备时，缩短几秒钟时间，每天练长跑。白霜盖满灰黑色的毛衣领，呼出的气也在帽沿上凝成冰霜，他却满头大汗，热气腾腾。那风雪，那严寒，都阻挡不住舒积成的顽强意志。所以，在进入一等战备时，他从休息棚三步两跳，用几秒钟时间就跑到了飞机的座舱，而且脸不红，心不跳，手不颤，气不喘，沉着地做着战斗动作。他常说：“时间，对我们飞行员来说，是最宝贵不过了。有时提前一秒钟，敌机就会粉身碎骨，迟一秒，敌机就会逃掉。”

舒积成不仅在部队里是这样，而且到北京开会，或者回家探亲，都忘不了这个“打”字。不论在招待所里，还是在火车上，只要一静下来，他就进行“思想飞行”了。从起飞、接地到冲击、返航，整个战斗过程想得一丝不苟，有时还拿出小本子，写出对付敌机的各种方法，以便回部队后马上就能参加战斗。1959年12月，舒积成，回故乡结婚。在家里他看到家家户户都在张灯结彩，准备过新年。他忽然想起1958年过春节时打RB—57型敌机的事来，狡猾的敌人总想趁人民欢度节日时来捣乱。想到这里，他心里不安了。婚后的第三天晚上，他就把自己的心情告诉爱人，又说服了母亲、哥哥、嫂嫂。第四天，他乘汽车、赶火车，急如星火地赶到了部队，参加了节日的战备活动。

在舒积成的启发和影响下，他的母亲和妻子都非常支持他。当舒积成执行战斗任务，或转场时，母亲总是对他说：“你放心去吧，孩子由我照顾！”妻子周世秀鼓励他说：“我等待着打下敌机的胜利喜报！”

当舒积成还是一个新飞行员的时候，他在英雄精神的鼓舞下，求战心切，向党支部要求早日参战。领导上对他说：“旺盛的求战情绪必须永远保持，

但和敌人交手，必须熟练掌握手中武器。敌人在磨刀，我们的刀要磨得更锋利。”

是啊！本领没有练硬，怎么能更好地消灭敌人呢？于是，他苦练精练，抓紧点滴时间练。有一次室外刮着七级的西北风，手冻得发麻，脸冻得发紫，舒积成为了练习攻击中的一个动作，整整练了2个多小时，直到练熟了为止。进行飞行科目，哪一个动作没做好，他就拉着别人和自己一起钻研，好像不知道疲倦。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学习理论有不少困难，但是，困难在舒积成面前好像一个个都变的老实了。每一次飞行前的准备工作，他都是反复钻研，飞一次，进一步。飞行手册中关于飞行中特殊情况的处理部分，他都可以熟练地背出来。

舒积成十分清楚，空中作战必须力争首次命中，否则，一眨眼就会失去战机。为此，他想尽各种办法苦练打得准的本领。在飞水平攻击练习时，按一般规律有几种攻击方法，可是，从哪里突破呢？他心中也没有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回过头去总结了以前练习的经验，找到了自己攻击动作中的弱点，终于依次解决了难点，并且从历次射击的实践中总结出了的经验，经过苦练，达到了神炮手的水平。

他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只为家庭活着，这是禽兽的私心；只为一个人活着，这是卑鄙；只为自己活着，这是耻辱。

舒积成从一个放牛的穷孩子，成长为一名空军飞行员，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成为战斗英雄，是他用革命传统陶冶自己的战斗意志，用英雄形象鼓舞自己不断前进；是他对党忠诚，对敌仇恨，勇于为革命事业高度负责，英勇献身的结果。

舒积成为我军光辉的空战史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鲜血染红的阵地

高炮4小队的阵地，设在越南北方保河车站和铁路西侧的小山岗上。由于这一地幅狭窄，其他两个小队的阵地配置在几十到几百米的周围。这个阵地靠近高炮部队要保卫的目标——太原钢厂。它就像一把利剑，插在敌机的航线上。由于靠近敌机俯冲点，对敌机的威胁最大，因此成了美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自去年的11月入越以来，至今，4小队与兄弟部队一起已抗击了敌机的6次攻击，阵地如钢钉一样死死地钉在那里。

6月20日中午，保河上空的浓云，被强劲东南风吹走了，天气很快转晴，在明澄的天空中，只有东方高高地漂着几朵稀疏的白云。太阳出来不久，就好像弄翻了火盆，滚烫滚烫地往下倒着热，人站在山头上，好像透不过气来。就在这天下午，4小队与敌机展开了一场气吞山河的血战，抗击了敌人的第七次轰炸。

上级的侦察雷达在西南50公里的距离上发现了敌机机群。指挥所里敌情报告接踵而至，情报图板上密密麻麻标出敌机批次架数，箭头都指向小山岗的阵地。

下午3点钟，4小队接到准确通报：“4点30分左右，将有敌机70架进攻我防区。”

“呜呜……”尖厉刺耳的战斗警报，把午睡的战士们从睡梦中惊醒。半年多的战火洗礼，使得战士们睡觉也睁着一只眼，时刻保持着警惕。不到一分钟，全小队人员已经进入炮位。

雷达发出强烈的电波，屏幕上扫描光线不停地旋转着；指挥仪紧紧盯着西南方向。

“发现2批目标。”

“第一批18架小型机，距离万米，直行临近！”

指挥员赵清宇面对着一一次又一次地报告，仍然沉着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4万米”，“3万米”，“2万米”，当相距1万米时，赵清宇果断地发出了射击命令。

8门100毫米高炮的信号灯一红，8发炮弹汇成一个声音，呼啸着同时飞向一个目标。这时，其他小队也先后开火了。刹时间，呜呜呜的飞机呼啸声，咚咚咚的高炮射击声，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轰轰轰的炸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一串串炮弹，一束束枪弹，带着火光，带着硝烟，带着愤怒，冲向天空，紧紧包围着敌机。敌机陷入在炮弹爆炸的烟雾之中，蒙头转向。第二个集火射击的炮弹紧跟着飞上了天，1架敌机中弹起火，拉着长长的黑烟，倒栽着坠落下来，“轰”的一声粉身碎骨了。

“打得好！打得好！”赵清宇不由的高喊起了。战士们的斗志更加高涨。

多次遭受打击的敌人这次改变了战术，乘我军打击正面敌机的时候，一批狡猾的敌机从阵地背后绕了过来。

4架F—4C轰炸机俯冲着、怪叫着向阵地上投下了钢珠弹。黑色的炸弹直冲而下，瞬间由小变大，半空中崩成两半，从中飞出1000多颗驴蹄子大小的钢珠弹，像冰雹似的落下一大片。阵地上的炮弹被击中爆炸了，汽油桶被炸着，顿时阵地上硝烟弥漫，钢珠呼啸，泥土腾空，火蛇狂舞。

敌人的疯狂，更加激怒了勇士们，鲜血更加增添了战士们的勇气。一颗颗钢珠弹落在了7班的炮位附近，6名战士负伤了，1人牺牲了。二炮手关世合是唯一能行动的人。他头上的钢盔被弹片穿了一个洞，鲜血从伤口流出，眼睛被鲜血模糊了，关世合用手使劲擦了一把，咬紧牙关又一连打出4发炮弹。五炮手张方富负伤躺在地上，吃力地递上带血的炮弹，用微弱地声音鼓励着战友。关世合从战友手中接过炮弹放上炮架，打出去，紧接着又跳下炮盘，从炮弹箱中取出炮弹送上弹架，此刻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决不能让炮火停下来。只见关世合口中重复着“报仇！报仇！”只身一次次跳上炮位，炮弹喷着怒火一串串飞向敌机。就这样，从炮上跳到炮下，从炮下又跳到炮上，连搬带打，关世合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

战斗在继续。面对凶恶敌机的一次次俯冲，战士们英勇顽强、毫无畏惧。你投你的弹，我打我的炮，敢于“白刃格斗，刺刀见红”，炮口喷着怒火，炮弹带着仇恨。“打中了！打中了！”只见第三架敌机又中弹了，轰的一声临空爆炸。

敌机不甘心失败，攻击更加疯狂，又是一串炸弹落在了阵地上。部队的伤亡在增加。只听轰的一声，3班长葛家成顿时感到眼前一团火，周围一片红，下额又麻又疼，火烧火燎。

“班长你负伤了。”战士石久志站在炮盘上回头急切地喊着。

“没关系，别管我，瞄准敌机狠狠打！”葛家成硬挺着身体，右手抹一把脸，湿漉漉、粘乎乎的。他转身去搬炮弹，这才发现左手被弹片齐茬茬地削去了半个手掌，小手指只有一点皮还连着，鲜血从断伤处的血管里向外喷射着，衣裤已经被血浸透了。“留着这个残指有什么用，还影响行动。”葛家成伸出右手，一咬牙撕下连着皮的小手指扔到一边去，坚持着用一只手递出了一发炮弹。又是一颗钢珠弹在他后边爆炸了。葛家成身体一歪，昏倒在地。

战斗残酷地进行着，“为祖国争光，为人民立功”的信念支撑着官兵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也不下火线。战士贾占刚身负重伤，爆炸声把他从昏迷中惊醒，鲜血不断从胸口涌出，他捂住伤口，踉踉跄跄去搬炮弹，一阵昏眩，又爬在了火炮上。他从昏迷中又一次醒过来，用尽全身力气硬是把70多斤重的炮弹重新搬起送上了输弹机，紧咬着牙根射出这最后一发炮弹，终于停止了呼吸。

战士们用高炮和血肉之躯，组成了顽强的封锁线，敌机被死死地阻击在阵地上空。面对如此坚强的勇士和钢铁般的阵地，敌人胆怯了，带着数架被击伤击落的惨痛败退了。

4小队牺牲了7名战友，32位同志受了伤。中国军人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感动了附近的越南群众。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阵地，许多人流着热泪抢救伤员，一名老大爷紧紧拉着赵清宇的手，激动地说：“感恩懂基中国（感谢中国同志）！”

在这块血染的土地上，4小队抗击了敌人的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进攻，阵地岿然不动，为抗美援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崇武出奇兵 海战创辉煌

1965年11月13日深夜，台湾海峡夜黑天寒，海面上黑幕沉沉，风大浪高，海天混沌。此刻，经常袭扰我东南沿海渔场的美制蒋军护航炮舰“永昌”号和大型猎潜舰“永泰”号，借着夜幕掩护，又偷偷摸摸向我福建省崇武以东渔场窜来。海军福建指挥所紧急会议决定：坚决予以打击。具体由护卫艇和鱼雷艇各6艘组成突击编队，战区选在乌丘正南8海里处。

时间就是胜利，指挥所一面向上级报告作战方案，一面果断地指挥参战部队向平潭娘宫集结。

编队指挥员、海坛水警区副司令魏恒武更是分秒必争，用艇靠艇的办法，进行作战布置：由4艘护卫艇组成第一突击群，首先攻击敌“永泰”号；由另2艘护卫艇组成第二突击群，牵制敌“永昌”舰；6艘鱼雷艇编为第三突击群，在护卫艇攻击之后，实施鱼雷攻击或发展胜利。魏恒武登上指挥艇573艇的指挥台，下达了起航的命令。霎时港湾里机器隆隆，海水翻滚。继而各护卫艇、鱼雷艇一一离港，驶向黑沉沉的夜海。

茫茫夜海，风高浪急。魏恒武挺立在指挥台的挡风玻璃前，凝视着黑沉沉的海，两手不时下意识地摸摸胸前的望远镜。风呼呼刮着，头顶上的帆布天遮抖动有声，他那灰蓝色的的确良军服也唿啦抖动。这个曾经指挥我海军击沉“沱江”号等国民党军舰，多次为人民立下战功的优秀指挥员，此刻心情即平静又不安，即沉着又躁动。“要打好，决不放过敌人。要冷静，沉着……”

“报告！”作战参谋刘松涛走过来。“总部批准了作战方案，并传来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讲”

“周总理指示：要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先打一条；要近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组织准备工作要周密一些；不要误打自己；天亮前撤出战斗。”

魏恒武心头一热，中央首长关注我们的战斗，对全体官兵必将是极大的鼓舞。

“全速接敌！”魏恒武果断地发出命令。

战争是残酷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魏恒武命令：位于576艇的护卫艇大队长马干、政治委员龚定高为编队预备代理指挥员。如果我有不测，由你们代替指挥。

艇队像条蛟龙，冲破波浪向战区疾驶。

雷达班长刘启明有着一双被誉为海上猎手的“眼睛”，此刻他两眼闪着机智的光，全神贯注地盯着荧光屏，警惕地搜索着目标。

突然，一个模糊的、淡黄色的光点一闪。他把扫描线往上一压，亮度一增强，看清了两个小毛虫似的光点，一前一后，有节奏地闪动。根据目标的方位和运动规律，他不仅判断出是敌舰，而且识别出了舰型。他迅速地报告：右舷30度，XX海里，“永字号”两艘。

“好！第一突击群，跟我成右梯队展开。”魏恒武发出命令。

“是！”

艇队向敌舰队右舷方向冲去。越来越近，透过挡风玻璃，看到了两个黑乎乎的家伙，魏恒武沉着镇定。

“一定要靠近，给他来个近战‘拚刺刀’！”

风呼海哮，浪花飞溅，战舰疾驶，劈开的浪花从两舷张开，仿佛像两只

巨大的翅膀。火炮压满了炮弹，昂扬的炮管指向敌舰，瞄准镜的十字线对准了迎面而来的魔影。官兵的心都如上了膛的炮弹，急切地等待着开炮的命令。

艇如利剑，迅猛向前……

“打！”魏恒武手臂猛然一劈。

霎时，数门炮口同时闪出耀眼的白光，“轰轰轰”数条火龙直喷敌舰。两三丈高的水柱冲天而起，一组组炮弹在敌舰上开了花，夜幕之下绚丽灿烂。

“永泰”号一时被打懵了，“共军的战舰从哪里冒出来的？”指挥官惊呼，一面命令开炮，一面急令掉转船头向乌丘逃窜。

“永泰”号边改变航向，边向我开炮。

“打得好！狠狠打！”中队政委苏同锦半个身子探出挡风玻璃外面挥臂高呼，官兵们倍受鼓舞。

我艇队周围水柱四起，弹片横飞，敌人也在疯狂反扑。

“坚决压住敌人，集中火力打击敌前导舰！”魏恒武稳立指挥台，下达着一道道命令。全然不顾炮弹的爆炸。

突然，一发呼啸而来的炮弹在指挥台上爆炸，指挥艇艇身猛然一震。

魏恒武胸部、腹部、右眼中弹，鲜血染红了前胸。剧烈的疼痛使他站立不稳。他双手紧扶着指挥罗径上的磁铁球，环顾四周：李金华壮烈牺牲，苏同锦倒在血泊中，副艇长尹希龙负重伤……。

刘松涛，你来操艇！”魏恒武连喊几声，把负伤的刘松涛从昏迷中叫醒。

刘松涛顽强地站了起来，鲜血顺着脸夹往下淌，右臂打断了，他咬紧牙关挪到操纵台前，发觉左手食指也被打断了，只连着一点皮，影响操作，便一狠心用牙拽下了食指。他忘记了伤痛，沉着地操纵着战舰继续前进。

“发…发信号…，命令…快艇攻击！”“快…，命令马干、……龚定高，接替指挥，……告诉他们，坚决击沉敌舰……。”魏恒武失血过多，昏了过去。

“永泰”号带着伤痕逃出了突击群的火力范围，“永昌”号被我艇团团围住。

短兵相接，官兵们打红了眼。炮口吐着火舌，炮弹喷着怒火。“永昌”号冒着浓浓黑烟，左突右冲，拼命挣扎。

夜空中升起两发白色信号弹。鱼雷快艇突击群指挥员、鱼雷艇支队副参谋长张逸民指挥快艇立即投入战斗。

131、152 两艇一左一右，首先发起攻击。但是敌舰一面实施猛烈炮火拦阻射击，一面曲线行进，躲避我军鱼雷，使得第一次攻击未能奏效。

“实施第二次攻击！”张逸民这个曾经创造单艇独雷击沉蒋军“洞庭”号的勇猛指挥员，组织起第二次攻击。又未能击中目标。

“妈的！我就不信打不着你！”张逸民怒火冲天。

“第三组 126、145 艇做机动佯攻钳制，第一组 136 号跟我向敌舰左舷攻击！”

张逸民指挥各艇第三次冲了过去。“永昌”号顾头不顾尾地再次转向摆脱了第一组的攻击，却将右舷对向了第三组。

“发射！”

嗖，嗖，刹那间，两条鱼雷划着白色的航迹飞向敌舰。

“轰”一声巨响，鱼雷在敌舰尾部爆炸了，“永昌”号立即失去了机动能力。

“打中了，打中了！”护卫艇、鱼雷艇的官兵们一片欢呼。

魏恒武再次从昏迷中醒过来，“情况...怎样？”“我们的鱼雷打中了！”战士们告诉他。“好.....”魏恒武的脸上浮现出微笑，又昏了过去。

“坚决击沉他！”第二突击群的指挥员王克奇指挥 588、589 护卫艇，从 500 米的距离上一直到 100 米。炮火集中打在“永昌”号水线部位。几个齐射，“永昌”号舰尾沉入水中，舰首蹶起，犹如一只斗败的怪兽绝望地张着大嘴仰望天空。滚滚浓烟，熊熊烈火之中，敌人鬼哭狼嚎，纷纷跳进水中逃命。

14 日 1 时 05 分，“永昌”号终于沉没在乌丘以南 15.5 海里处。

编队带着胜利的喜悦返航了。

港湾里，欢声雷动，鞭炮齐鸣，一簇簇鲜花戴在了英雄官兵的胸前。

英勇牺牲的指战员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蓝天斗飞贼 献身为人民 ——记勇敢地击落美机的蓝天卫士李来喜

60年代，侵略越南的美国飞贼，经常利用雷州半岛地区三面濒海，靠近国际民航航线，各国客机过往频繁，空中情况复杂、真假难辩的条件作掩护，在中越边境和我国海南岛沿岸及北部湾内我南部沿海地区，肆意挑衅。

1966年4月12日中午，南海前线某机场，“一级战斗准备”的铃声骤然响起。正在午间休息的李来喜从床上一跃而起，向机场跑去，和长机飞行员杨健全一起奉命出航。

原来，当日12点45分，雷达发现在海口市东南220公里处的一架大型机，于13点10分进入我国领海线，飞至距我国海岸15公里时，转弯向南，沿雷州半岛东海岸飞行，尔后又折回向北，逐渐向我国大陆靠近。

李来喜的飞行时间才三百多小时，飞歼—6只有50多个小时。今天，是他初次执行战斗任务，虽然有点紧张，却斗志昂扬，劲头十足。他们在地面指挥所的引导下警惕地向四周观察搜索，逐渐地接近敌人。果然，在右前下方发现了目标。“看到了，是个大的！”长机兴奋地报告。“注意减速，严密观察监视，确定判明机型！”从地面指挥所传来的既是命令，又是叮嘱。见于空中情况复杂，杨健全和李来喜决定迅速查明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李来喜随着长机加大油门向那个“大家伙”追了上去，由于速度太快，一下子冲到了敌机前面，在厚厚的云层中丢失了目标，李来喜和长机也散了队。地面雷达操纵员准确地测报着敌机、我机的座标，高度、时速。李来喜按照地面引导，又一次发现了目标。但是，单机接近目标是很危险的。这时李来喜只有一个念头：既然我抓到了你，我就一定要揭穿“庐山真面目”！他放慢速度，第一次，逼近到距敌机80米的地方，发现它是一架单座双发动机的飞机。第二次，逼近看清楚机身上根本没有机窗，显然不是运输机。第三次，他冒着与敌机相撞的危险，逼近到了距敌机70米处，此时，他看到了敌机尾巴上那蓝底白星的美国军徽，甚至连美国飞行员脑袋上的大头盔、飞机机头左边一个很长的空速管都看得真真切切。没错，是一架美国A—3B攻击机！李来喜立即向敌机发出警告，这家伙竟然毫不理睬，继续入窜。

打！李来喜暗下决心。突然，机上剩油只有550油料警告信号灯亮了。为安全起见，地面指挥所发来了返航的命令。李来喜没有多想，也来不及多想，他只有一个念头：要快打，瞄准狠打，争取时间！他一边瞄准，一边靠近……在最佳射击的一刹那，按动炮钮，三炮齐发。只听“轰”的一声，敌机当即中弹起火，裹着浓烟，向大海坠落下去。

此时由于连续的战斗出航，飞机上的油料耗尽，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飞机如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在空中摇摆，迅速下滑。500米，400米，300米……宝贵的高度越来越低。他必须跳伞！只要按下座椅弹射钮，他就会安全着陆。可是自己跳下去，飞机将摔落在哪里呢？为了对地面的群众负责，他决定迫降，在距地面几百米的空中，他控制着不听使唤的飞机，艰难地寻找迫降场地。

前下方，是一个100多户人家的村庄。听到飞机低沉的嗡嗡声，正在上课的师生放下课本跑出教室，正在屋里屋外忙活的乡亲们停下手中的活计，他们惊异地抬头仰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当人们看到飞机突然由西向东，朝着自家的房屋，朝着自己站立的地方冲来，一个个都惊呆了。但飞机却没

有扎下来。只见机头一抬，来个 90 度急转弯，从村北头儿一掠而过，接着又来了个 90 度急转弯，朝村东南飞去。

李来喜看清了，那里有一小块平地，可以迫降。高度在降，速度在减，成功的希望在增加。突然，难以操纵的飞机对着平地方向几户人家滑去。地上的人们都捏着一把汗，不知所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飞机困难地仰了仰机头，跃过屋顶，擦过树梢，摔落在离民房不远处的水塘里。李来喜保全了这里的一切，却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李来喜牺牲了。他只度过了暂短的 24 个春秋，但他同样描绘了人生最壮丽的画卷。他第一次参加战斗任务就打了一个漂亮的空中歼灭战；他甘洒热血护人民，在飞机发生意外的时刻，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机翼下的普通百姓。人们怀念他，赞扬他，他那生命之光永远放射着夺目的光彩。

历史的见证

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辆前苏联的 T—62 坦克。这辆坦克不仅铭刻着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也记载着中国军人血洒边关，保卫祖国领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记载着侵略者的罪恶行径。

那是 1969 年 3 月东北乌苏里江冰封雪锁，春寒料峭。在乌苏里江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珍宝岛上，更是冰刀雪剑，风雪茫茫。3 月 2 日那场中国边防军为保卫神圣的领土不被玷污，与苏联边防军进行激战的硝烟还未散尽，连日来苏方又出动坦克装甲车强登珍宝岛，还不断出动武装直升机，对珍宝岛及中国江岸纵深地带进行侦察骚扰。

种种迹象表明：苏军将有更大军事行动。

果然，15 日早晨，苏联边防军首先开枪，子弹带着死亡的呼啸，飞向在珍宝岛上正常巡逻的我边防军战士。几名战士倒下了，鲜血染红了洁白的雪地。

中国边防军奋起反击，战斗迅速全面展开。

苏军兵分三路，在坦克装甲车的引导下，越过冻河，向珍宝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猛烈进攻。爆炸的火球，形成一团团气浪。硝烟在弥漫，大地在颤抖。

我边防战士英勇地抗击着侵略者。几次打退了正面进攻的敌人，但侧后突上来的敌人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仍然向前推进着。反坦克手们把火箭筒、无后座力炮集中起来，向冲在前面的敌坦克射击。然而，炮弹打在坦克上不是滑向一边，就是冒起一股白烟，根本钻不透坦克的装甲，坦克毫无阻挡地继续向前冲。反坦克手们惊呆了。

这种 T—62 型坦克，炮塔低矮，表面光滑，装甲坚硬，是 60 年代苏军较为先进的主战坦克，而我军当时的反坦克手雷、40 火箭筒和无后座力炮无法将其击毁。

苏军 T—62 坦克更加猖狂，行进中哗哗扫射的机枪把我军阵地罩进了火网。中国边防军的处境立刻险恶起来眼看着防线将被突破……。

突然，冰面上传出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跑在最前面的那辆 T—62 坦克，在浓烟的包裹下不会动了。

原来，它压响了我军埋在冰面上的反坦克地雷，炸断的履带哗哗地脱落下来，刚才还气势汹汹地向前冲的坦克，这会儿，像一只失去生命的“乌龟壳”瘫在了冰面上。其余坦克见状，急忙退了回去，失去坦克依托的苏军士兵也纷纷逃回了对岸。

英勇的边防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3 月 16 日上午 8 点，苏军直升飞机打着白旗在空中盘旋，地上牵引车往回拉着一辆被击毁的装甲车。然而，那辆被防坦克地雷炸毁的坦克，仍然瘫痪在中国内河的冰面上。

这天下午，负责警戒的 5 连连长罗先陆从远处看着那辆被炸毁的坦克，心想：“老毛子造的这玩意儿是结实，炮弹都打不穿。”他对身边的战士说：“咱们过去看看。”便带着几个战士向坦克爬了过去。他们先是围着坦克转了几圈，然后进去看了看，发现了一本坦克说明书，上面的俄文谁也看不明白。罗先陆对 1 班长说：“快把副指导员叫来，他学过俄文。”

副指导员朱占坤看后，说：“这是苏联 1968 年制造的 T—62 坦克。”

这份说明书火速送到了前线总指挥部。

不久，接到通知，指挥部命令5连和1连负责把坦克从江面上拉回来。

与此同时，苏军也在千方百计地想把那辆坦克拖回去，因为他们明白，那辆坦克若落入中国人手中，许多新的军事技术将被中方掌握，坦克本身也就成了永远抹不去的侵略罪证。

于是，在冰封的江面展开了一场拉、炸坦克的争夺战。

入夜，珍宝岛周围一片寂静。一队裹着白披风、身带黄色炸药的苏联士兵，偷偷地爬过江面，爬上坦克。他们把炸药集中起来，塞进坦克坐舱里，装好雷管，刚想接上导线，突然，一串串炮弹划破夜空，在江面上爆炸了。这是中方的警戒炮。

担任警戒的1连副连长庄方云，抓过一挺机枪向苏军扫去。苏联士兵扔掉的炸药和导线，像受惊的耗子，仓皇地往回逃跑。“轰”的一声，一名苏军踏响了地雷。连长任祥林大喊一声，带领1排战士就往前冲。冲出不到200米，又是“轰”的一声，任祥林也踏响了地雷，身负重伤，倒在雪地里。原来，苏军为了防止中国边防军将坦克弄走，在白天拉死尸时偷偷布下了地雷。

“坚决把苏联的T—62坦克拖过来！”前线指挥部下定决心，迅速制订出拖坦克方案。

两台绞盘调来了。

每当夜色降临，1、5连的官兵们便冒着零下近30度的气温和刺骨的寒风，开始在江边作业。他们轮班挥锹抡镐，刨开坚硬的冻土。官兵们每一镐刨下去有时只凿出一个小点。一会功夫，汗水就湿透了棉衣，许多人手上磨出了血泡。一滴滴汗水融化了一层层坚硬的黑土地……。8个直径1.8米、深2.5米的土坑挖出来了。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官兵从距此7里外的山里，伐来8根直径80余厘米、长6米多的榆树。经过几个夜晚的奋战，绞盘被牢固地安装在江岸边上。

为了能把钢丝绳挂在T—62坦克上，必须打通江岸通向珍宝岛的道路。这一夜工兵科长孙征民带着十几名排雷能手，在夜色掩护下，摸黑赶到雷区，排除苏军布下的地雷。

夜的纬幔，遮住了群山，遮住了村落，也遮住了人们的双眼，但却无法遮住苏联的红外夜视仪。中国边防军的排雷行动，被苏军发现了。“哒哒哒”机枪子弹扫过来，孙征民和战士们急忙趴在雪地上，用雪将自己的身子埋住。虽然已经排除了百余颗地雷，但是这样速度，得两天以后，才能打通上珍宝岛的路。指挥部在焦急地期待着，孙征民的心更是火烧火燎。待恢复了平静，孙征民压低嗓门命令继续排雷。十几分钟过去了，突然间，枪声又起。密集的子弹将战士小孙的腰部打穿，他痛得痉挛不止，不由自主地翻滚在雪地上。孙征民急忙爬过来，想帮助小孙，就在这时，小孙压上一颗地雷，随着一声巨响，孙征民和小孙的身躯被炸得飞起来。两个年轻的生命，带着山一样的信念，永远的消失了。战士们任凭热泪淌满脸，把悲痛压在心底，踏着烈士们的鲜血继续战斗着……。

又是一个寂静的夜晚，战士们把两条350多米长的钢绳固定在T—62坦克上，这一边，60多名官兵推动着两个绞盘开始慢慢地转动。钢绳与坦克碰撞摩擦发出的金属响，被苏军察觉，立即打来阵阵炮弹。火光映红了江面，又有8名战士被弹片击伤。一夜努力，坦克只移动了10米。

天一放亮，苏军决心拼死一搏。他们把大炮一齐对向江中坦克，猛烈的

爆炸声浪惊闻百余里。坚厚的乌苏里江冰面，再也经不住连续的炮击，开始大片大片的开裂，钢绳被炸断，T—62 坦克沉入了江底。

时间进入了4月。冰冻的黑土地再也经受不住阵阵春风的吹拂，一天比一天暖和的阳光使乌苏里江岸的冰雪开始融化。指挥部从大连海军基地调来增援的潜水员赶到了。1连和5连又重新开始了拖坦克的作业。

这天上午10点多钟，罗先陆带领全连抬着钢丝绳来到江边。罗先陆带领1排把钢丝绳放开约50米时，苏军又开始打炮。

片刻，随着天空一阵呼啸声，一排炮弹落在了钢丝绳周围。一阵翻滚的气浪过后，罗先陆只觉得左脚跟一阵疼痛，用手一摸，满手的鲜血滴落在冰冷的雪地上。罗先陆大骂一声：“狗日的老毛子，把我的脚后跟给炸掉了。”

罗先陆和5名受伤的战士被担架队抬走后，5连在戴祥云代理连长的指挥下，冒着苏军不时射来的炮弹继续作业。在4米多深的水下，潜水员把挂钩又一次挂在了坦克上。岸上绞盘又开始转动，沉重的坦克在江底的泥沙中缓慢地向岸边移动，30厘米、50厘米、1米……

作业十分艰难，进度十分缓慢。有人提议用拖拉机代替人力。指挥部采纳了这一建议。没多久，三台斯大林100型拖拉机开进了岸边丛林。

为了防止苏军用炮火袭击，又从驻地调来了10多台农用拖拉机在周围的农田里来会忙碌着。

经过奋战，终于将弹痕累累的T—62坦克，拉到了离江岸7公里多地的无名高地。

在无名高地经过一番打扫和清洗，4月28日又将坦克拉到了五林洞。团里为了表彰5连和1连在拖拉坦克中的功绩，在五林洞召开了庆功大会。

5月上旬，T—62坦克先后被运送到牡丹江、哈尔滨、沈阳等兵工厂，对炸坏的炮管、履带、顶盖及一些部件修复后，运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

炮声沉寂，冰雪消融。

冬去春又来。29年过去了，苏T—62坦克已成为人们追忆那个不幸年代的影子。但愿这血与火凝成的年代，像乌苏里江奔流的江水永远不回返，让山花烂漫的春天紧紧拥抱着乌苏里江两岸。

年轻的雄鹰

阿尔子日，这是一个英雄的名字。在著名的代乃阻击战中，年轻的机枪排长阿尔子日还领两个重机枪班，配属某部六连扼守代乃东南侧无名高地。他勇猛顽强，机智灵活，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用重机枪、冲锋枪、手榴弹向敌人横扫猛打，一个人就消灭敌人70多名。部队党委给他记了一等功，并报请上级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阿尔子日，这又是一个刻着奴隶印记的名字。子日的阿普（祖父）原本不姓阿尔，7岁那年他被卖给一家姓阿尔的黑财主当了娃子（奴隶），从此，连姓名也贴了上主人的标签。阿尔子日虽然伴随着解放后的欢乐，但他仍然保留着这个姓氏，为的是永远牢记，自己是奴隶的后代。

阿尔子日从小就喜欢在月亮底下听祖父讲红军的故事，爱看解放军打仗的电影。冬天，他喜欢背着比自己高一头的猎枪，跟着父辈到大雪覆盖的山林里去追踪鹿子的脚印。他和父辈一起享受着新生活的欢乐，也和父辈一样懂得新生活来之不易。他像小鸟一样热爱新生活，又像雏鹰憧憬蓝天一样憧憬着为保卫新生活而战斗。15岁那年，他就缠着公社领导，要求参加解放军。人家说：等你长到有猎枪高再来吧！果然，17岁那年，他又把武装干部缠住了。人家告诉他，等满了18岁再来吧！阿尔子日不灰心，又焦急地等待了一年。

1974年冬天，阿尔子日满了18岁，他多年的宿愿实现了。一到连队，他立刻被这温暖的战斗集体吸引住了。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操课间隙，他喜欢和战友们一起开玩笑，讲故事边说，边做，乐趣横生，常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篮球场上，他兴致勃勃。龙腾虎跃，机敏的动作常常博得一阵阵喝采。战友们都说，子日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活跃起来了。

阿尔子日懂得，雄鹰高飞要有强劲的翅膀，保卫祖国要靠过硬的本领。他把热爱新生活的强烈感情，化作刻苦训练的无穷力量。山岳丛林地带作战，需要一副铁脚板，阿尔子日每天清晨披风踏露练爬山，不管坡陡草深，山高林密，一爬就是几个山头。后来他嫌不过瘾，又在小腿上绑上沙袋爬，一练就是几个小时。近战歼敌离不开手榴弹，阿尔子日一出手就是60多米。但他仍不满足，又在投准上下功夫，坚持每天投300颗。天长日久，阿尔子日练出了一手绝技：爬高投靶，十中八九；投地环靶，手榴弹落地总不离靶心左右半米。为了多掌握几手杀敌本领，他除了熟练使用重机枪外，还掌握了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火箭筒等步兵武器的射击技术。正是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刻苦磨练中，阿尔子日这个强悍、勇猛、活泼、乐观的奴隶后代，练就铁一般的体质，钢一般的意志。展现了一个革命军人蓬勃向上、百折不回的精神风貌。

自卫还击战打响了！为保卫新生活而从思想、技术各方面作了长期准备的阿尔子日，大显身手的时候到来了！

1979年2月22日傍晚，阿尔子日带领两个机枪班配属6连作战。他们刚刚攻下代乃东南侧无名高地，敌316A师的“英雄”们就在炮火掩护下，开始了疯狂的反扑。

初经战阵的阿尔子日，沉着坚定。他一面命令重机枪手注意隐蔽，不要过早暴露火力，一面睁大他那鹰一般的眼睛仔细观察着，搜索着。突然，他发现前方60米处的一棵独立树后面，喷出两道火光，紧接着两发炮弹在阵地

后侧的连指挥所附近爆炸了。这是敌人的六 炮！阿尔子日顺手抓起三颗手榴弹，瞅准机会猛地跃出战壕，准确地投了出去。“轰、轰、轰”，接连三声巨响，敌人的六 炮顿时成了哑巴。

23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急于夺路前进的敌人，不惜代价，用无后座力炮、追击炮、榴弹炮和加农炮，疯狂向无名高地轰击，掩护着步兵，一次又一次地向高地冲击。

高地左侧突出部第一道战壕被敌人突破了。成群的敌人嚎叫着蜂拥而上，情况十分危急。阿尔子日看到几个战友倒下了，愤怒的烈火在胸中燃烧。他把牺牲和负伤的战友的武器弹药——收集起来，摆在面前，高喊着：“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为伟大祖国争光！”的口号，挺身而出，端着冲锋枪，猛烈向敌人扫射。枪管打红了，换一支打；五支冲锋枪的弹夹都打空了，来不及压子弹，他就从9班副杨国文手里接过重机枪继续打。弹雨中，冲在前面的敌人纷纷倒地，冲在后面的敌人连滚带爬，抱头鼠窜。

丧魂失魄的敌人再也不敢嚎叫着往上冲了，只得改用低姿匍匐向我前沿阵地逼近。阿尔子日心想，这回该发挥我的“小炮弹”的威力了。他敏捷地来了一个右滚翻，卧倒在地。接着，又一发炮弹落在耳边，阿尔子日一个左滚翻，避开了敌弹。第三发炮弹又带着尖利的啸声飞来了，阿尔子日迅速向后退，顺势钻进了掩体。“轰”的一声，炮弹在掩体上爆炸了，一块弹片穿过帽沿，擦破了阿尔子日的头皮，他带着满脸烟尘，像一尊金刚似的站起来，高声喊道：“同志们，人在阵地在，狠狠打！”“祖国人民在看着我们，胜利是我们的！”

这时，阿尔子日已经二十几个小时滴水未进了。他忘掉了饥渴、忘掉了疲劳，一心只想着：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机枪炸坏了，他让受伤的战友给他拧开手榴弹盖。他两个两个地抓起来，左右开弓，准确地向敌人头上砸去，一口气就投出100多颗，冲到阵地前沿40至60米处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满坡乱滚，又丢下几十具尸体，狼狈溃逃了。

1979年9月17日，中央军委授予阿尔子日“战斗英雄”称号。

西沙海战

1974年1月19日清晨，西沙群岛附近海面上。我海军南海舰队由271、274号猎潜舰、389、396号扫雷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像往常一样航行在巡逻航道上。

编队指挥，榆林基地副司令员魏鸣森站在271号猎潜舰舰舷上，看着远处的西沙群岛，心中充满着激情。

美丽的西沙群岛由永兴、甘泉、金银、珊瑚、永乐等大大小小30多个岛礁组成。她们犹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镶嵌在祖国的南海上。她的地理位置重要，自然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但是历史上她曾遭受过法国殖民者、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践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申了对她的主权要求。从50年代起。越南当局就开始觊觎着这片宝地，并无视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派兵至今还在珊瑚岛上留住1个排的兵力。我国政府决定采取加强巡逻和相应的军事措施，收复失地，保卫西沙群岛。

编队指挥员魏鸣森深知肩负的重任。

“报告，雷达发现越南3艘驱逐舰、1艘护卫舰侵入我海域！”

“果然他们又来了。”魏鸣森不由得怒火中烧。

就是这帮强盗，15日至18日，先后撞击我从事渔业生产的402、407渔船，向飘扬着我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打死打伤我渔民和民兵多人，公然侵占永乐群岛的金银岛、甘泉岛……。

此刻的形势是严峻的。我4艘舰艇都小型舰艇。敌人的舰艇比我们大许多倍，且不说它们的火力，仅吨位一项，敌人一艘驱逐舰就相当我4艘舰艇的总和。

然而，为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尊严，魏鸣森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命令：“按预定航线前进！”

4艘战舰昂首破浪向敌舰驶去。

距琛航岛不远的海域上，突然，越南海军的16号驱逐舰迅速航行到我舰前方，企图在海上将我389舰拦截住。这时，我389舰的舰长肖德万面对敌舰的挑衅毫不示弱，他命令舰艇既不减速、也不避让地继续向前行驶。肖德万十分清楚地知道，敌人既然敢公然阻拦我舰的前进方向，显然已经是做好了寻衅动武的准备。但他也非常了解这些侵略军的弱点，就是欺软怕硬。你越是怕他，让他，他们就会越猖狂，越来越劲。我舰一旦停车减速，敌人肯定会更加骄横起来。

“这群王八蛋！给我冲上去！看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要打，老子奉陪到底！”肖德万两眼都快喷出火来了。

距离越来越近。“这是我们的领海，立即离开！”我舰发出警告。

敌16号舰却仗着吨位大，舰身高，向389舰横冲过来，用右舷撞坏389舰左舷栏杆和指挥台支架后向一边驶去。

我海军恪守“不开第一枪”的原则，提出严重抗议的同时，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敌舰以为我方软弱可欺。不远处另外3艘开足马力又冲过来。

50链……40链……10链……，仅距我389舰5—7链时，敌5号驱逐舰首先用小口径舰炮对389舰发射了两发炮弹。20米外的海面腾起两个冲天的水柱。

紧接着雷鸣森果断下令：“各艇注意，找最近的敌舰狠狠地打！”刹那间，西沙海面上炮声隆隆，硝烟……。

389 舰舰长肖德万只觉得舰身猛烈地一震，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舰被敌人击中了。他十分沉着地命令各炮位瞄准敌 4 号舰，狠狠地打！舰上所有的炮火，像一条条火龙，飞向敌 4 号驱逐舰。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敌舰上的导航雷达给掀掉了，猛受重创的敌舰，调转航向就逃。肖德万命令，调转船头向正在向自己驶来的敌 10 号护卫舰迎了上去。双方都开足了马力，越打越近，敌舰占有较强的火力优势，389 舰相继多处伤中弹，舰上已有不少同志负了伤。突然，389 舰的主炮炮弹不过火，出现了“臭弹”，满面烟尘的炮长刘占云，瞪着一双被烟熏红了的大眼，大喊一声“闪开！”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去，拉开主炮栓，使尽全力把卡在滚烫的炮膛里的“臭弹”拔了出来，扔进大海。

肖德万看主炮不响，急得大叫：“刘占云，快开炮！”

肖德万话音刚落，一发炮弹飞出了炮膛。一颗颗炮弹像是憋足了劲似地又一次向敌舰扑去。战斗中，新战士廖拾金的头部、胸部和右手三处负伤全然不顾，忍着伤痛，提着 60 多斤重的弹药箱，飞快地来回运送。389 舰的炮管打红了，炮弹遇热膨胀，使火炮常常出现不能自动退壳，副政委董厚田冲上去，用手一次又一次地从炮膛中扒出滚热的弹壳。身负重伤的给养员郭玉东，又一次从后弹药舱中醒过来，发现船体被炮弹击穿，海水涌进舱内。他挣扎着站起来，向弹孔扑去，脱下自己身上的呢制水兵服，使出全身力气将衣服塞进弹孔。但是，海水的压力太大，几次塞进漏洞中的衣服又被海水冲了出来，最后，他干脆将整个身体压在弹孔上。鲜血染红了整个弹药舱。直到他流尽了身上最后一滴血，还保持着堵漏时的姿态。战后，郭玉东被军委授予了“海上黄继光”的光荣称号。

我 389 舰与敌 10 号舰的距离越打越近，双方人员都能清楚地看到对方的面孔。敌 10 号舰的操舵手被打懵了，不是向外转舵脱离接触，而是向里转舵，使两舰首尾相连，紧紧地并在了一起。战士们立即操起冲锋枪向敌舰舱面横扫过去，掏出手榴弹甩到敌舰上。一时间，敌人死伤一大片，哭爹叫娘地乱做一团。敌舰由于没有装备轻武器，这一来只剩下挨打的份了，毫无还手之力。

我 396 号舰此时也冲上来，一阵短兵相接后，389 舰迅速倒车，闪出空隙。396 号舰立即集中所有火力猛打敌 10 号舰。几分钟后，敌 10 号舰再也没有任何反击能力了，在海上摇摇摆摆地漂浮着，舰身也开始慢慢地向下沉去。

我 389 舰也是弹痕累累，动力受损，只能慢慢撤向附近岛屿抢修。

396 舰转向攻击敌 16 号舰，一排炮，将这艘敌驱逐舰的前主炮打成了哑巴。我 271 猎潜艇也从敌舰的右舷方向冲了过来，两艘军舰形成了对 16 号舰的夹击之势，炮弹呼啸着飞向敌舰，敌士兵血肉横飞，没一会就坚持不住，拖着滚滚浓烟向外海方向逃去。

不远的海面上，我 274 猎潜艇正与敌人 4 号舰打得激烈。274 艇从 1000 米一直打到 300 米，速射火炮把敌 4 号驱逐舰指挥台打得已是浓烟滚滚，碎片乱飞了。突然，274 艇的舵机失灵，既不能向左转舵，也不能向右转舵，只是一个劲地向前冲。把本来挺好的攻击战位给丢掉了。敌另一艘 5 号驱逐舰见状趁机从 274 艇的右侧扑了过来，并与敌 4 号舰形成了夹击我 274 艇的

局面。274艇多处中弹，烟幕筒被击中，小艇立即被笼罩在一片浓浓烟幕中，紧急关头，艇长李福祥处惊不乱，镇定指挥“全速倒车”，只见274艇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拉着长长的烟幕从滚滚浓烟中呼啸着朝敌4号舰高速退了回来。主炮班班长王俊明瞄准敌4号艇连续打了几炮，几乎弹弹命中敌4号舰的甲板，直打得4号舰舱面敌人趴在那里不敢抬头，敌4号舰慌忙后退，扭头向外海逃去。我274艇又转过炮口向敌5号舰发起了攻击。装填手李如意嘴里一边骂个不停，一边拼命装弹：“王八蛋，看我不揍你！”他一口气连续装填了180多发炮弹。敌5号艇的主炮也被打成了哑巴，只好拖着一股黑烟逃向外海。

此时，我281、282两艘国产新型猎潜艇组成的编队也赶到了作战区。这种猎潜艇虽然体积小，但航速快、火力猛。敌驱逐舰已经跑远，仅剩敌10号护卫舰在那里拖着烟火摇摇晃晃地逃命。魏鸣森立即下令：“集中火力，”坚决击沉敌10号舰！”两艘艇如同出弦的箭一般向敌10号舰追去。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炮手们瞄准敌10号舰水线下的舱室，主副炮同时开火，一阵爆竹般的响声，雨点般的炮弹一起浇向敌舰。两次齐射，敌10号舰油箱中弹了，大火随着浓烟从各舱口冒了出来。甲板上乱成一片，士兵们争抢救生圈和救生艇，纷纷往海里跳。顷刻间，一声巨响，敌舰弹药库爆炸了，舰身炸成了两段，迅速沉没在羚羊礁以南的海域中。

1月20日，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由广州军区组织的3个步兵连、1个两栖侦察分队和部分民兵500余人，在海军18艘鱼雷快艇、护卫艇和空军歼击机、轰炸机的掩护下，消灭了珊瑚岛、甘泉岛和金银岛上的越军守敌，将五星红旗高高地升起在祖国的岛屿上。

在这次海战中，我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除274艇政委冯松柏等18人光荣牺牲外，还有67名同志受伤。我389扫雷舰在战斗中也受了重伤。

战后，广大海南人民为了纪念在这次西沙献身的烈士们，在西沙琛航岛上建立了一座高大的烈士墓和纪念碑。中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为捍卫祖国海疆主权而牺牲的英烈们，他们将永垂史册，永远活在每一个中国人民心中。

西沙海战以后，整个世界出现了一股争夺海洋的浪潮。这股浪潮同样冲击到我国最南部的海疆岛屿——南沙群岛……

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1984年4月30日。

清晨，浓雾笼罩着者阴山，能见度只有20多米。

突然，大地震颤，炮声轰鸣。一发发仇恨的炮弹划破浓雾，向被入侵越军阵地倾泄而下。收复被越军侵占的者阴山战斗打响了。

随着指挥员的命令，左右两支穿插分队像两把锋利的尖刀向敌人的侧后插去。

担任左翼穿插部队尖刀连的某部4连，一路上遇到敌人层层阻拦，他们边打边插，一连攻克被越军侵占的4个高地，消息传来，前线指挥部立即授予他们“勇猛穿插”锦旗一面。在这同时，担任右翼穿插分队的某部2连，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爬荆棘，攀高山，冲破重重障碍，攻破被敌人侵占的3个高地。这样，两支穿插部队像一把铁钳，死死地扼住了敌人的退路，入侵越军成了瓮中之鳖。

正面突击部队的战士们，跃出战壕，猛虎般地向敌人扑过去。

越军凭着险要地势和堡垒工事，疯狂地抵抗着。

12号高地前，战士们冲击到距敌前沿80米处，一片雷场横在眼前，许多战士不幸触雷，部队攻击受阻。班长安忠文从昏迷中醒过来，发现自己右腿负伤，五个脚趾都炸掉了。此刻他心中十分明白，战友们处在不利位置，敌人的火力威胁着同志们的生命，等工兵上来排雷，就会付出更大的牺牲。为了战斗的胜利和战友的安全，他咬咬牙，忍着巨痛，向前猛滚，一枚枚地雷在他身旁爆炸，鲜血染红了全身，双目失明，右手被炸断了，安忠文没有停下来，他只有一个信念，用自己的骨肉之躯，为战友们开辟前进的通道。8米、10米、12米……，直到昏了过去。安忠文的英雄壮举极大地鼓舞着战士们，战士们沿着安忠文用身躯开辟的胜利之路，勇猛地冲了上去，仅用4分钟，就攻占了12号高地，歼灭了敌人。

16号高地前，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由8个民族的战士组成的“民族班”，冲在尖刀排的最前端。班长张华以娴熟的战术动作第一个跃进越军前沿战壕，一阵冲杀首先毙敌两名。火箭筒手，佉族战士岩岩紧跟在班长后面，连发两枚火箭弹，摧毁越军火力点1个。这时不远处的一个暗堡里，越军的一挺重机枪射来一阵子弹，击中了岩岩头部。傣族新战士阿车才怒火填膺，“呼”地冲上前去，接过岩岩的火箭筒一口气发射三发，越军机枪顿时变成了哑巴。全班士气大振，张华趁势一挥，带领战士们跃入第二道战壕。战士们机动灵活，猛打猛冲，战壕里十几具越军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战士们包围了高地顶部最后一座坚固工事。越军龟缩在工事内作垂死挣扎，两挺机枪喷出长长的火舌。战士们交替掩护，轮番爆破均未奏效。张华腿部负伤，简单包扎了一下，见排长胥洪林抱起一个大炸药包要往前冲，便一把抢过排长手中的炸药包说了声“我来！”他时而跃进，时而匍匐，逼近洞口，准确地把炸药包投进洞口深处。一声巨响，越军工事彻底完蛋！“民族班”的战士们彻底歼灭了越军。

苟延残喘的敌人只剩下者阴山的主峰阵地了。越军不甘心失败，派出了增援部队。我担任穿插并已封锁敌人的部队面临着考验。坚决打退越军增援，保证全歼者阴山敌人，成为指战员们的共同决心。

某部9班在301高地，与连队失去了联系。班长丰德金机智地带领战士

们穿过敌群，找到营指挥所。营长告诉他们，6 连连部在左侧山洼里与越军增援部队遭遇，命令他们火速增援。丰德金带领战士们迅速迂回过去，从敌人背后占领了有利地形。“哒、哒、哒”一串串仇恨的子弹射向敌群。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打懵了，摸不清有多少人，吓得惶惶乱作一团。此时，6 连连部同时反击，越军腹背挨打，四处逃散。战士熊文富双目圆瞪，连续击毙了 3 个敌人。

狡猾的越军，躲进岩石缝、灌木丛中负隅顽抗。战士康玉明发现 1 个越军躲在有三块直立的石头围起的自然堡垒内，向 9 班猛烈射击。康玉明对班长说：“你掩护我，我去炸掉这个小子！”说完他以矫健的动作三蹦两跳就靠了上去。康玉明从腰间刚掏出手榴弹，被远处的一个越军发现，举枪打来，康玉明身体晃了晃，又很快站稳了。但此时他没有力气把手榴弹掷出去了。面对石缝里敌人枪口射出的子弹，康玉明全然不顾，举着冒烟的手榴弹扑了过去。手榴弹爆炸了，英勇的康玉明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敌人惊呆了，战士们眼红了，“为烈士报仇！”的怒吼声响彻山谷，战士们一个个跃出石坎全歼了这股敌人。

增援的越军溃逃了。者阴山主峰的敌人被全歼。

北部湾血战歼海匪

潮涨潮落的北部湾，有一个新兴的渔港——湛江市遂溪县草潭镇，这里蕴藏着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渔业发展极为迅速，草潭港已经成为广东十大渔港之一。

但是，不知什么时候起，一片阴云遮住了明媚的阳光，海面上漂浮着一股阴风邪气。

1996年2月的一天，渔民戴老九哭着来到武警湛江边防支队草潭边防派出所，讲述他出海时被歹徒将土制炸弹放在他头上威吓他交出钱物，并将其儿子抢去做人质的遭遇。此后，就有渔民不断来到所里报案：渔民张九仔一次在海上被歹徒枪去7千多元，并受到毒打致重伤；治疗花去2万多元，至今仍未痊愈。渔民张明遭抢后，左眼被打致残，还有渔民身上至今仍留有歹徒猎枪的铁砂粒……。

根据情况综合分析，这是一伙来自广西合浦县的海匪，经常出没于草潭角头沙海面。他们备有猎枪、马刀和土制炸弹等武器，乘坐摩托快艇等交通工具，对水域情况比较熟悉，十分狡猾，作案手段极为凶残。针对这伙歹徒的情况，草潭边防派出所多次研究行动方案，先后6次派出干警追捕这伙歹徒。由于每次出海都是全副武装，在浩瀚的大海中，干警们橄榄绿色的警服尤为显眼，歹徒远远看到就逃之夭夭了，因而没有收到预期效果。随着渔民报案不断增多，以渔业为主的草潭镇已是人心惶惶，谈之色变，部分渔民已不敢出海打鱼了。

干部战士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到渔民们带泪啼血的控诉，想起上级领导恳切的嘱托，想起草潭三万多人民期待的眼睛，想起正值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海上犯罪还如此猖獗，官兵们铁了一条心：豁出去命也要将这伙害人虫歼灭。

所里及时召开了案情分析会，经过认真分析、总结前几次行动的情况，大家认为，我们之所以追击不到歹徒，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太大，歹徒易于发现而及时逃遁。所里决定，只能智取，不可强攻，下次化装成渔民出击。

6月6日晚上8时，草潭边防派出所副所长戴权接到草潭个体渔贩钟福的电话报告：当天中午，草潭镇又有3位渔民和个体渔贩在海上被劫，钟本人也被抢去200元，贪得无厌的歹徒嫌少不甘心，叫钟福第二天再拿500元给他们，并威胁钟福不准报案。戴权听到这一重要情报，立即报告县边防大队领导和所领导……。

6月7日上午，北部湾湛蓝的海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愈显得宁静。正是这宁静后面，隐藏着一场浴血战斗。

9时许，戴权根据上级指示，向干事支国连、专业警士杨卫春、治安队副队长陈永兆和队员王军等4人布置任务，大家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携带武器、子弹，在戴权的率领下急速奔向码头，跳上钟福驾驶的摩托艇。“开船！”戴权手一挥，摩托艇像一支离弦之箭，驶向合浦附近海面。戴权在船上作了简短战前动员。

六双眼睛像一部全方位的雷达，搜寻着海面。11时40分，“发现目标！”随着戴副所长手指方向，大家看到前方海面正有一艘摩托艇从广西合浦方向飞驰而来。船上共有7人，有的端着猎枪，有的手持马刀，个个像凶神恶煞。他们冲向一艘正在收蟹的船，抢走了钱物，而后又在窥望新的目标。果然是

一艘匪船，为了避免过早暴露身份而惊动这伙人，戴权命4名干警和治安队员埋伏在舱里，做好战斗准备。这时，站在船面的只有戴权和渔民钟福。我船在距匪船30米左右时，歹徒贼溜溜的眼睛盯上了我艇，待认定船上只有两名“渔民”，便开足马力猛扑过来，“鱼儿”上钩了。为了诱其深入，戴权指挥快艇向草潭方向驶去，歹徒见状一边追一边凶狠地咆哮：“快停船，不停就开枪了！”戴权让船工驾船佯装朝草潭海域逃跑，以便将歹徒引至我方熟悉的海域，一举全歼。但狡猾的歹徒追了约20分钟发现情况不妙，忙调转头向回逃窜。戴权一面果断指挥快艇180度回旋掉头追击，一面向歹徒发出警告：“我们是草潭边防派出所的，你们立即放下武器投降，争取从宽处理……”并命令支国连鸣枪警告。戴权的喝声就像是攻击的命令，大家感到为民除害的时刻到了，4名干警和治安队员同时跃出船舱，将子弹上膛，做好战斗准备。支国连朝天鸣枪示警。匪徒不但不听警告，反而凶狠地首先向我方开火，“嘭”的一声，猎枪的铁砂击中干事支国连额部和治安队副队长陈永兆的左大腿。两人顿时感到一阵钻心般的剧痛，支国连急忙用左手捂住伤口，鲜血从指缝间渗出，顺着左小臂流下，染红了白色的衬衣，也模糊了他的视线。

“向歹徒还击！”望着满脸是血的战友，戴权怒不可遏。一场激烈的海战开始了。一发子弹当即击中了一名歹徒的肩部，另一发打伤一名歹徒的左眼。同时，匪徒也不断用猎枪向我方猛烈射击，一颗颗黄豆大的钢珠穿过船体表层木衬板，打得船上的铁皮乒乓作响。狡猾的歹徒不仅用早已准备好的船上木板作掩护，而且将艇时而直驶、时而拐弯，呈“之”字型高速行驶。我艇则利用马力大的特点，迂回包抄，始终紧紧咬住匪艇不放，双方展开周旋，两艘快艇在浩瀚的北部湾海面翻起一道道白色的浪花。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匪艇，支国连趴在甲板上，利用船舷作为依托。他抓住一个瞄准的时机，扣动冲锋枪扳机，只听匪艇上“唉哟”一声，一匪徒中弹应声倒地。匪徒中弹后，恼羞成怒，愈加猖狂地向我艇射击，砂弹散开，再次击中支国连和陈永兆，两人左面部顿时一片鲜血，同时，治安队员王军左手也受了伤。戴权见我方伤势过大，赶忙询问三人受伤情况。三名伤员坚强地说：“不要紧，消灭匪徒要紧！”说着，支干事再次冲上船头，举起冲锋枪向匪徒猛烈射击，又一次把歹徒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

中午12时左右，我方与匪徒的激烈战斗已经进行了整整半个小时，支国连手中冲锋枪的子弹已经打完，拿手枪的警士杨卫春也报告说：“所长，只剩最后一颗子弹了。”戴权当机立断：“留在关键时刻用！”30米、20米、15米……我艇距匪艇越来越近了，戴权看到匪徒还在继续往猎枪里装子弹。在这种情况下，如继续追击，歹徒会继续向我开枪，况且我方已有3名干警受了伤，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更为严重的是根据群众平时提供的情况，这伙匪徒可能还有威力很强的土炸弹，万一匪徒投掷炸弹，后果不堪设想。但不追，眼看着歹徒从我们手下逃脱，北部湾成千上万的渔民又将陷入这伙匪徒的威胁之中。戴权看看三位流着鲜血急需救治的伤员，用焦虑和沉重的目光向战友们环视一遍，像是在问：怎么办，是撤还是追？“所长，我们不怕，无论如何决不能让匪徒逃跑！”战友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开足马力，冲向匪船！双目怒睁的戴权命令道。战友们立在船头，手握竹竿、木棍，热血沸腾，怒视着匪徒。10米……8米……5米……2米……这时的船头，挺立的不是五位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而是五尊用警魂锻铸的雕

塑。“打！”战友们手中的竹竿、木棍雨点般地打向匪徒。一场正义与邪恶短兵相接的殊死肉搏在海上展开。疯狂的匪徒一次又一次举起锋利的马刀向我方扑来，均被勇士们用竹竿、木棍击退下去。“叭”的一声，匪徒的枪声又响了，只见陈永兆脸色惨白，殷红的鲜血从腹部涌出，但他仍然奋力举起竹竿打向匪徒。他终于支撑不住而跌倒在船舱里。

看着倒下去的同志，战友们心头的怒火在猛烈地燃烧着。匪徒又一次举起马刀向我干警扑来，一直眼观六路的戴权看到一个持枪的匪徒又装上了罪恶的子弹。戴权心里明白，我方只剩下最后一粒手枪子弹了，如果不能有效地发挥这颗子弹的作用，就不能打击匪徒的嚣张气焰。在这危急关头，他果断命令专业警士杨卫春：“瞄准开枪！”小杨迅即瞄准一名持枪正向我艇瞄准的匪徒扣动板机。“叭”的一声，最后一颗仇恨的子弹像长了眼睛一般，恰好击中匪徒的脑壳。这个匪徒脑袋开花，当即毙命。

匪徒们见同伙倒在血泊中，万分恐惧。但他们狗急跳墙，仍然垂死挣扎，负隅顽抗。眼下我方的子弹已全部用光，而一名匪徒又在往枪里装子弹。在这关键时刻，如果我方不能消灭匪徒，那么就可能会被歹徒吃掉，这时，戴权急中生智，头脑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用我艇撞匪艇。撞船，就意味着可能同归于尽。这并不可怕！如果用船头撞，可能会造成两艇翻沉。只有将我船横撞匪船的中部，才能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经过瞬间的思索后，戴权用征询的目光投向战友，战友们心领神会，不约而同道出一个字：“撞！”

多么英勇的干警，多么可爱的战友！在生死悠关的时刻，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怀着一个共同念头：一定要将这伙匪徒消灭掉。此时，对方躲在船尾的一名匪徒正端枪向我瞄准。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撞！”戴权一声令下，我艇似离弦之箭拦腰冲向匪船，“轰”地一声，我艇船头横腰跃上匪艇，将匪船重重地扣压在下面。活着的6名匪徒万没料到会来这招，顿时吓得魂消魄散，退到船的两端作垂死挣扎。一名匪徒乘机挥刀向戴权后背砍来，眼疾手快的支国连和杨卫春立即挥起竹竿猛地将匪徒刀打落，掉进海中。勇士们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使匪徒惊慌失措，纷纷跳海逃命！干警举枪指着水上的匪徒，大声喝令：“再逃，就开枪要你们的狗命！”这几名落水狗似的匪徒被打得晕头转向，并不知道干警的枪中已没有子弹，结果被我一一擒获。

下午1时30分，我艇押着这帮匪徒急速返航。这时，陈永兆因伤势过重，支持不住，昏倒在船板上。大家看着昏过去的战友，内心就像刀割般难受，个个紧咬牙关，心急如焚。快艇将受重伤的陈永兆送到草潭码头，战友们将他抱起急送海军422医院草潭医疗站抢救。闻讯赶来的上千名公安干警、边防官兵及当地干部、职工、渔民、学生等纷纷要求为英雄献血。陈永兆身中78颗钢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5时15分壮烈牺牲。当支国连干事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听到陈永兆同志不幸牺牲的消息，与战友们一道抱头大哭。是的，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他们没有落下一滴泪，而此刻，他们再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他们为失去一位同甘共苦的战友而伤心，为失去一位朝夕相处的好兄弟而悲痛。

经审查，被我边防干警击毙和生擒的6名案犯均系广西合浦县山口镇人，他们在粤桂交界的北部湾海面曾作案多起。

6月18日，武警广东边防总队党委号召全省边防官兵开展向英雄集体草潭边防派出所学习的活动，要求以草潭边防派出所英雄集体为榜样，配合公

安机关深入开展“严打”斗争，为维护边境地区和海上治安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6月26日，广东边防总队党委研究决定，报请上级有关部门授予草潭边防派出所荣誉称号。

6月27日广东边防总队在深圳举行草潭边防派出所“6.7”海上歼匪战斗事迹报告会，公安部边防局和广东公安厅有关领导高度称赞这个战斗集体，并接见了参战人员。

英雄模范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这支边防精锐之师奋勇前进！

战场壮鹰

广西边境参战军民传颂着某部六连壮族战士、卫生员兰延春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人们说他是“战场上的雷锋”、“我们亲眼看到的白求恩”。某部党委根据指战员和参战民兵、民工的一致要求，为他追记了一等功，并报请上级授予英雄称号。

某部攻克东溪以后，沿四号公路向高平挺进。1979年2月20日，担任前卫连的六连到达果冈，遭到公路两侧山崖上敌人的阻击。冲在前面的一排战士滚光文中弹倒下，跟在后面的战士何卫华上前抢救，也中弹负伤。兰延春马上冲上前去抢救。子弹雨点般落在四周，打得公路上尘土飞扬。兰延春沉着、敏捷地撕开急救包为他们包扎。可是，一个人的伤口还没裹完，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兰延春的右胸，鲜血染红了军装。他看看身边战友，忍住剧痛，继续为他们包扎。就在他包扎好两个战友，想为自己包扎的时候，八二无后座力炮班班长曾银清和战士武卫平、梁日安在架炮时相继负伤。兰延春看着战友在流血，不顾自己的伤痛，迅速向曾银清他们滚了过去。伤员们见到了卫生员，该多么高兴。可是，他们发现兰延春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胸部伤口也在流血，便都不约而同地掏出自己的急救包，指着兰延春的伤口，让他自己先包扎一下。兰延春却摇摇头，把双手伸向了战友。见他只顾替战友仔细包扎，全然不顾自己伤口的鲜血一滴滴洒落在战友的身上。三位战士感动得夺眶而出。刚刚包扎好这三个伤员，兰延春左胸再次中弹，失去了知觉。

兰延春苏醒过来时，发现冒着炮火前来抢运伤员的一位民工中弹倒下。坚强的兰延春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又咬紧牙关，冒着弹雨，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爬去，用最后一口气爬到了负伤的民工身边。战友们跑过来抢救他们的时候，看到的竟是这样一个情景：在兰延春爬过的地面上，他留下了一道十多米长的殷红红的血迹；他伏在受伤的民工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左手抱着民工的头部，右手伸向自己背后的药包。英雄战士就在这种情况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兰延春是广西忻城县人，1976年3月入伍，今年才21岁。他入伍后热爱部队生活，热爱本职工作，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同志极端热忱。参军一年多来就光荣入党，被树为全团的“卫生员标兵”，并荣立三等功一次。自卫还击的战前训练中，他在保证全连指战员身体健康的同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积极组织战场救护学习班，为全连培养了30多名战场救护骨干。

兰延春同志牺牲一个多月了，战友们时时怀念着他。记者到六连时，正赶上连队为烈士整理遗物。我们看到，兰延春带到战场上的东西比班里战士还要多还要重，全是战场救护药品、器材。其中有两盒罐头，还是用他自己的钱买来给伤员准备的。

1979年9月17日，中央军委授予卫生员兰延春烈士“战场救护模范”称号。

赤瓜礁隆的枪声

受世界科教文海洋气象组织的委托，中国需在祖国最南端的南沙群岛建立海洋观察站。为保证建站施工，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南海舰队组织一支阵容壮观的编队，为“向阳红”5号科学考察船护航，为建站进行选址和测量，作好施工准备。

听说要组织舰艇编队去南沙，榆林基地参谋长陈伟文沉不住气了，未等休假结束，匆匆赶回基地，要求率编队出海。基地首长开始没同意。

“我参加过海上4次战斗，有作战经验，”“我在南沙工作20多年，南沙海区和斗争对手熟悉”……，陈伟文例举出一大串充分的理由，说服了基地首长。

1988年1月初，陈伟文率502编队驶向去南沙群岛的征程。

海上万里晴空，海水碧波荡漾，舰首犁开银浪，身后留下一条白色的航迹，就像飘荡在大海中的玉带，久久不散。

陈伟文中等身材，饱经海风的脸上发着古铜色的亮光，目光炯炯，这位大连海军学院毕业的高才生站在驾驶台上，思绪万千。南沙是祖国最远的蓝色国土，穿了30多年的海军军装，还是头一次去南沙，一种既遗憾又荣耀的复杂心情涌上心头。遗憾的是来晚了，建国近40年了，过去略强没有分割占据的南沙数十个岛礁，如今却被一些小国占领……。荣耀的是，自己终于争取来到祖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为她站岗巡逻，开辟前进，人生能有几回搏……。

陈伟文看着两舷雪白的浪花，挺了挺胸膛，两肩往上顶了顶，深感肩上压着沉重的担子。他决心要挑起这副千斤重担。业在今朝，功在千秋啊！

编队在浩瀚的大海上劈风斩浪，一往无前。

经过3天的航行，502编队抵达南沙群岛的永暑礁海域。

啊，如此美丽的蓝色国土。海鸟翱翔蓝天，飞鱼掠水腾空，椰林拂动白云，好一派风光秀丽的热带风光。

陈伟文和官兵们顾不上去欣赏，便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陈伟文分工553、556两舰护卫永暑礁工地安全，自己率领502、503两舰对永暑礁周围一些盘岛礁进行勘测，建立一些临时高脚屋，为保证永暑礁施工安全建立前哨警戒点。

不久，我编队雷达和侦察人员便发现越南武装舰船在附近海域活动频繁，行动诡秘，在占领岛礁上建筑工事，同时南海舰队也发来通报，越南海军行动异常，有迹象表明，越南人正在酝酿着一场鬼把戏……。

陈伟文命令部属提高警惕，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

果然，越军挑起一次次非理事端。

1月31日上午，越南派出两艘武装船，满载建筑器材，妄图登上永暑礁。我编队奉命拦截，越船只好退回。

2月17日夜，祖国人民正处在万家团圆的春节除夕之夜，越军派出扫雷艇和武装船，妄图抢占我华阳礁。我配合行动的民兵147船组织突击队，与之进行坚决斗争，队长林书明等5人，把五星红旗牢牢地插在岛礁上，粉碎了越军的阴谋。

……

但屡遭失败的越军并未收敛。

时间转眼到了3月。

13日下午4时20分，我方人员正在赤瓜礁正常作业。

突然，在海域上巡逻的502舰雷达报告：方位325度，距离10海里处发现了5个快速目标向赤瓜礁方向开来。这5个目标保持着良好的单纵队航行队形。陈伟文即刻判断它们是越南军用船。

“准备战斗！”502舰立即响起了战斗警报。

果然是越南海军的船队。在双方相距10海里的时候，越南舰队展开成两队，一队3艘朝赤瓜礁开来，另一队2艘舰船转向景宏岛开去。

越南船队越来越近了，为首的是一艘美制大型坦克登陆舰，舷号505，这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批建造的1—501型坦克登陆舰，排水量4000多吨，上面有8门40毫米机关炮。第二艘和第三艘都是400吨武装运输船，各有14.5毫米炮2门，舷号分别为604和605。这两艘运输船是我福州马尾船厂1975年生产援越的。现在，越南人又用中国人民省吃俭用援助他们的船只来侵占中国的岛礁了。

越南船只接近赤瓜礁了，我502舰前进阻拦其航道。

双方的船只只在相距400米的距离上对峙着，我502舰用越语喊话让他们走开。只见越南船兜了几个圈子后就散开，505登陆舰拐向赤瓜礁西北2海里的鬼碱礁。604武装货船则绕道向赤瓜礁东北3海里处的琼礁开去。604武装货船则七拐八拐，利用船小灵活的特点，贴着礁缘擦边航行，突破了我502舰的阻拦，到达了赤瓜礁边。下午6点，3艘越南舰船相继抛锚。

“不好，敌人要占赤瓜礁！”502舰上的人全都紧张了起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很明显，越南人是来抢礁的。看来，一场针锋相对的生死恶斗是难以避免的了。

“这是中国领土，你们立即离开！”

我方一遍一遍地用高音喇叭喊话，但如同对牛弹琴一样，越南人无动于衷。

“撞他们！”徐舰长义愤填膺地大声命令道，“信号兵，挂‘我船失去控制’的国际信号，它要是不走开就撞沉它。”按照国际海事惯例，凡操纵失灵的船只与其他船只相撞时，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所有的人同徐舰长的心情一样。502舰比越南的604船要大得多，如果两船相撞的话敌604船非散架不可。

“参谋长，下命令吧！”“参谋长，不能让敌人这么嚣张！”面对官兵们的激情，陈伟文心潮如巨浪一阵阵拍打着礁盘。

“不行！”陈伟文冷静地说，“国际斗争，我们要做到有理、有利、用节。”他召集大家研究了一下斗争的对策：“我们先敌一步登岛，把国旗插在礁岛上，决不让敌人踏上半步祖国的领土。”

502护卫舰会议室里，见习水雷长王正利带领着由5名战士组成的登岛插旗小组和第二、第三预备队的水兵们，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庄严宣誓：

“不怕牺牲，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团结奋斗，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任务。有我们在，就有国旗在，就有礁盘在！请祖国和人民考验我们吧！”

誓言似熊熊烈火在水兵的心中燃烧。

天黑了，502舰放下小艇，王正利带领小组朝着礁上唯一可以呆人的地方，一艘沉船的残骸进发。

大海像锅底一样的黑，王正利眨巴了半天眼睛，也分不清哪里礁盘，哪是大海。怕暴露目标，也不能打灯，架船的志愿兵陈冲只好一点点地摸索着开，一直开了4个小时，终于找到了那个沉船。

“下船！”战士们毫不犹豫地跳进冰冷的海水里，他们手拉着手，臂挽着臂，任凭风吹浪打，在齐腰的水中一站就是一整夜。

第二天，1988年3月14日。

早上6时20分，永署礁工程指挥部派来增援的531舰和556舰先后到达了赤瓜礁海域。531舰是我国制造的第2代防空导弹护卫舰，排水量1500吨，上面除装有两门双联装舰对空导弹发射架以外，还装备有双管100毫米火炮2门，双管37毫米火炮4门。556舰也是国产第2代导弹护卫舰，排水量1400吨，舰上除装有双联舰对舰导弹发射架2座之外，也装备有100毫米火炮2门，双管37毫米火炮6门。

越军士兵在昨天午夜，趁低潮时也登上了礁盘。清晨还在不断往礁上增兵。

据礁不远的越604船上抛出一根缆绳，一端系在船上，一头系在礁盘上。船上和礁上的敌人攀援这根缆绳，用小木船来回运送构筑工事的材料。

“越南人开始打桩施工。”

“越南人正向我国旗接近。”

负责监视敌人的信号兵不断地报告着敌人的动向。面对如此放肆的入侵者，水兵们热血沸腾了。

“砍断敌人的缆绳，把敌人的旗子拔掉！”陈伟文命令502舰政委李楚群。

我502、531舰立即组织增援人员登上礁盘。

李楚群率领7名战士，驾驶小艇，绕过敌船。敌604船上的机枪瞄准着小艇，李楚群毫无惧色，挺立船头，果断下令：

“砍断缆绳！”

战士龙田山、吴海金轮番操起砍刀向缆绳奋力挥去。缆绳断了，越军的小船立即被潮水卷跑了，在浪中颠簸漂流。

敌我双方在礁上紧张对峙，枪口对着枪口，眼睛瞪着眼睛。

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王正利和58名中国士兵，个个彪悍强壮。

湿漉漉耸拉着的越南旗下，是43名越南士兵，个子短小瘦弱。

双方士兵都泡在齐胸深的水中，海浪汹涌澎湃，中国士兵任凭浪打潮涌，稳如泰山。而越南士兵缩头缩脑，脚跟不稳，随着海浪涌动一个个东倒西歪。

这种实力的较量，很快就分出了高低。

“带匕首的上！”王正利振臂一挥，“把敌人的旗子拔掉！”

杨志亮第一个站出来，他的身后忽啦跟上了十几个战士，向150米外的敌人游过去。

反潜班长杜祥厚一把将插在竹竿上的越南国旗按在水中，用力一折，旗杆断为两截。一个越军士兵冲过来，当胸给了他一拳。杜祥厚身高1.85米，黑不溜秋的脸膛，络腮胡，厚嘴唇，浓眉，大眼，猿臂，豹腰，足足比那个越南兵高一个头。只见他大吼一声，提起那个越南兵，就像拧小鸡似的，又猛的往海水里一按，“咕咚咕咚”那小子连呛了几口海水，两脚在水面上乱蹬。

一个越南兵摘下了枪，打开保险，把枪口对准杜祥厚。杨志亮见状，上

前一步大声喝道：

“不许动，动就捧扁你！”

越军将枪口对准杨志亮的胸脯。杨志亮用左手将敌人的枪管一推，这时枪响了。

“哒哒哒”，一个点射，子弹从杨志亮左臂穿过。杨志亮是刚从海军舰艇学院毕业后上舰刚半年的大学生，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拿他的话说，他是非常幸运的，有人干了一辈子海军，也没到过南沙一回，可他却赶上了，才上舰就到了南沙。“猛士如云唱大风”，这是他最喜欢的诗句，也是他立志建功南沙的真实写照。

敌人打响了第一枪，杨志亮心中大怒，立即扣动手中的板机，冲锋枪口喷出耀眼的火光，反击的子弹向敌群扫去。一梭子子弹打光了，他想用左手换弹匣时，发现左臂抬不起来，身边的海水泛起一片红浆。黄国平眼疾手快，一边射击，一边扶住了他。

礁盘上传来枪声时，李楚群的小艇距敌船不足十米，处境十分危险。他大喊一声“打！”战士手中的8支冲锋枪一起响起来，向敌人开火，一下子把敌人打懵了。陈冲驾着小艇，迅速驶离敌船，脱离了险境。

“哒哒哒”，礁上的枪声响成一团，水面上一片片弹雨，溅起阵阵水花。

越军604船上的敌人从慌乱中清醒过来，立即反扑，机枪射出一串串子弹，对我守礁战士构成较大威胁。

“还击，打沉它！”陈伟文久瘀心头的怒火一下子迸发出来。502舰上的37炮开火了，越南船上的14.5毫米的机枪最先被摧毁。100炮也怒吼了，几发炮弹就将敌船的指挥台掀上了天。

我5131舰上的炮弹像长着眼睛一样，准确地落在敌604船上。摇摇欲坠的敌舰无法招架，仓皇地拖着锚要逃跑，但慌不择路的越南舰长已是晕头转向了，竟把军舰指挥着开上礁盘，搁浅在那里了。

激战中，越505舰也燃起了大火，它的舰体上，被100炮穿了19个大窟窿。

越南的605船也难逃厄运。枪声一响，自然对它也就没有什么客气了，负责看守它的我556舰立即对它进行火力压制，只打了几炮，这艘敌舰就甩下礁上的越南人员向景宏岛方向逃去。

9分钟后，越南604船开始下沉。其余的敌舰船也都燃起了大火，并停止了反抗，从502舰桥上望去，604舰已经不见了，周围海面显得空荡荡的，赤瓜礁的水面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一些越军尸体在漂浮。而我方除杨志亮受伤外，其余人居然一个也没有死伤。原来战斗中我方礁上人员机智地把身子埋在水里，只留眼睛在水面上观察和一支枪在水面射击。

开战后的28分钟，陈伟文指挥3艘护卫舰成防空队形高速撤离了战区，531舰的防空警戒雷达在飞转，发射架上的舰对空导弹直指长空。

这一仗，我方取得了击沉敌舰2艘击伤1艘、俘获9名越军的辉煌胜利。陈伟文实现了自己的意愿，他感到自己的海军军旅生涯无憾。

和平之声

“轰轰轰”“轰轰轰”，1993年6月一连串巨响震撼着祖国南疆的崇山峻岭。世界舆论的焦点立即投向中越边境。

巨响过去，硝烟散开，没有两军对垒，没有血肉厮杀。人们惊喜地发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云南前线部队，在中越边界拉开了大规模扫雷行动的帷幕。

回荡在崇山峻岭之中的轰鸣巨响向世界宣告：这是强有力的和平之声！

17年前，在南疆爆发的那场战争，对今天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中越人民来说，大都记忆犹新。战火一燃便是12年之久。它无论带给中国人还是越南人心灵上的东西，都是复杂而又沉甸甸的。那么，当炮火停息、硝烟飘散后，这场战争留在南疆那片红土地上的，又是什么呢？

在114多平方公里的边境线上，共有441片大小雷区，各式各样的92万枚地雷，如同张开血盆大口的魔鬼，时刻准备着吞噬着人们的生命。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推进，中越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扫除地雷，打开国门，兴边致富，这是人民的呼声，也是历史的必然。

1993年4月，新华社向世界郑重宣告：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云南、广西边防部队将用两年时间清除中越边境的雷碍。

要扫除战争留下的全部雷阵，这对共和国军队来说，无疑是一次空前的和平壮举，然而对扫雷部队来说，是一项充满着艰难险阻的浩大工程。

人们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北非阿拉曼战役虽然已消失了半个世纪，但那儿的公路边上，陈旧的铁丝网和“雷区危险，切勿接近！”的警告牌至今依旧赫然醒目。

装备精良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在柬埔寨工作10个月，耗资1000万美元，仅扫除11万平方米雷碍，清除地雷4万多枚。

海湾战争仅打了几十天，科威特扫雷却用了两年多时间，付出了伤亡1000多人，耗资近亿美元的巨大代价。

中越边境扫雷，更有许多不可比的雷场形态和原因：中越边境雷带沿热带山岳丛林撒开长达2000公里，雷区散布于崇山峻岭，雷场资料百笔纷记，无法按图作业。

雷多、面广、地形复杂、时间久远……诸多困难全都摆在中国工兵面前，但最大的考验不仅是毅力和忍耐，而是随时有生命危险。

但是共和国的军人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充满危险的征程。

中越边境某地，开赴雷场前向共和国宣誓的誓师大会会场。

鲜红的国旗下，扫雷官兵庄严举起拳头——“我们宣誓：坚决完成任务！为人民扫雷，为军旗增辉！”

望着这支生龙活虎的队伍，刘昌友、章靖才把激情压在心底，把威严写在久经战火雕刻的脸上。

作为入伍38年的老军人，刘昌友早以把军人最为辉煌的功绩刻在老山主峰碑上。1984年，在那场举世瞩目的收复老山作战中，作为主攻师师长的刘昌友，创造了告慰共和国的辉煌：指挥部队一举收复老山，将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小丘，扬名成为国人心中的名山。

1991年9月，刘昌友调任云南省军区副参谋长。报到时，他听说“老山

需要人”，便向找他谈话的朱成友司令员请战：“让我去吧，我熟悉老山，老山也熟悉我。打下老山，我只完成了军人的一半职责，再扫清雷障，经我的手把老山交给人民，我就算完完整整尽到了军人的职责。请党委成全我这个老兵吧！”

党委同意了刘昌友的请求。医生却在例行的身体检查时，向刘昌友签发了住院通知书。是留昆明住院治疗，还是返老山扫雷？刘昌友选择了后者，并郑重提请党委委派政治部副主任章靖才出任政委：“打老山我俩就配合过。”

章靖才被刘昌友点将返老山时，医生正催促他住院。几天前他突然胃出血，一听说是重返老山，他向省军区领导表示：“我干，住院的事等扫完雷再说。”这位当年率队坚守过老山的守备师政委，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便匆匆踏上重返老山的路途。

刘昌友、章靖才又像当年那样率队出征了。

在广西边境线上，广西边防扫雷部队总指挥、省军区副司令员胡军少将，这位当年收复法卡山的师长，已经夜以继日沿国境线钻进茫茫山岳丛林。6月，烈日晒脱人皮，一个多月钻丛林，攀绝壁，徒步千里，查清核准全部雷场。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壮行。

历史变得十分有趣，地方还是原来的地方，地雷还是原来的地雷，人马还是原来的人马，甚至连办公室的桌椅板凳都未挪动一下，但自己昨天埋下的地雷今天又要亲自去挖掉！一夜之间“前线指挥部”变成了“扫雷指挥部”。

在中越边界这条充满艰险，但却是通往和平的道路上，浸透着扫雷官兵的热汗和鲜血。

中越边境由于地处亚热带地区，气温高达摄氏43度。在一队官兵每人每天背着40公斤重的排雷器材走几十里的山路，早上踏着晨露出发，夜晚披着星星归来，有时还得露宿山林。每当他们精疲力竭地挪出雷区，脱下防爆头盔，卸去6公斤重的防雷护甲，脱下迷彩服一拧，汗水成线条下流。战士们渴得一口气能喝光一壶水，但一天却撒不出一泡尿来。因为尿都变成汗水了。最难受的是烂裆。73人就有69人烂裆。在雷场上走起路来脓水伴着汗水一起往下流，一步三晃，个个都变成了唐老鸭。

东兴，天边隐约可见的小丫口，资料证明那条出入境的羊肠小道上，14年前埋过几枚地雷。骡马驮器材，官兵步行。路在天生桥绝壁处突然消失，官兵手攀岩缝，一米一米倒退着牵引骡马过险关。几百米长的路，竟走了4小时。住帐篷，吃野炊，整整走了6天，才赶到排雷作业点。

吃饭，在人们的生活中本来是件轻松而又愉快的事情，但在雷场上却成了一大难事。由于天气太热，汗水不停地往外流，于是个个都拼命灌水。所以一天下来，胃里除了水，啥也没有，但谁都不肯进饭堂，队领导急得无法，只好紧急集合，下令战士必须吃饭。无奈，战士们只好端起碗来，两眼一闭，硬往嘴里狠灌。但咽下一口，便全吐出来。于是，“雷场上比勇敢，饭桌上比吃饭”，竟成了扫雷部队一项前所未有的竞赛内容。

最严峻的，是官兵们每天直接面对生与死、伤与残的考验。有人说：排雷，那是一只脚踩在地狱门坎上，与死神打交道的工作。

老山主峰。一名战士手持探雷器，弯腰一寸一寸向前移步。耳机发出一阵刺耳的警报声，插上一根有雷标记，又插上一根。他转身想退出雷区喘口气，刚刚挪了几步，“轰”地一声巨响，战士倒在血泊中。不久，在他触雷

不远处，塑起一尊老山卫士的雕像。

一位老工兵说：从危险这个角度讲，我宁愿埋 100 颗地雷，也不愿排一颗雷。扫雷队长刘铁东说：“我们的每一步，都是踏着烈士的鲜血走出去的，回来的时候谁也说不准哪只脚还能踩回来。”

只有亲自去趟过雷场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那种“心顶到嗓子眼里，头挂在裤腰带上”的紧张心情和巨大心理压力。

但面对重重的艰难和死亡的威胁，扫雷官兵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排长刘时光扫雷时，全身被烈火烧伤面积达 45%，可刘时光却时常脱了上衣向别人炫耀：“你看我这满身的‘光荣疤’！”那一次，他带着全排喷火烧雷作业时，他把战友们安排到安全地带，独自一人背着喷火枪进行喷火。当他扣动扳机时，他左手习惯性的抽筋病由于连续的劳累而发作了。喷火枪向上跳起，温度高达 800 到 1100 度的热浪和火焰向他扑去。结果，他的面部和整个背部、左手及胸部、腹部被严重烧伤。

住院才半个月，他跑出医院，带着伤痛又冲向了雷场。在高温 45 度的情况下，他顶着烈日，冒着伤口被感染的危险，带领战士们突击 3 天，直到完成任务。在上级领导的强行命令下，才将他拖出雷场。

在云南、广西边防排雷部队中，有 52 名入伍前是腰缠万贯的小老板。其中有一位叫罗锡全，他是广东人，家里仅“东风牌”大卡车就有 4 台，他当经理。动身到部队那天，父母交给他一个沉甸甸的鳄鱼皮腰包，告诉他，里面是 2 万元，“到部队我们不反对，干满 3 年就回来，提高开车技术，危险的事你不要干。”罗锡全却主动要求上了雷场。一天到晚，脸是青的，嗓子是辣的，耳朵时常被震出血，右大拇指被雷弹片削去半边，他立了二等功。

19 岁的战士吴应春，当兵前是个“大款”。当兵两年，亏损 20 万。最初踏上雷场时，他吓得两腿直抖，浑身冒冷汗。但战友们在雷场上的行动，使他受到教育，他不久便成为一名排雷的班长。经他之手排除的地雷有 500 多枚，他带领全班排除各种地雷 2000 多枚。被战士们称为“老山上的排雷大王”。

常常听到一些人说“我拿青春赌明天”，然而，我们的排雷官兵们却是“拿着青春赌今天”。

排雷班长雷鹏飞，年方 19，广东汕头人。两年前他不愿跟随有几十万资产的父亲去当小老板，而执意来到南疆当个小兵。他曾参加过多次排雷任务，每次都出色完成。

排雷中最危险的工作是制做雷管和排除故障，他总都抢着去。一次，部队在浦寨雷区排雷，点火开关开启后，炸药却不爆炸。内行人都懂，这种情况最危险，需要有人去重新更换启爆装置，而炸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他又一次拿起装置走进雷场。排长和工兵参谋要上前协助，他拦住说：“你们别过来！要牺牲也只是我一个人。”

他十分谨慎地来到炸药前，熟练地更换引爆装置。

第二次启爆，成功了！

事后，团里给雷鹏飞嘉奖，并发给奖金 15 元。15 元钱与几十万元家产，看起来极不相称，可雷鹏飞捧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他感到这之中包含了一个战士的职责一个军人的荣耀。

在扫雷场流传着一个夫妻同走“生死线”的故事。

队长刘风飞正率领战士们在密林中扫雷，他的妻子却患了癌症。领导命

令他回去照顾，但他在医院里只呆了两天就想往雷场跑。丈母娘责怪他没良心，但刘风飞想的是，几十名战士正在与死神打交道，千百万群众还无宁日，自己身为扫雷队长，怎能远离雷场呢？他背着骂名离开了病重的妻子回到了雷场。他在雷场惦念着病重的妻子，病中的妻子又何偿不为在生死线上拚搏的丈夫担忧呢？

的确，千里雷场隆隆的爆破声，不仅时刻震撼着扫雷官兵的灵魂，同时也深深牵动着一些姑娘的心。

专业技术军官刘秩东早已有个令战友眼红的幸福家庭。妻子马旭霞为他生育了一对双胞胎女儿。这位身高 1.78 米、同地雷打了 14 年交道的铮铮铁汉。向战友谈起他的女儿茹君、仕茹，他总是既喜悦又内疚。

“女儿们出生那年，我还在老山执行任务。妻子是早产，两个女儿生下来，加起来才 3000 克。我真怕养不活她俩。”刘秩东承认，有了一双女儿，他更加珍视生命。为祖国不能不天天同“死神”打交道，为女儿真想早一天转业离开雷场。这是一对颇考验人、也真折磨人的矛盾，他内心还有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隐衷：作为军人，他的形象是高大的。作为父亲，他的形象在女儿心目中是模糊的，一双女儿长到呀呀学语之年，跟妈妈、老爷、姥姥上街，看见穿军装的就争着叫“爸爸”。

那年 12 月，妻子来老山探亲前更是犯难了：一对女儿长到了 4 岁，还认不准谁是自己的爸爸。都带上吧，从湖南衡阳到云南老山路遥 3000 多里，路上拖坏一个如何向丈夫交待？母亲只有狠心捏成 2 个写有“去”、“留”字的纸团，让一双女儿“抓阄”。望着姐妹抢“抓阄”的笑脸，母亲泪眼涟涟。伸开稚嫩的小手，姐姐茹君抓的是“留”，妹妹仕茹抓中了“去”。这一晚，茹君嘟起小嘴巴，任姥姥怎么哄，就是不肯叫一声“妈妈”。

团聚之夜，刘秩东静听妻子哭着说这件事，也在心里流泪。望着被拖病了妻子和小女儿，他说：“我明天就打转业报告。”可是第二天天一亮，他又带领战士们上山扫雷走了下面又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扫雷进入紧张的 7 月，队长贾剑苦恋 3 年的未婚妻张雪妃，从天府之国赶到老山：“你，你来干什么”“我来同你结婚。”倒是川妹子丝毫不掩饰这甜甜的、也是辣辣的爱。

“贾队长今晚结婚！”这消息被官兵扯开嗓子一喊，盘龙江都沸腾了。雷场生死搏斗数百天的官兵为自己的队长高兴得彻夜未眠，着实热闹了一通宵。贾剑的《扫雷队员之歌》还未唱完，张雪妃《望星空》的点歌声又起。贾剑是幸福的，尽管这是迟到了 7 个月的甜蜜。

年初，贾剑回南充老家准备结婚的前两天，一封电报发自老山：“接电速归！”贾剑知道“速归”意味着大面积扫雷开始了，自己可以为祖国捐躯，但不能给雪妃留下包袱。他接电次日踏上归途时给雪妃留下一句话：“等扫完第一轮雷，如果我还活着，四肢也健全，你来老山，我俩再举行婚礼。”200 天，贾剑率队开通了天保口岸，扫除了雷障，并创造了全队无人伤亡的奇迹。7 个月后，雪妃带着纯洁的承诺走进雷场，同自己的心上人完婚。

雷场注定无蜜月。结婚刚 10 天，新一轮扫雷又开始了。张雪妃这位仅当了 10 天新娘的军人妻子，惜别新婚丈夫，告别雷场，告别老山。她说：“月亮还会圆，我先回家等你。”

边境特有的地势，使各种机械作业无法实施。官兵们的生命安全时刻搅动着各级领导的心。

全力减小危险，把“坦途推向老山”，这是被官兵们称为“智多星”的云南扫雷指挥部副总指挥李智伦的心思和追求。

那年，他年迈的父亲患了食道癌，老伴又被摩托车撞断了腿。但他知道，扫雷关键时刻，前线正需要自己的技术和智慧。他谢绝了领导们的好意，告别了卧床不起的老父亲，安顿好妻子，走向雷场。

“不把雷扫完，我决不下老山！”

决心和毅力支持着他，艰辛和危险也伴随着他。他天天泡在雷场，与官兵们同生死，共患难。有两次他失足掉进雷场，摔伤大腿，只差几厘米险些触响地雷。但他总是乐观地“我干了25年工兵，什么雷见了我，都得躲得远远的。”

正是凭着这么一股劲，他创造出6项扫雷科技成果，写出了《热带山岳丛林地大面积扫雷》的教科书。《坦途推向老山》的电视片，记述他创造出的扫雷神功：

——“雷场被大面积草丛覆盖，撒上一种廉价的药粉，三天草便干枯可燃。一把火点上去，烈焰浪扫雷场，地雷在高温中自爆”；

——“烈火烧过的土地里仍残留地雷。锤练式扫雷机开上来了，重锤有节奏地砸击地面，残存的地雷被砸得粉碎”。

——“人工搜排石下、水边的地雷危险性极大，高压喷水扫雷枪试验成功。水柱掀翻隐雷的诡计片石，剥开掩埋雷的泥土，人工搜排只须弯腰拣雷”；

——“头、胸、服和四肢，是扫雷人最易被炸的部位。重6.5公斤的扫雷单兵防护装具，是由李智伦提出初步构想，无锡工程兵科研所一所研制成功的穿上这种造价3200元、形似太空服的护具后，至今未伤亡一名官兵”；

——“人工在山岳丛林中搜排地雷难如‘瞎子摹象’。红外线成象探雷器的科研项目，正在李智伦脑中‘成象’、‘显影’。”

李智伦说：“这是世界工兵都在攻关的高科技项目，我们同科研部门能在老山攻破它，将是对我军工兵探雷器材发展的贡献。”

随着一片片雷障被清除，一条条道路被开通，中越边境打开了门户，边境贸易随着轰隆隆的排雷声，揭开了一页页新篇章。夕日的荒坡野岭，变成了繁荣的口岸，渺无人迹的雷场禁区变成了外商投资的热点。一块块“小心地雷，禁止通行”的警告牌换成了“雷场、市场、不夜城——愿你拥一片土地”“中国第二个沙头角”等一幅幅醒目的巨型招商广告牌。越南过来的车队源源不断，运来了大米水果等商品，带走了中国的电器、布匹等物资，并由此进入东南亚各国市场。当地许多人也渐渐成了万元户，几十万元户。凭祥市的一位市长感动地对扫雷官兵们说：“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你们排雷的炮声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中国边防战士，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她们的功绩永世长存，“老山精神”永世长存！

血染的风采

——记“狼牙山五壮士”式的战斗英雄吴建国

当奇袭 612 高地激烈战斗结束，战友们走下两百米高的悬崖时，他们的面前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壮烈情景：战斗中抱住敌人滚下悬崖的战士吴建国，侧卧着身体，两只粗壮的手臂弯曲着，还保持着和敌人英勇格斗的姿势。在他身体下方的不远处，躺着敌人的尸体。他们都为战友吴建国的英勇牺牲而深深感动。

1979 年 2 月 17 日拂晓，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了。

吴建国所在的 7 连，担负着奇袭 612 高地的重任。1 排是主攻排，3 班在前，2 班居中，1 班在后。吴建国眼看着 3 班的战友沿着悬崖峭壁，手抠脚踏地摸进了敌阵地，心急火燎地催班长说：“快上吧，快上吧，要不就晚了。”当吴建国他们登上 612 高地时，2、3 班在排长带领下，已经冲进敌人第三道战壕，与敌人接上了火。1 班也飞快地朝着枪声激烈的地方奔去。

在路过第一道战壕时，吴建国发现 2 班长吴玉林身负重伤，已经不能继续战斗了，便一把将他的冲锋枪抓在手里，冲着本班副班长周培志说了声：“我上去了。”转身就朝战斗最激烈的第三道战壕冲去。他刚转过一道弯，碰上 3 班战士小组长金贵仁在向 1 班长三松山介绍敌情说：“前边茅棚下是个 A 型工事，里面可能有敌人。”

“我去搜索！”不等班长下命令，吴建国便纵身冲了过去。王松山怕他独自去搜索有危险，急忙跟过去掩护。吴建国端着冲锋枪，勇敢机智，一连消灭了三个敌人。他搜索完毕转来时，正碰上左边压制敌人火力点的一个战士向排长要求支援。

吴建国高声喊道：“排长，我去！”

“好，注意隐蔽。”

吴建国快速冲了过去。这个战士告诉他，敌人躲在一个拐弯的 A 型工事里，已经被打死了 3 个，还有两个负隅顽抗，要吴建国掩护他去炸掉敌人的工事。

吴建国跃出战壕，前进到了掩护位置。当他正端枪射击的时候，从 612 高地主峰上打成一梭重机枪子弹，吴建国身上八处负伤，倒了下去。

这时，工事里的敌人，听枪声停了，一齐钻出来企图夺路逃命。吴建国苏醒过来，发现一个敌人要从他身边逃走，但开枪射击已经来不及了。

决不能让一个敌人跑掉！大腿负了重伤的新战士梁军正在工事另一侧为战友压子弹，看到面前出现了一个壮烈的场面：身带重伤的吴建国猛地跃起身来，扑向逃命的敌人，狠狠地把敌人压倒在地。敌人见吴建国负了重伤，便又推又蹬又咬，妄图把他推开。吴建国的两只手臂，像铁钳一样，死死扭住敌人不放，拼命朝悬崖边滚去，和敌人一齐滚下了 200 多米高的悬崖。

吴建国的英雄行为，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这基础，就是他对伟大祖国的无比热爱。

1978 年夏天，吴建国高中毕业了。他很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是做一个技术工人，一个有文化的农民，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为四化建设，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出力。就像所有即将开始新的学习或部队生活的革命青年一样，吴建国的心胸燃烧着理想的火焰。就在这个时候，越南扩张主义者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怂恿支持下，驱赶我华侨，侵犯我领土，枪杀我军民，掀

起阵阵反华恶浪。有一天，吴建国在报纸上看到越南当局推行反华侵略政策的无耻狂言：“凡是长木棉树的地方，都是越南的领土”，“洞庭湖以南，都属于越南”等等，他顿时满腔怒火。斗争的现实使吴建国懂得了，要实现四化宏伟蓝图，不仅需要聪明才智于建设，还需要我们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理想的火焰要为祖国燃烧！吴建国毅然下定决心：参军去！拿起枪杆子惩罚侵略者！

12月中旬的一天，吴建国从他的家乡湖南省望城县入伍到来边防某部7连，1班长王松山带着全班同志跑到连部，高高兴兴地把他和另外几位新战友迎到班里。

吴建国一见枪架上的枪，马上跑过去，拿起这支看看，又端起那支瞄瞄。副班长周培志见他那么喜欢枪，便故意说：“喂，枪是不能乱动的哟。”吴建国兴奋地说：“我就是想早点学会打枪。”“那好哇！我明天就教你。”以后一连几天，只要一有空，吴建国真的拉住副班长不放：“教教我，瞄准要掌握些什么要领？”周培志讲一遍，他就照着做一遍，做完了又要求再讲。

这天上午，吴建国终于领到了一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他是多么高兴啊！他抱着枪，掏出新手绢，一个劲地擦拭，仿佛擦的次数越多，将来消灭的敌人就越多。

他正擦着枪，抬头发现副班长趴在桌上写什么，忙问道：“副班长，写什么？”周培志用手捂住，说：“没什么。”吴建国说：“我早知道了，一定是在写请战书，对不对？”周培志知道瞒不住他，便一本正经地逗他说：“请战是老兵的事，你们新兵还是留下看营房吧！”吴建国说：“打仗还分什么新兵老兵，战争年代，入伍三天就打仗当英雄的，多着哩！”吴建国放好枪，也躺在床上写了起来，周培志轻轻地走过去，瞄了一眼，只见一张横格纸上，赫然写着三个醒目的大字：“请战书”。

这天下午，吴建国把请战书交给了班长王松山，上面写着：“请党考验我，把最艰苦、最危险、最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完整，为了人民的幸福，我愿洒尽我（的）鲜血。敬爱的党，请在战场上看我的行动吧！”

临战训练开始了。吴建国把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落实在行动上，没日没夜地学习军事技术。

一天做持枪卧倒、起立的动作，吴建国的左手掌擦破了一块皮，流着血。班长要找卫生员给他包扎，他说：“这点小伤算个啥，再来。”说完又一个劲地练开了。这天雨后练匍匐前进、滚进战壕的战术动作，别人做一遍，吴建国做两遍，滚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排长让新战士休息一会儿，看几位班长做示范动作。吴建国边看边练，便卧倒在班长们身后，学着他们的动作，练个不停。

一天下午，2班长吴玉林和几个战士议论说：“打起仗来，压子弹要快，有时早一秒钟压好，先敌开火，就能消灭敌人。”要强的吴建国听了说：“咱们比试比试。”比赛结果，吴玉林压完10发，吴建国才压进两发。吴建国认了输，但没有泄气。他找来两发教练子弹，有空就练。一天夜里，班长听见吴建国被子里老是咯噔咯噔响，猛地掀开被子一看，原来他正在练压子弹哩！没几天，他又去找2班长比赛，居然赶上了2班长压子弹的速度。

在一次训练休息时，吴建国羡慕地望着副班长周培志手中的冲锋枪，想：打起仗来要是有支冲锋枪，哒哒哒，一扫一大片，多来劲啊！于是他对副班

长说：“咱俩换换行不行？”周培志说：“上面发的枪，咋能随便换。”吴建国说：“那么打仗的时候，我缴获了敌人的冲锋枪，能不能换。”“那好，把你的枪先借给我练练，以后缴到了才会使用。”说罢，他拿过周培志的冲锋枪，就练起来了。

按照战时执行穿插任务的要求，吴建国和副班长周培志编在一个战斗小组，携带一根爆破筒。吴建国反复动脑筋考虑，如何携带爆破筒接近敌人，炸毁碉堡。他提出用一根绳子拴在两头，跑着前进时扛在肩上，匍匐前进时绳子挂在脖子上，再用两腿夹紧爆破筒。当场试验，果然不错。吴建国对周培志说：“副班长，咱俩一言为定：打仗时，你掩护，我去爆破，保证完成任务。”停了停又说：“穿插时，这爆破筒归我扛，我是山区长大的，爬山有劲儿。你别看我是个新战士，咱俩可以比赛，看谁消灭的敌人多！”看着他那认真的样子，周培志心里十分激动。

自卫还击作战的命令下达了，吴建国兴奋的心情无法形容。他找到班长王松山，笑着说：“忘记告诉你了，我昨晚做了多好的一个梦啊！”班长问：“是不是梦见妈妈了？”吴建国忙摆手说：“不是梦见妈妈，是梦见我上了战场，消灭了很多敌人，立了功，指导员给我挂上了个奖章。”班长说：“这梦真好啊，我相信你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战斗打响的头天上午，吴建国一直在琢磨着如何才能打好第一仗。他找到排长宋宗贵，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末了，吴建国靠近排长，问道：“排长，你看我像不像个共青团员？”排长忙点头说：“像，像得很”。吴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入团申请书”，神色严肃地交给排长，说：“请团组织在战斗中考验我吧！”

我们的英雄战士吴建国，为保卫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献出了他的壮丽的青春。

1979年9月17日，中央军委授予吴建国“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孤胆英雄

当老山还击战斗的战评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从后方医院传出一条令人赞叹的消息：正在住院治伤的边防某部1连4班班长、共产党员陈洪远，在1984年4月28日的老山战斗中只身闯入敌阵，毙敌16名。

前线指挥机关派出专人找有关人员了解，根据缴获的武器、器材证实和到实地考察分析等多方查实后，给他记一等功，1984年9月4日，中央军委授予他“孤胆英雄”的荣誉称号。

陈洪远是1984年2月入党的。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无论何时何地，我都要自觉地、忠实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事隔两个月，严峻的现实向这位预备党员挑战了：陈洪远在穿插途中与战友们失去了联系。

怎么办？返回去，那意味着什么？他反问自己：傣族战士岩龙，孤身一人都敢到敌人的心脏里去战斗，我陈洪远还是个班长，是一名共产党员，能畏缩不前吗？

这时，枪声炮声在煮沸着老山。这哪里有路呀！高高的竹子，高高的树木，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荆棘簇拥着它们，藤条缠绕着它们，抬头望不到天，平视看不出30米。

困难并没有难住陈洪远。他用双手拨开荆棘，艰难地在荆棘丛中钻呀，爬呀，他的双手被划得血淋淋的。衣服裤子也被撕得开了花。他费尽力气。终于钻出荆棘丛，爬到一个高地前沿。他发现约有1米高的铁丝网拦住去路。透过铁丝网望上去，看不到山顶，只见一道折线形的战壕向高地两侧和纵深延伸，似乎没有越军防守。

真妙，陈洪远钻了越军的空子！他穿过铁丝网，跳到战壕搜索前进。当他沿壕上去约10多米远时，发现高地顶端一侧的战壕处有一个黑乎乎的坑道口边，突然听到一伙越军正在里面叽哩哇啦说着什么。

陈洪远心里紧张起来。他镇定自己，一步跨过去，迅速对准坑道口压下扳机，“哒哒哒……”一个长点射，20来发子弹喷出枪口，把越军全部打倒了！

他在洞口一侧听了一阵，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便匍匐着朝洞口运动，身子压在流着血的越军身上。他爬着爬着，意外的险情出现了：当他持枪爬到一个仰躺着的越军的身上时，那个还未丧命的家伙突然抓住了他的枪管！他急中生智，双手将枪柄往上一抬，枪口恰巧对着了越军的脑门。他随即一扣扳机，结束了这个家伙的性命。至此，7个越军在他的枪口下全部毙命。

陈洪远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侧耳听了听，里边什么动静也没有。原来山下我们的部队正在向越军盘踞的高地发起进攻，大部分越军都在他们的前沿对我进行阻击，枪声炮声响成一片。这里发生的一次战斗，越军竟丝毫没有察觉。陈洪远决定来个浑水摸鱼。他换上一个装得满满的弹匣，高度警惕地向坑道深处爬去，爬了好一阵，拐了一个弯后，摸到越军睡觉的地铺。突然，坑道前方传来“哇啦哇啦”的喊声，不一会，便发现4个黑影迎面而来。陈洪远断定越军没有发现自己，便静静地卧在床边不动，等待越军前来送死。当越军快撞到他的枪口上时，他才猛然开火，子弹不停地在约1米宽的坑道里直飞，越军来不及躲避，也根本无法躲避，一个个倒在坑道里！他确信4个越军已被打死后，从敌尸上取下4个冲锋枪弹匣，插在弹带上。

陈洪远越打胆量越大。他一边观察，一边往坑道前方走去，又拐了一个弯后，听到“嘀嘀嗒嗒”的发报声。他急速往前运动过去，发现了坑道口透着亮光。他贴着坑道一侧观察，看到出口处约有4平方米，好几个越军正在发电报和做着什么，乱哄哄的。他将两枚手榴弹同时拉了火，甩过去，两声巨响，硝烟弥漫了一切。硝烟散后，他端着枪冲过去，只见3个越军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早已呜呼了。他朝洞口观察了一下，没发现什么，便转过身来，将枪往脖子上一挂，把电台耳机从一具敌尸的头上一把抓起来，砸个稀巴烂。接着，又将电台的天线取下来，丢出洞外。他还抽出随身带的匕首，割断了坑道里的电缆和其他通信线路，将电台送话器割下来，连同两个明码电报记录本和一具望远镜一同装进挂包里。正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什么东西在用越语大声疾呼。他抬头一看，原来是个传声器挂在柱子上。他一把扯下来，把连接线拉断，将其砸在地上！

时正中午，太阳火烤着大地。陈洪远抖抖满身的尘土，拉了拉勒着两肩的装具带，钻出坑道，沿着坑道口边的战壕，向左搜索前进。当他前进到战壕一拐弯处时，与一个越军同时发现，又各自急速弯腰，缩回头，谁也看不见谁。他在弯下去的同时，迅速取出一枚手榴弹，蹲着甩过去，糟糕！手榴弹碰在壕壁上，掉在脚边，“嗤嗤”冒着青烟！陈洪远急忙抓起来，再丢过去，“轰”的一声爆炸了。他乘着烟幕冲过拐弯处，又打出一个点射，那个越军早已倒在血泊之中。

陈洪远立在战壕中，不知道哪里是战壕的尽头，也不知道将会遇上什么样的敌情。他抱定一个主意：沿壕前进，遇到什么就对付什么。前进约20来米后，又在壕内发现一个短洞。他听了一下，里面没有什么动静，便冲进去观察，发现一张布置较好的床，床头拐进去有个弯，弯部放着3个木箱。一会儿，他听到外面有越军说话，声音越来越近。他估计越军要进洞来，就地卧在拐弯处，枪口也对准洞口。不出所料，一个越军果真稀里糊涂地窜进来。陈洪远刚把先头进来的那个越军打倒，洞外的越军便打进两梭子子弹，紧接着又甩进一枚手榴弹，顿时硝烟腾起，弹片横飞！陈洪远突然感觉左后腕痒痒的，耳朵震的嗡嗡直叫。他一看，一块弹片嵌在左手腕内侧的肉里，血还没有往外流。他用右手将弹片抠出来，仍然卧在原处一动不动。好一会，越军也没有进来，却进来一条大黄狗。他唯恐带来麻烦，又一个短点射，将狗打死在洞口。

陈洪远意识到自己不能一直呆在洞里，越军一旦封住洞口，就插翅难飞了。他毅然决定到洞口边观察一下，谁知，他的头刚刚伸出洞外，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梭子子弹，其中一颗打中他的钢盔前沿，将钢盔打穿了。他觉得左眼热辣辣的，鲜血流出来，什么也看不见了。原来，子弹穿过钢盔后，弹头钻进他的左眉骨里。他转回洞里，从越军的被子上抓了一撮棉花，压在伤口上。又在木箱里找出一截纱布条，把伤口作了简单包扎。血未全部止住，他越来越感到头昏沉沉的。他极力定了定神。猫着腰冲出洞口，决心战斗到底。直至牺牲！

真是庆幸得很，这时，我进攻部队攻上高地，洞口的越军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陈洪远沿壕前进一段后，听到高地另一侧的枪声大作。透过枪声间隙，一个熟悉的说话声隐隐约约地传进他的耳朵里。他听出是本连原副指导员、现6连指导员周辉的声音！他靠在壕沿大喊：“指导员、指导员，快上来啊！”

周辉听到有人在高地上喊自己，便大声问道：“你是哪个？”

“我是1连的陈洪远！”

“你赶快下来，我们要搜剿高地！”

陈洪远翻过战壕，踉踉跄跄地奔跑下去。周辉看到，昏昏沉沉的陈洪远满脸是血，来不及问他什么，立即命令一个战士为他包扎。那个战士为陈洪远包扎后，让他躺在战壕里，并叮嘱他不要动，等救护组上来抬他。陈洪远感到头像铅一样沉，朦朦胧胧地呕吐着，昏迷过去……

